

仙篮奇剑（下）

第二十八回 帐目清楚使众强人服罪 脑袋糊涂令孤身女匿踪

谢珠近日来被三股敌人追逼得紧，一连几昼夜没睡好，昨夜又与彭元畅叙了一个通宵，早困得东倒西歪，待到打发走彭元，也不顾寒气袭人，衾枕全无，倒头便睡。她原是极机警的，但有人轻轻走过，小石滚动，枯枝断裂，都会使她梦中惊醒，一跃而起。可怜这次倦极了，连不甚远处的叫喊与厮杀声也不曾闻得。

幸而那堆余烬的微温也没了，地下湿气升起，连骨头也透进凉气，她这才呻吟一声，睁开惺松睡眼。听到远处传来喊叫和兵刃撞击声，她不由精神一振，睡意全无，霍地从地上跳起。

谢珠循着声音前进，初时还躲躲闪闪。怕路上设有埋伏，后来看清远处六人悉数在场，而且奋舞刀剑，斗得忘情，一时戒备之心减少，直奔过去。及至潜到近处，躲在路旁半截石碑后头窥伺时，谢珠大惑不解。

她原以为这几个家伙寻到城外在路上歇息，因寒冷在这里演练武艺取暖，谁知竟会是一场认真的厮杀！看那谢林，眼睛红得像是滴出血来，恨不得一口吞下黄子善；黄子善白脸铁青，宝剑只向谢林要害处招呼。另外那两对儿也是咬牙切齿，虎目圆睁，正斗得凶狠。铁网陈右臂显见被对手的三节棍扫了一下子，动作中看出不便；姓张的脸上也被铁网陈的短刀斜划

了一条两寸余长的口子，鲜血兀自流着。姓李的脑门子上一个大疙瘩，不是被流星徐的飞石打的，便是被他钢鞭敲的；流星徐则一瘸一拐，裤子上有血沁出，无疑腿上吃了对方一刀。

谢珠看这阵势已明白几个家伙是在闹内江，必是昨夜彭兄助我脱逃，两个头目谢林和黄子善互相诿过，路上争吵起来以致动手。铁网陈和流星徐是谢林的人，李、张两个该是黄子善一边的。是了，昨夜谢林和陈、徐三个对李、张失手百般挖苦，那黄老头子却显露袒护之意。哼，你们争功是争害我谢珠得逞之功，你们诿过是诿害我谢珠不成之过，哪里有一个是好东西！仇人近在咫尺，天公赐我良机，我此时不收拾你们，还等什么时候！

想到这里，谢珠一个箭步蹿出去直奔谢林背后，觑得真切，右手“砰”地一拳击中他腰际穴位，谢林颓然软瘫在地。黄子善一怔，见她左臂同时一扬，知她小叉如此近处射中咽喉必然殒命，慌忙一躲。谁知躲过小叉却被她右手胸前一捣，也浑身一麻站立不住。

谢珠地上抓起黄子善宝剑，剑尖指在谢林心口，娇叱一声：

“你看清我是谁，阎王老子那里也好禀报！”

谢林睁开两眼，见谢珠一脚踩在自己胸口，利剑在眼前闪光，茫然想道：季三省这个狗贼还说我“富贵之相”，我已经算是富贵了么？又听得谢珠说：

“这一剑是我外公的！”

“这一剑是我小姨的！”

“这一剑是我父母的……”

下面还有几剑，都是谁的，他已全然不知了。

谢珠刺了恶贼几剑，削下他脑袋，丢下宝剑，转身冲到铁网陈和姓张的家伙中间，两人惊愕间已被她左右开弓点翻在地。徐、李两人齐齐住了手，挺兵刀来取谢珠，也被她放倒。

彭元因怕谢珠发现自己在这里，猜出六人相互格杀是他做了手脚，不肯拣现成的便宜，因此见谢珠远远来了不但没有下树，反而将身体躲在大树的干枝后头，只微微探出头去看。他见谢珠杀谢林杀得凶狠，怕她一时性起，让那五个也都去“阎王老子那里禀报”，因此准备跃下，“少不得要打她的高兴了！”

只见谢珠从地上拣起流星徐的九节钢鞭，在手里掂掂说：

“这玩艺儿正合适！”先走到铁网陈那里，用鞭一指他脑袋说：

“姓陈的，你听着！你原是我外公义军队伍里的人，大小是个头领。皆因你抢了百姓的东西，被我外公打了二十军棍，你就怀恨在心，谢林跟你放了一通狗屁，你竟然跟着他反叛了，这事不假吧？”

彭元心想：“有趣。她这是要审案子了！且听听再说。”看那铁网陈，躺在地上眨巴着眼睛望着谢珠。

谢珠冒火，用钢鞭一戳他前额，娇叱一声：

“我问你这事可是真的！”

铁网陈嘎声说：“是真的。”

谢珠说：“你恼恨魔翁，不在他队伍里干也就是了，却叛变投了官军，其罪一也！你投官军不算，还拉了你手下十几个人一同投降官军，这事可有吧？”

铁网陈说：“有。”

谢珠道：“坏了义军队伍，动摇了军心，其罪二也！你降了官军不算，居然还要用你的网去网义军，助纣为虐，其罪三也！时至今日，你还为官府效力，奉了季三省那狗官之命抓我

——我料那狗官要抓我，是想让我供出郑魔王义军所在，你说是不是？”

铁网陈一声不响。谢珠恼怒，扬鞭抽他一记：“是好汉，你就敢做敢当到底！”

铁网陈哼了一声说：“是的。”

谢珠道：“你与那几个不同，”钢鞭向躺在地上的另外四个指了指，“他们与义军并无瓜葛，你却原是义军的人，这样丧尽天良，其罪四也！你有这四件大罪，我一鞭下去，将你天灵盖砸碎，你自己说，冤是不冤？”

铁网陈眼望天空叹了口气，说道：“不冤。”

彭元一惊：“又要杀这个了！”也叹了口气：“是他们义军内部的事，我也不便干涉，只好由她！”却又听谢珠说：

“你网住了谢五叔，把地捆绑起来，到底还念旧情，夜里又偷偷将他放了。算你小子无良还未完全丧尽，此其一。我适才列你罪状，你并未推诿，一一承认了，此其二。我跟你几次交手，知你功夫不弱，断不至于如此轻易被我放翻。你们自己内江，这是活该！可话又说回来，今日我到底占你些便宜，此其三。有这三条，我也不便将你杀死。死罪虽免，活罪难逃，大爷今天废去你右臂，免得你再去撒网作恶！”

谢珠说罢，抡起钢鞭，一连三声“喀嚓”，把铁网陈右臂骨头尽皆打碎。

铁网陈这条臂膀顿时软瘫，小子脸色变得焦黄，豆粒大的汗珠子从额上滚下，终于忍不住“唉哟唉哟”叫出声来。谢珠弯身，给他点了两处穴位止疼，小子才算安静下来。他原以为今日再无生理，不想那小姑娘竟放他一条生路，剧痛中兀自庆幸。

谢珠走向黄子善，停下步来，把手中软鞭在空中接连虚击几下，呼呼作响。她把鞭端放低，指点着黄子善鼻子说：

“姓黄的听着：你这老东西多年给官府当鹰犬，栽到你手里的绿林好汉也就不知有多少了！今天我替他们报仇，把你脑袋打个稀巴烂，你道是冤也不冤？”

黄老者朗声说：“你少跟我废话！黄毛丫头，今天你就照我脑袋打，我要是皱皱眉，我就不姓黄！”

黄子善不是不怕死，他是看了铁网陈的下场胆寒。心想你如照那样子处置了我，还不如一鞭打死！原想骂得更难听，忽又转念：“总以火候适宜为妥，否则过于激怒她，这心狠手辣的丫头一刀一刀刮我，可就适得其反了！”

不料谢珠只用钢鞭在他脸上绕了几个圈子，说道：“不管你怎么激我，我也不便打死你。我这人有了仇，非亲手报不可。人同此心，那些有杀父、杀子、杀兄弟之仇的人都等着取你心肝呢。咱们俩没这么大仇，我把你杀了，置那些人于何地呢？不过咱们俩也不是全没恩怨。你给谢林当军师，给他出了不少鬼点子，远的不讲，昨儿晚上还有一桩呢！所以也不便白白放过你。挟泰山超北海我办不到，为长者折枝就不同了。今天我听从孟老夫子的教训，倒要孝敬一下你这个长者！”

谢珠说着，纵身到那断石碑旁，由石碑旁长出的一丛荆条中挑粗的折下一支来。

彭元好笑：“这丫头使荆条使得顺手了！”再看谢珠，回到黄子善身边，劈头盖脸地抽打起来。

那黄子善动弹不得，实实在在地挨了一顿好抽。彭元在树上乐不可支：原来“为长者折枝”是这么回事啊！孟子有灵，怕是胡子也气得翘起来了！

谢珠打够了，转身到流星徐的身边，也不开口，抡起荆条就照他腿上抽。日里数到“十”，将荆条丢下，拍了拍手说：

“大爷也不认识你姓徐的是个什么东西，跟你也没别的帐算。抽你这十鞭子，是还你那一石头，从此咱们就两清！”

她又走到最后两人那里：“姓李的姓张的听着：你们助纣为虐，也该惩处，姑念我哥哥已经撞了你一头，扣了他一笼屉，我这几个月里又给过你们不少苦头吃，今日就饶过你们了。二位日后好自为之吧！”

谢珠说完，环视战场。她向横七竖八躺在地上那几个大汉瞥了一眼，冷笑一声，迈步上路。

彭元如若依旧微微探着头不动，也就无事了。偏他见谢珠走过树下时恐她看见，将头一缩。谢珠察觉有动静，心念一闪：“原来他还没走，在这儿看热闹！”报了大仇后心情轻松，想开彭元一个玩笑，便悄悄拈出一枚小钢叉，突然把手向树上一扬，喝声：“着！”

她艺高胆大，打算把小叉钉在大树干枝靠近彭元鼻子处，吓他一下。万也没料到并未听到预期中“铮”一声响，却看见一个黑影直坠下来，“噼哩啪嚓”砸断许多枯枝，“砰”地一声掉在地上。

谢珠只觉自己双腿发软，头“嗡嗡”直响，几步抢到彭元面前。定睛看时，只见他仰面倒地，咽喉上插着她那柄小叉，三股锋刃均已没人颈中，只有短短的叉柄还闪着幽幽亮光。

谢珠再站立不住，两膝一弯跪坐到地上。彭元先时似还微微挣了两挣，接着头一歪，竟是一动也不动了。谢珠惊叫了两声“彭兄”，又将他上身扳起，抱在怀中，看他两臂软

软垂暮，双目紧闭，脸上颜色变作死灰，便又喊又摇。但哪里喊得他应，摇得他动！

谢珠不禁大放悲声。她这一通哭真真哭了个天昏地暗。悲声中还夹着诉说，只讲小哥哥对她如何爱护关照，自己却鬼迷心窍，竟开这样没深没浅的玩笑，白害了小哥哥性命。

倘若昨日在集镇上谢珠看见彭元如何装作臂断血尽而死，她今日断不会上当。可惜那时前后只差了一步，谢珠耽误了一场好戏。以彭元说，昨日为作弄双虎故意安排了那场假戏，今日却被迫假戏真作了！

他在树上见谢珠和他顽皮，自己也兴了顽皮念头，将小叉拈在手里，假装坠下。原打算谢珠奔上来时即刻跳起，向她哈哈一笑，逗她高兴。不想落下时心生一念：“我真死了她会难过吗？倒要看看！”

这一念之差就铸成大错。他使出惯用的障眼法来，听谢珠惊叫“小哥哥”时还觉好玩儿，心说就该这样称呼，这可比“彭兄”亲切多了！及至谢珠悲从心来哭出声时，彭元心里一惊：糟糕，明摆着这玩笑开得过分了！我要博她一笑，竟是适得其反！心中后悔，又抱怨谢珠：你这傻瓜，见我使出的手段还少么？怎么视而不见，真假不辨，这般大惊小怪？也亏得你是个随同外公和母亲阵上冲杀的小英雄，还这样女娃娃气！

他想，如果此时跳起，她必然又羞又恼，让她当着这五个正侧目而视的外人的面如何下台？她必然翻脸，永不再认我这个朋友了，说不定还要殃及池鱼，令她盛怒之下把这五个人也杀了出气……

彭元一番犹豫，错上加错，时间越是推迟，事情就越是

不好收拾。到后来，彭元只剩下了最后一招儿避免一场风波的棋：“我索性装死到底，让她把我埋掉了事。等她走了我再谋脱身，暂避些日子，待得事情平静，我再求她原谅，或者就不会大闹了……”

想到假戏真作了，他心中一时觉得十分无趣。听到谢珠哭诉自己“恩将仇报”，彭元暗叫：我何苦这么胡闹！及至听到她要“一死谢罪”的话，彭元可是大吃一惊：“装死到底”绝对使不得！她说得出做得出，到地掏出小刀子抹脖子我再跳起来救她，那可就益发不可收拾了！

彭元一急，也就顾不上许多，挣脱了她手站起来，笑着一举手里小叉说：

“在这儿呢！你看我脖子上可有丝毫痕迹么？”

谢珠吃一吓，腾地跳起，脸上瞬间是痴呆呆的，紧接着—双泪眼里闪出狂喜的亮光。

可惜这亮光一闪即逝，她先是颊上泛出红云，眉尖微微挑起，两眸充满敌意，接下去皓齿稍露，死死咬住下唇，一只手去腰间乱摸，那光景竟是要掏出刀子拚命。彭元茫然失措之间，对方已身形一晃，从他手中夺去小叉，掉头就跑。彭元高声叫道：

“谢兄你听我说……”

一边叫，一边撒腿就追。谢珠并不回头，循着声音向后一甩手，捏在手中的小叉竟直接奔向彭元咽喉。彭元拈住小叉，情知再无挽回余地，摇摇头，叹口气，眼看着谢珠连带跳，在远处树丛枯草中隐没了。

彭元茫然回顾，见地上躺着那五个面带惧色，都望着自己。彭元心中明白：这是怕我过去料理了他们。彭元苦笑—

下，也不理睬他们，转身朝谢珠遁去的方向走了。

要追上谢珠自然不难，但他此时泄气之极，再不想自找无趣。也是自己一时头脑糊涂，好心好意干的一件事，弄成这样一个结果！看看手里小钢叉，又摇头苦笑，这回她真是要取我性命了！谢珠啊谢珠，你貌似聪明，却又这样糊涂。就算集镇上被胖掌柜刁难时只顾指缝里悄悄观察人群中有无谢林的人，就算你错过机会没见我集镇上装死戏弄双虎，你也总该想想我怎么在众目睽睽之下安然出现，将你藏到床下，想想这几个家伙如何会寻到你鼻子底下却又突然自己厮杀起来吧？你对我本领只要稍有所知，就不会在我使个小小的障眼法儿时深信不疑，弄出这样一个不尴不尬的局面来！唉，我也是糊涂，她讲那道士用“搬运术”，分明觉察我有些异术，与她说明真相就是，偏偏竭力掩饰，到了这时又千方百计骗她，将遮眼法儿使得如此逼真，怎么能怪她信以为真？……

彭元一忽儿怪谢珠，一忽儿怪自己，也不知该抱怨谁。忽地想起她向李、张两个交代帐目时提到自己，称作“我哥哥”，说得极是自然，亲切之情溢于言表。摸摸脸上，她滴上的热泪似还留在上面，想到她抱住自己，悲痛欲绝，真情流露，可见荒村告别时那样冷淡不过不愿显露，心中又觉暖暖的。此刻她身无分文，既遵父训不取不义之财，又不肯吃嗟来之食，从此一个孤女只身飘零，前途茫茫，竟不知哪里是归宿了……

彭元胡思乱想了一路，看看县城就要到了。到底因为对谢珠放心不下，决计去城里寻寻她，待她怒气平息，可以两人一同西行去追萧姐姐和秃子。萧姐姐性情平和，对比她小的孩子极是友爱，谢珠纵有任性处，萧姐姐必能宽容。她俩又遭遇相类，还都喜武艺，定然投契。把她交给萧姐姐带着，实在是

最合适不过。看谢珠奔去的方向，正是县城，很有可能这里寻到她。

眼下最困难的是谢珠正在气头儿上，休说同他去找萧菱，恐怕远远见了他就要避开。自己这身衣服，谢珠看得眼熟，极易识出，况且找人总须打听，谁见了叫化子也不爱答对，也是穿得好些方便……

盘算已定，彭元先找个僻静处取出花篮，把衣服换了，又将谢珠的小钢叉装到篮子里边，然后穿着那一套阔家公子的行头，摇摇摆摆进城。

彭元直在富阳城中转悠了三日，也没有寻访到谢珠下落。他想那丫头或者并没有进城，而是直接折返乡里，或者就飘然远去，天涯海角，更没个寻觅处。他一时也觉技穷，叹息了一番，摇摇摆摆出城，自去走自己的路。

彭元行了几日，这日傍晚时分，见离开道路稍远一片小林上似有炊烟袅袅升起，于是踏上小径，弯弯曲曲寻去，走进林里看，原来是孤零零一家小店。

彭元打量间，早有个精壮汉子笑嘻嘻迎出来，一躬到地说：

“大爷快请进来！我这里菜热酒香。吃饱了再足足睡上一觉，可说是赛过活神仙了！”

自打换上这套行头，果然不像以往那样处处遭遇白眼，倒是总有人称“小爷”，彭元上路后也就没换下去，说是要“再过几日小爷的快活日子”，到了这偏僻所在，居然又成了“大爷”了。彭元看他一眼，大模大样说：

“我只要用些便饭，并不住你这里。”

那店家赔笑打躬：“都随大爷方便！随大爷方便！”把彭元迎到里边。

彭元四顾，见小小一间店堂，只摆着两张八仙桌，几个凳子。其中一张桌上杯盘狼藉，似是两个顾客刚刚离去。彭元在那张干净的桌上坐下，点了饭菜。

那店家先端上酒来，摆了熟一盘牛肉一盘豆腐干，边手脚利落地收拾另一张桌子，边同彭元闲说。他笑嘻嘻问道：

“看爷是个读书人模样，怎么行旅之中孤身一个，连书僮儿也不带？”

彭元叹口气说：“咳，这话就休提了！离家时我原携了个书僮儿的。到了富阳我父亲一位世交家里，我世伯赠给我……唉，这话现在说也无妨了！他赠我五百两银子。万儿——这就是我书僮儿的名字了，万儿对我说，路途遥远，这一担子书已累得我弓了背，弯了腿，再带上这许多银子，岂不要连我腰也折断？如若要书，就休要钱，如若要钱，就把书丢掉！”

“我一想，书，我所欲也，银子，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自然舍书而取银子。虽说‘书中自有黄金屋’，到底远水解不得近渴。我于是丢下书，只让万儿担着银子。岂料这个万儿家里时看着老实，竟是十分无赖，他半路上舍我而取银子，独自走了！幸而我离家时母亲私下里给我几个小小的金锭子，又有两件值钱的首饰带在我自己身上，不然盘缠钱也没着落了！”

那店家四下里看看，低声对彭元道：“爷大意了！有道是‘旅途不露白’，不好这样大叫大喊的。”

彭元诧异：“你这店里并没有别人呀！哦，是了！”压低声音说：“我见你灶下一个老头子，手脚极是敏捷，又生得阔背细腰，眼神儿颇有些贼溜溜的，莫非……”

那店家有些狼狈，强笑道：“爷哪里话来！那人是小的老

子，他可是个大大的好人。有道是‘隔墙有耳’，我是怕墙外有什么人听了去，在荒郊野外拦住你。那时休说你金锭子和首饰，怕是连性命也难保呢！”

彭元登时惊慌，蹑手蹑脚走到门边，探头向外望，转身回来时白了脸，对店家说道：“果然黑影里站着两个人！”

店家反而笑了：“爷也不要听见风就是雨。那是小人住店的客人拴在那里的两匹马。”

彭元放心：“这就是了。我适才不知厨下那位是令尊大人，多有得罪！请问店家尊姓大名？”

店家说：“大爷客气！小的姓谭名才。”

彭元低声自语：“不吉利！”

谭才不曾听清，问道：“爷吩咐什么？”

彭元说道：“我没有什么吩咐的，只是闻说你叫‘贪财’，有些个不安……”

谭才说：“爷弄错了！小人姓的是‘言西早’之谭，名字是‘才德’之才。爷不喜欢，随爷叫小的什么。”

彭元说：“如此，叫你‘贪心’如何？”

谭才肚里说：嘿，这回倒好，什么都贪了，比光贪财还厉害！彭元望着他说：“你似是不甚喜欢这名字。我说的是‘言西早’之谭，‘万象更新’之新。”

谭才连连点头：“这名字甚好，爷就叫小的谭新吧！小的给爷去端热菜！”说着自去了。

谭才把刚炒好的热菜端上来。彭元问道：“谭新，我听得你对令尊大人说‘富阳离此甚近’，不知什么用意？”

谭才心中一惊：我在厨房是附在我们老爷子耳朵上说的，我们老爷子又把炒勺敲得山响，他如何会听见呢？

也难怪谭才吃惊，他凑到那老头子身边讲的是：“别看没带包袱，那小子身上有货。富阳离此甚近，用去定然不多。”

彭元见他变色，立即说道：“想是你或者令尊大人要去富阳办事。如你们去富阳，我倒有一事相求。我怕我那个僮儿贪心不足，知我只身南下，又假我之名再去我世伯家里诈骗。我已修书一封告知此事，倘你们去，正好拜托！”

谭才登时放心，说道：“正是小人要去富阳一趟。爷的事自当尽心！”又道：“只顾说话，酒也惊了，待小的拿去热热。”

彭元道：“最好，我喜欢热酒！”

谭才去了片刻将那壶酒烫热了拿回。彭元端起酒壶，揭开盖子闻闻说道：

“你这酒里可有药吗？”

谭才变了颜色，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彭元说：“我在家喝的酒都浸过药的，人参也有，枸杞也有，还有虎骨、蛇胆之属。”

谭才放心：“爷说的原来是这药！”

彭元抬头问他：“你说的是什么药呢？”

谭才忙道：“也不过是人参、蛇胆之类。”

彭元说：“这就对了。我看你满脸忠厚之相，断不会往酒里放蒙汗药的。”

谭才听了这话又是一惊。彭元进店，他见是个孩子，又没带着行囊，想先问问，因此送来的酒中并未下药。听得他身上带有贵重东西，这次热酒时便加进药去。此时听彭元一说，不免为难：跟他翻脸吧，他说的是你这人忠厚之相，酒里并未下药；任凭他说吧，他分明又暗指我酒里有药。我这人什么好话都听过，独独无人敢奉承我‘相貌忠厚’，就连我爹爹，怒时也要骂我“满脸奸诈”。这小子不是挖苦我又

是什么？

谭老儿从彭元进店就将儿子与他的对话一字一句听得清清楚楚。他不比谭才，早知来的这个小子不是个省油灯。炒好菜他似是闹得无聊，倚在通厨房的门上一边撩起围裙擦手，一边斜睨着衣着华丽的小客官。此刻听见他又作文章，按捺不住，走上去一指彭元说：

“小客官嘴上要留德，这话须胡说不得！你怎见得我酒里下了蒙汗药？”

彭元吃惊：“老爹听错了！我是说令郎相貌忠厚，断然不会往这酒里下蒙汗药。老爹不信，问你自家孩儿！”

谭老儿气往上撞：“我孩儿相貌如何，干你什么事？你好端端扯出什么‘蒙汗药’的话来，不是疑我酒里不干净，又是什么？”

彭元道：“我说‘没有’，你反不高兴，莫非你酒里真放了什么东西？”

那个谭老儿早防备着彭元这一招，先在厨房里吃了解药，听彭元说这话，他当即拿起酒壶倒了满满一杯，一仰脖儿喝干，呵呵冷笑说：“小老儿开店也不止一日，还从未见过哪位客官这样疑神疑鬼！我喝下去了，你看又怎么样？”

彭元道：“你喝下去了，这事情就大大的不妙！你是不是觉得有些天旋地转？”

那老儿果然觉得头晕，用手按住额角，暗道：今日这事有些作怪……

彭元又问他：“你是不是觉得两腿踩在棉花堆上一般？”谭老儿确觉自己双腿发软。彭元转向谭才，指着他老爹说：“此

时他已然两眼发黑，就要栽倒了！”话音未落，那谭老儿摇晃了一下，翻身栽倒，再也不动。

谭才慌了手脚，嘴里说：“我们老爷子今日累了，他原就有个发昏的毛病……”抬脚就往厨房里走，一边心中想道：“他既敢尝酒，定是先服了解药，怎么还会出这等事？想必解药吃得少了！”急匆匆打了一瓢冷水，里边撒了一大把解药，用勺子搅了搅，慌慌张张跑回。

看他给谭老儿灌冷水，彭元一旁着急说：“你给他灌水有什么用处？必须放解药在水里，他方醒转得过来！”

谭才慌乱，不耐烦说：“这事还用得着你来教！”想想不对，改口说：“告诉你我们老爷子有头昏的病，你胡说什么！”

彭元说：“真没放解药在里头？”

谭才狠狠瞪他一眼，看样子不是解救他老子腾不出手来的话就要打人了。彭元说：

“我讲话你不听。你没放解药，他就绝然不会醒转！”谭才灌下药去，果然谭老儿就不醒转。谭才纳闷：就算他先时没服解药，这许多药灌下去，也该醒转了……彭元一旁把手指伸到瓢里蘸一下，送到自己嘴上舔舔，大叫道：“错啦，你放的是盐！”

谭才端起瓢来尝，彭元一旁哈哈大笑：“果然放了解药！”发现上当，谭才大怒，豹子一般倏然跳起，将彭元按倒在地，一手从桌上捞过酒壶就灌。彭元被他膝盖压住，动弹不得，又被捏住鼻子，不能不喝，“咕嘟咕嘟”，一壶酒都灌了下去。

彭元先还“唔唔”地哼着，待到谭才将酒壶“当”一声

扔回桌上，他已直挺挺躺在地上，口吐白沫儿。

谭才拿起水瓢，二次奔向厨房。彭元忽然又一骨碌爬起，在他背后喊叫：

“谭新，你这回多弄些来，也给我灌一些！”

第二十九回

闹黑店彭元逢故旧

闯山庄萧菱陷重围

谭才听得背后喊叫，回头一看，只惊得目瞪口呆。他老子一杯酒就被麻翻，解药灌得肚子膨起来也不肯醒转，这孩子同样的酒灌下将近一壶，刚刚放倒又蹦起来追他！

谭才见机关已泄，钻进厨房操起一把剔肉的尖刀，掉头迎向彭元，彭元尖叫一声，转身就跑。谭才追进店堂，彭元忽然扯过一个凳子，谭才收脚不及，绊个正着，一个狗抢屎摔倒在地。彭元骑到他背上，取过桌上酒壶说：

“来而不往非礼也。我回敬你一壶。”

谭才要掀他下去，身上竟似压着块千斤巨石，谭才不解：“这孩子怎么这样沉重！”知道那只壶已然空了，索性由他摆布，也没想到那壶里还剩下多半，只觉一股热流进了肚子，刹时天旋地转。

彭元灌醉谭才，穿过厨房走进个小小院落。院内两面是墙，只有一北一东两座小房。推开东边房门看，空无一人，北面的像是客房，只是门锁着。

彭元揪下北房大锁推开房门，听得里头有人微哼，走进去看，是个大汉被牢牢捆着。彭元点起灯来，拂去那人身上绳索，掏出嘴里东西，笑对他说：

“原来是故人！他乡相遇，也是缘分！”

那人竟是宰相府的家将头领方赤龙。他一时认不出灯下这位衣着华丽的公子爷是谁，深揖到地说：“拜谢公子爷解救之恩！那两个鸟人现在哪里？”

彭元笑道：“他们喝得多了些，已醉倒在地，人事不省。”

方赤龙说：“待我杀了两个鸟人再与公子叙谈！”转身要走。

彭元说道：“杀两个醉汉，也不是英雄所为。”

方赤龙叫道：“他们须杀了我的人！”

彭元道：“就去前边叙谈，讲讲你如何被他们捆在这里。我肚子正饿，你怕是也没吃饱，我们就饭后再杀他们不迟！”

这少年公子救了他性命，方赤龙也不好违拗。两人到了前边，自去厨房取了酒菜饭食，坐到店堂里，边吃喝边叙说。方赤龙用脚尖踢踢一旁躺着的谭才说：

“这两个家伙不是酒醉，倒像是吃蒙汗药麻翻的！”

彭元笑问：“你怎么知道？”

方赤龙说：“我见得多了，是以一眼就看得出。不瞒恩公，我也干过这营生。”

彭元心想，这个方赤龙倒是个爽直的人！点了点头。方赤龙说：

“他们多半也要整治恩公，怎么反倒被恩公麻翻了？或者是恩公用了掉包之计吧？”

彭元笑道：“包儿倒也不曾掉，一个要表明他酒里无药，自己喝一杯，另一个却是我揪住他耳朵硬灌下去的。”

方赤龙说：“这个我却不明白……”

彭元道：“我来时见他门外拴着两匹马，进里头细听却没动静，又见那张桌上有两副杯箸，菜并未吃去多少，却凌乱不堪，还有个碟子打去了半边。猜想有两个客人被他们麻翻，或

许已弄进去杀了。果然这个叫谭才的东西先急匆匆收走那碎碟子，又边同我闲说边贼溜溜眼睛四下里扫，像是怕留下什么血迹之类露出马脚。我取笑他们几句他们就沉不住气了，两人一齐来对付我。”

方赤龙对表明无药自己来饮酒完全理解，只不过不晓何以竟真地麻倒，至于“揪着耳朵硬灌下去”，以这样一个孩子，断乎没有可能，又多打量彭元两眼。

他和秦孝两个途经这里时腹内饥饿，进来打尖。谭才见他们两匹马好，进去向谭老儿使个眼色，也不问情由就在酒里下了药。那方赤龙是什么人？一眼识破，悄声告诉秦孝：

“这酒喝不得，菜却是干净的，且烹调得甚有滋味。我们先吃饱肚子，再来消遣这两个狗男女，正好取些个盘缠！”

秦孝那小子没见过世面，听了这话只顾偷偷打量谭才，被厨房里察看动静的谭老儿看出，又见他们要了酒死不肯喝，于是发一声喊，两人一同杀进来。

交手之后，方赤龙才知自己轻敌了。那个少的只三、五个回合就一刀截进秦孝心窝。老的早将方赤龙引进院子，一根木棒把他逼得步步后退。他右手手腕接骨后尚未痊愈，杀了秦孝后那少的又来与老的联手，终于将他也打翻捆绑起来。

方赤龙将自己在店里失手经过与彭元讲了，讲完才想起请教“恩公”姓名。

彭元说：“在下姓彭名元。”

只听到这一句，方赤龙立即跳起，圆睁二目盯着彭元。倒不是他突然得知眼前这孩子是官府正在缉拿的要犯，要想拿他，而是相反，怕这孩子也抓住他手腕，“喀嚓”一声掰断。他呆看了彭元半晌，这才说道：“原来恩公就是……就是……”

是彭公子！我说怎么看着面熟呢！”

彭元笑着说：“我原跟你说了是故人么！——你怎么不坐？”

方赤龙坐下，却仍惴惴不安。他原是绿林出身，于江湖义气看得极重，此刻已把彭元当成恩人了，但彭元可没得过自己什么好处，谁担保他不继续把自己看成敌人？他如若想跟自己算算旧帐，那可不得了！那个小叫化子有人传说是他徒弟。好家伙，扔起半截儿砖来能把我砸个跟头，这还不算，他那个小手爪子怎么会有那么大力道？我抢他宝剑，他竟一下子把我骨头掰折了！他徒弟都这样儿，他又该什么样儿？我那天夜里去王豹家里刺探，窗户里飞出个茶壶来，说不定就是这位恩公所为。那一壶就把我砸趴下了！还亏他手下留情，他扔出来的要是个酒坛子，我脑袋早碎了……

彭元看出这个方赤龙总是害怕，就尽量和颜悦色，口口声声称他“方壮士”。两人又叙谈了一会儿，方赤龙才渐渐安定下来。看这位彭公子，也是在路上，逍遥自在的，衣服也漂亮了，脸也白净了，方赤龙提出忠告：

“承蒙公子救了我性命，大恩大德永志不忘！也不敢动问公子行踪，只是这京城之内，一时还是以不去为好！”

彭元说：“多谢壮士美意，我此时却是在南下的路上。”

方赤龙说：“不管南下还是西去，路上总要小心谨慎！秦桧宰相已将此事奏明圣上，说那刺客原是要去刺杀他的，曾经夤夜潜入相府。只因家将统领吴骥力战退敌，刺客一伙才将他视作眼中钉，加害于他。圣上对宰相抚慰一番，并将驾前一个侍卫交给秦相爷调遣。宰相要除去心腹之患，除在城内大力搜捕，还把那个御前侍卫派到外边去寻访。相爷送他那日，我也在场。

相爷嘱咐他说，如寻到那个女贼，可就地杀死，带回人头即可，免得押解途中她的同伙生事。这个御前侍卫姓葛名森，绰号黑蝙蝠，武功极是了得，人也诡诈多谋，结交又甚广。他带的助手是他好友霍天亮，人称玉面罗汉，也不是等闲之辈，恕在下直言，单这一个，怕是贵友——我也不知那位姑娘如何称呼，就无法对付。”

彭元说：“难得你好心相告！”又笑笑说：“壮士今番同秦孝出来，想也是这件公干了？”

方赤龙摇摇头，叹口气说：“这倒不是。那秦宰相自吴骥被杀，整日里魂不守舍，睡梦中也总见有人把剑刺进他心窝。我腕上伤痛正烈……”说到这里，小心地看了彭元一眼，见他正静听，又说下去，“他却不让我有片刻休息，日夜叫人给他守卫。我禀告说我使刀的腕子这般光景，怕是贼人来了也无法同他们厮杀，况且他们武功都在我之上。他便想起我曾讲过一个师兄武功远在我之上，命我带了秦孝连夜赶去请来。其实我那师兄武艺平平，只因一日宰相要亲自看我们身手，命家将比武，又命我和吴骥较量。那个吴骥只顾相爷面前逞能，并不讲交情，将我打翻在地。我自觉脸上无光，得闲便说我有个师兄了得，怕是两个吴三刀一同上去也不是他对手。也不想秦宰相竟记在心里。他让我去找，我也不敢违拗，况且有他心腹秦孝跟着，只好硬了头皮去邀。即使重金将他聘来，怕是日后迟早也要露出马脚……”

彭元听出他话里不满之意，说道：“那秦桧是个奸诈阴险的人，你又何苦为他卖命。”

方赤龙又叹口气说：“这个，我这几年里也看出些个了。那吴骥虽说是心狠手辣，杀人太多，但他丧命在姓萧的丫

头……那位姓萧的姑娘手中，确也和秦宰相有关。”

彭元心中一动，问道：“你是说：萧姑娘是刺杀秦桧去的？”

方赤龙道：“萧姑娘第一次入相府我就在场，她口口声声只寻吴骥，后来也一直如此，倒看不出要寻宰相，这个，恩公也不知吗？”

彭元说：“我们寻的只是吴骥。”

方赤龙点头：“这就是了！我原先看着，也是这样。吴骥对相爷说那萧姑娘要行刺相爷，我看不过是他想借着宰相力量除去仇人。后来吴骥才私下里告诉我，杀那萧家满门，原是秦相爷的差遣，他自己和姓萧的毫无仇隙。他对代人受过，还有些牢骚，看来不是假的。”

彭元暗暗点头，果然如此！又问道：“秦宰相何以要杀萧家的人呢？”

方赤龙道：“似乎是秦宰相有什么隐私被姓萧的那厨子知道，怕他传扬出去。但什么隐私？他一个厨子怎么会知晓？吴骥却不肯对我说。就是这样，吴骥还再三叮嘱，不许我对旁人言及。”

彭元也不再问，说道：“我看你是个明白人，既然知道在他那里没个好结果，何不趁此时机一走了事？他心腹秦孝又已死了，并无人再牵制你。”

方赤龙点头：“看来也只好如此了！”又说：“我被弄得盘缠精光，少不得要这黑店里发发利市了，公子不要见怪！”

彭元笑道：“他两个已管你不得，你的钱又是他们弄去的，你自取就是！”

方赤龙道：“我的钱倒不是这两个鸟人弄去的……唉，恩

公面前，我也不怕扬丑了——我们的钱却是被一个小娃子夺去的！今日早晨我们的马跑得乏了，就在路边的村里讨水饮马，见着个穷孩子在那家门前乞讨。想必他是一时落难，不惯乞讨，怯生生张不开嘴。我动了怜悯之心，拿出几文钱丢下，说道：“想讨到食物，须甜甜地高叫几声爷爷奶奶，似你这样，谁肯给你！”不料那孩子只一拱手说：“多谢壮士美意！”对地上铜钱竟睬也不睬。我急于取水，一笑进门去。偏秦孝多事，问那孩子：“大爷赏你钱，怎么不要？”那孩子说：“在下不愿为几枚铜钱折腰。”秦孝说：“敢是嫌少了？”那孩子不再答言，转身走开。秦孝却上去阻拦。我说：“兄弟，我们办正事要紧！”秦孝只管去问那孩子：“你要多少，才肯折腰？”那孩子道：“你让开路，休要自讨无趣！”我心里也有些恼：“怎么给你钱反是自讨无趣？”秦孝倒高兴起来，嬉皮笑脸说：“这娃子生气，倒有几分女儿娇态！只可惜不是。你若是个小妞儿，也不消折腰，只消向大爷笑笑，大爷身上钱就都归你了！”原也不过两句笑谈，不想那孩子脸一红，竟左右开弓，打了他两记耳光。秦孝如何肯依？扑上去抓那孩子。却被那孩子一拳打翻。我见那孩子举手投足间没半点儿破绽，并不敢怠慢，只是右手手腕不与我做主，五、七招后也被他腰上戳一下，恰在要害穴位，竟也动弹不得。那小贼也不说话，只将我们马背上装着金银的褡裢扯下，又搜了我们身上的钱装进去，把褡裢肩上一搭，大摇大摆地去了。我们两人半个多时辰才得动转，总共只剩下先前丢在地上那几文！秦孝也罢了，我却是‘打了一辈子鹰，反被鹰啄了眼’！”

方赤龙讲了这事，见那彭公子呆呆地发愣，以为不愿听自己啰嗦，却又听得他问：

“你说的这事是在哪里？”

方赤龙想想，说道：“距富阳城南不过十余里，我们赶路，并没有进城。”

两人又谈了一会儿，肚子也吃饱了。方赤龙去院里搜了些金银、首饰回来，都堆在桌上，说尽是不义之财，当取的，让恩公多带上一些。

彭元一笑说：“你看我现在的样子，是缺钱的么？你都带上，就补做路上被劫去的钱财吧！”

方赤龙见谭才兀自沉睡，用脚踢踢问彭元道：“这两个如何处置？”

彭元笑笑说：“我酒里又给他们加了一味药，料他们也醒转不来了，就由他们去！”其实也并没有什么“一味药”，只是不愿方赤龙杀人。

两人出门，方赤龙说：“这马就请恩公骑上一匹，不然也白丢在这里。”

彭元推脱说：“我不会骑马，没的自找苦吃，跌断了腿，哪里找郎中去？”

方赤龙牵了自己的马，陪彭元上路，分手时扑地跪倒，给恩公磕了个头，叩谢救命之恩。看彭元去远，他又折回小店，将那两个杀死，为给自己出一口恶气，也为给秦孝报仇，接着连小店也放把火烧了。

彭元又沿着原路折回富阳方向，全是因为这家黑店里碰上方赤龙。

方赤龙谈起有人去寻访萧姐姐时他虽未动声色，心中不免有些吃惊：我想他们必然在临安城内大肆搜捕，只道逃出临江城就无事了，不料那奸相却又派了人四出寻觅！虽然方赤龙只

提到名叫黑蝙蝠和玉面罗汉的两人，却又讲了秦桧已去圣上面前告状。这事惊动圣上可就麻烦了，必然还会诏谕各州郡缉拿。萧姐姐又带着秃子兄弟，十分显眼，极易被官府发现。萧姐姐又天性莽撞，秃子兄弟更是不知深浅。偏这两位又对官府已在四处缉拿他们一无所知。在这样情况下，焉能不出事？

彭元越想，心里越急。方赤龙所讲被劫一事，他虽对谢珠拿走金银有些不解，却总觉那个穷孩子就是她。“怎么她还在富阳一带周旋？难道那几个家伙群龙无首了仍去寻她？”也就想顺路查访一下，倘能撞上，正好同她一路去追萧菱和秃子。

且按下彭元不表，再说说萧菱和秃子两个。

这两位临安城外同彭元、王豹分手，一直向西行去。秃子没看得起自己，萧菱却觉这小兄弟是块极好的材料。自己学艺不精，教授别人方法更不得要领，恐怕雕琢不当，毁了这块材料，耽误他前程。她原是要将复仇大事已了的情况禀告给师父，正好将秃子兄弟带去。就请师父亲自指点，这样一来，小兄弟武功必然大成，也不辜负这兄弟两个热心助她一场。

她把这意思跟秃子讲了，秃子却说：

“姐姐剑术顶呱呱，我能学到你一半就行了！何必跑出几千里去寻一个老奶奶子？弄不好她自己摔个跟头，断了腿，还要我们服侍她！”

萧菱又好气又好笑：“不许你这样混说，老人家须是姐姐的师父！你也没见过什么世面，你看我斗吴骥那狗贼，何等吃力？倘他撞到我师父手中，三五个回合就送他上西天了！她老人家教你一日，须胜过我一年。你跟她老人家峨嵋山上专心学上半年，我就不是你对手了！”

秃子说：“我又不跟姐姐打架，胜你做什么？”

萧菱又笑：“我是说你碰上吴骥之流，再不怕他们！”

秃子想想，这话也说得是。我小元哥哥被利爪鹰那几个逼

得活也活不成了，出去不过十日，就有那般手段，把那一伙人统统治得服服贴贴，再不敢欺负我们。想必小元哥哥就去了什么山上寻着个老奶奶子……想到这里，也就安下心来，不再生它念。只是时时想念他小元哥哥，后悔没死乞白赖揪扯住他一起来。

行了两日，萧菱觉得旅途上行路、住宿都不方便。一个姑娘家带着个小叫化子，也实在不伦不类，难怪别人侧目。想了一番，自己改作男装，又换下秃子破烂衣服，让他扮成她的仆人。一时之间，竟是个年轻公子携着书僮的模样了。只可惜秃子不大争气，吃饭吃到快活时就丢下筷子，伸手去盘子里抓菜，漓漓拉拉送进口里，那一双油爪子还不住往襟上擦抹。饭吃完了就把手背和袖子在嘴巴、鼻子上一阵清理。在他，自以为是修整门面，别人看了，难免瞠目结舌，不知这位翩翩美公子何以竟找了这样一个邋遢的书僮。萧菱禁他不住，只好每晚替他将衣裳洗涤一番。人前秃子是她待僮，背后她竟像秃子女仆。

为不惹人注意，萧菱时而行大道，时而择了小路走。这日两人来到徽州地面，看看天色已晚，想寻个人家投宿。见到田间绿竹丛中一处茅屋，两人走去，扣那篱笆上柴扉。等了半晌，院内房门打开，一个驼背的白发老婆婆走出来。听说是投宿的，那老婆婆便说：

“谁人出门，也不能头上戴着屋顶，原该留你们住下的，只是媳妇新添了孙儿，留下青年男子住宿有些个不便……”

秃子忍不住，撂下担子挤上去插嘴：“我师父姐姐……”萧菱后头捏了他一把。那驼背婆婆大概有些耳聋，并不理会，用手指指远处，接着说：

“由我这门前小径向那边去有一条路，沿那路向东再行三

里便是朱家寨了。那寨里有个朱太公，最是好客不过。他又极喜爱读书与习武之人，但从他那里经过，他都好酒好菜款待，天晚了就留他馆里过夜，有那旅囊羞涩的，走时还有盘缠相送。看公子爷自然不是缺钱花的，不过他那里宾客馆舍却甚好，天到这股时候，也不消公子爷开口，必然留你们住下。”

萧菱两个谢过那老婆婆，沿着小径南去。秃子说：

“这个驼子奶奶讨嫌！明明不愿留我们住，偏罗哩罗嗦，猪太公牛太公地讲上一大堆！”

萧菱道：“她给我们指路，也是好心。倒要看看她说得是与不是。”

秃子点头：“她说那里有好酒好菜，说不定是不收钱的。走时再给些盘缠，自然更好，只知道能给多少……”

萧菱忍不住“噗哧”一声笑出来，心想一我这小兄弟干那营生惯了，纵然已不缺钱花，依然愿意白吃白拿。秃子转头问她：“姐姐笑什么？”

萧菱说：“不笑什么。”

小径走尽，是横着的另一条稍宽的路。踏上那路朝两端看，因已夜色朦胧，又兼有树木掩映，也看不出哪一端是庄园。秃子说：“她讲的是向东去，再行三里。”萧菱夸奖：“秃子兄弟好记性。”两人就朝东走。

这条路虽比适才的小径宽，但两边都有树木杂草，又曲曲弯弯，不像先前那么开阔。秃子心里有些害怕，就找了些话同萧菱闲说。冷风吹得枯草飒飒一阵响，秃子觉得身后有人，掉头去看。萧菱也随他转过头去看，并没看到什么，问秃子道：

“你看什么？”

秃子怕萧姐姐笑他胆小，说道：“脖子痒痒，蹭一蹭，什么也没看。”

萧菱以为他担得累了，去抢担子。秃子说：“那你就拿着书箱儿，我拿着剑匣子和扁担，如何？”

他总觉剑盒拿在手中，心里更踏实些。

他俩的剑都是价值千金的宝物，极易引人觊觎。离开临安初，萧菱将两柄剑用破布缠到一处。虽然细看仍是刀剑形状，到底由衣衫破烂的秃子夹着，不甚显眼。及至两人换了新衣，这破布卷子就十分不协调了。萧菱想出个主意，买了个缎面的字画匣子和一个小小书箱儿，将包袱、银子等物放进书箱，一长一短两支剑就装在字画匣子里，两端各一件，由秃子担着。这样也很合萧菱“书生”的身份。别人只道那缎面的匣子里是一轴轴字画，谁料得到是杀人利器？这个萧菱论功夫也够得上武林中一个人物了，论阅历却十分可怜，于江湖上事几乎一无所知。她自己对此也有察觉，常感遇事缺乏应对之策，因此想出这个办法之后，心中不免十分得意。

闲言少叙，却说萧菱抱着书箱儿，秃子腋下夹着剑匣又走了一程，果然来到一座庄园前头。萧菱放下书箱儿，整整衣衫，正要伸手敲门，就见大门侧旁的一扇小门开了，一个家人模样老者打着个灯笼走出，向萧菱一揖说：

“小爷可是来访我们太公的？”

萧菱还礼道：“我与贵庄主人素昧平生，只因行到这里天色晚了，想借宝庄一席之地过夜，天明即刻上路，也不知可使得？”

那家人说：“公子爷哪里话来！敝庄朱太公一向好客，命小的两个日夜守候在这里，小人出来得迟，已然怠慢了贵客，

公子爷就请进吧！”说着，转身推开大门，将萧菱和秃子让到里边。

里边一座瓦房前另有个家人也提着灯笼站在那里。他向萧菱一揖，前头带路，沿着林间一条石块铺就的道路直朝里走。萧菱、秃子打量路旁，见黑压压两大片，似都是橘树。石路走尽，是灰色砖墙围着的好大一座宅院。进了砖墙又穿过两重院子，那个家人才停在正面一连五间大瓦房前。

刚刚停步，正房中间的门开了，一位头发花白，六十余岁的高大老人走出来，急步下了台阶，向萧菱拱手说：

“不知贵客光临，有失迎迓，公子恕罪！”

只见这人穿着一件茶褐色布袍，腰系布带，足登一双皂色白底棉布靴子。萧菱不知来人身份，一时不知如何称呼。身旁送他们来的家人躬身道：

“这就是我们朱太公了！”

萧菱急忙一抱拳说：“晚生错过宿头，夤夜之间无故打扰，甚是失礼！”

朱太公呵呵笑着说：“不是有缘分，要请公子还请不到呢！我这里现成的客房，空也白空在那里。公子如无急事赶路，就请在这里多盘桓几日。”说着请萧菱、秃子两个到正房内，分宾主坐下，家人即刻捧上茶来。

朱太公陪萧菱闲叙了片刻，无非近日天气，路上冷暖之类，然后就命家人摆饭。朱太公陪萧菱饮了两杯，家人禀报有客人到，太公告罪离席，直到两人酒足饭饱方才回来，命家人送萧菱两位去客舍内休息。

原来正房侧面还有两重院子。家人引着萧菱两个沿着屋前画廊，曲曲折折，进了一个幽静的小跨院内，又开了正房的门，

躬身将他们让进，这才离开。另外有个僮儿进来，给他们捧上热茶。

僮儿退出，秃子即刻在一明两暗三间房子里跑来跑去，跑够了仰天往床上一躺说：

“这个自然是我的，公子爷的在那一间！”

萧菱却仔细看墙上的画儿，笑道：“这老丈衣着简朴，原来把钱都用到这里了。这屋里讲究的家具摆设不算，单这些名人字画，要多少钱来买！”

听萧菱说“字画”，秃子一下坐起：“公子你说这屋里最值钱的是什么？”

萧菱一指说：“怕就是这幅画儿了！”

秃子说：“错了，最值钱的却是我们装画儿的盒子！”说着用手一指放在桌上的剑匣。

萧菱笑着点头：“这话不错！”低声说：“倒应该藏个妥当处，免得有什么失闪！”

秃子不解：“不是每晚都由姐姐枕着吗？”

萧菱道：“这里又不同。我看那朱太公是个身怀武功的人。不只是他，连门口的老头儿和送我们进来的那人以及席间给我们端饭送菜的，都像是习过武的，就是适才给我们送茶的僮儿怕是也有两手儿。这些人送茶递水，进进出出，还是防备些为好。”

说着，装作开门出去闲步，四下里看看，接着转身进屋捧起剑匣，迅即跃起，将剑匣放到梁上。秃子在下边仰头看看，果然不露形迹。

两人坐下喝茶闲说了一会儿，那个小僮又来送点心，并且躬身说道：

“家主人吩咐小人禀告公子爷：如公子爷路上劳顿，就可歇息了，如闲闷想要玩耍，也不妨去四海厅看看。那里可以下棋绘画，饮酒赋诗，也可以比拳击剑，切磋武艺。”

萧菱听着有趣，问道：“你们的厅里竟还有个竞武技的地方么？”

小僮回说：“正是。有个演武场。”

萧菱惊奇，又问：“常有客人在那里？”

小僮回道：“今日正有几位客人在那里比试。家主人爱好武艺，寨里一些兄弟平日习学武艺，也常去那里演练。”

萧菱问：“你也习过武艺吗？”

小僮道：“小人也习过一些，可惜不精，总是挨打。”萧菱和秃子相视而笑。

听小僮这样一说，萧菱反而放心了——如他们干的是见不得人的勾当，料也不会这样直言不讳。秃子就要去那里玩耍，萧菱也技痒，便微笑点头。

小僮带着萧菱、秃子两个，沿着回廊走到顶端，又拐进另一个很大大院子。那院子也是青砖铺地，中间有几株腊梅，靠着回廊围满翠竹。正房极高大，门顶挂着块横匾，匾额上绿地金字，写的正是“四海厅”。

萧菱两个随小僮进去，眼前豁然开朗，都觉一惊。原来那厅虽然外面看来不过五间门面，进到里面才知那仅是大厅宽度，厅堂向里直延伸进去，竟有十五六丈长短。大厅之内四壁上擎出无数灯台，都点燃着巨烛，将里面照耀得白昼一般。近门五六丈见方处摆满桌椅，除两人那里对弈一人站在旁边观看外，其余十几人三两成伙，或是吃酒闲谈，或是面向里边观看。里边那一段占去大厅面积十之六七，却是演武场。演武场地面

比这里低着六七尺，要走进场内须步下八九级台阶，因此这摆着桌椅的一片地方竟像是比武场的观战台了。

萧菱在靠近演武场处一张空桌上坐下，秃子侍立一旁。陪他们前来的那个小僮一躬身退下，却又即刻有个家人上来，在他们桌上摆了一壶酒并四碟小菜。萧菱装模作样对秃子说：

“你今日也跑得累了，这里坐坐不妨！”

秃子应了声“是”，在萧菱旁边坐下。他见场内两个人一个用剑，一个舞双刀正对打，便瞪大了眼睛看。那两个不紧不慢来往了几招，又停下来比比划划讲说起来，秃子转向萧菱，小声说：“我看这两个，功夫也平常！”

萧菱瞪了他一眼道：“不要混说！”

萧菱见那两人又交手，便盯住那个使剑的。正看着，忽听背后那桌上有人说：

“你从临安来，可听说那里出了一件大事？”

萧菱微侧过肩去，见那说话的是个其貌不扬的黑瘦汉子，和他同桌的却是个白净面皮、相貌堂堂一个人物。

只听白净汉子回说：“以京城之大，大事也正多，不知你说的是什么。”

黑瘦汉子说。“有位姑娘为报全家被杀之仇，深夜寻到宰相府里去了。你道她仇人是谁？”

萧菱不敢再偷看，听见那人问：“难道是当朝宰相不成？”

黑瘦汉子声音：“虽不是宰相，你也会闻得他姓名——是京城之内以三刀取人性命闻名的吴骥！吴三刀查访出那姑娘藏身处，率了大队官兵将那一处团团围住，独自进去取她性命。也不想那姑娘剑法绝伦，竟几个回合就把吴三刀杀死，连他首级也取了去。这可真是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了！”

另外那人问道：“后来那个姑娘可走脱了？”

黑瘦的人道：“官兵将宅子围得铁桶也似，灯笼火把照得如同在光天化日下，她如何走得脱？说也奇怪，突然之间天上刮起一阵阴风，顿时飞沙走石，把官军灯笼火把尽数吹灭，四周漆黑一团，只听得鬼哭狼嚎，人人吓得魂不附体。待到官军清醒过来重新燃亮火把时，院里哪里还有那姑娘影子！”

那个人说：“莫非她还会呼风唤雨之术？”

黑瘦的人说：“那倒未必。都传说她藏身的地方是当年吴三刀杀人的宅院。那群屈死的冤魂多年聚在那里等候吴三刀，好容易来了，怎饶得过他？官兵要取屈死冤魂的孩儿性命，他们又焉能容得？”

两人闲说，秃子也都听见了，听他们说到荒唐处，不由向萧菱扮了个鬼脸儿。萧菱眉头微皱，意思是不让他脸上显露什么。秃子虽也面向演武场，说话的人却看得到他侧影，似他这样挤眉弄眼，未免太露形迹了！

那两个人仍在那里讲说。白净面皮的言道：

“官府却也不见得因这鬼神的传言就罢手吧？”

黑瘦的汉子说：“那个自然。秦桧宰相权倾当朝，如何容得往他眼里揉沙子！查得那姑娘同她几个助手——都是小叫化子，逃出京城，便派了十几个武林高手四出搜寻。秦桧宰相……”

黑瘦子越说声音越低，到这里竟是无论如何也听不清了。

萧菱端坐不动，把功夫都用到耳朵上，依旧凝神细听，又继续听到：“她来自益州，多半还要回那里去……”“一个是御前侍卫，他那功夫怕是三个吴骥凑成个‘吴九刀’也不敌……”“只带得一个小叫化子，风尘仆仆……”再往下听，喊喊喳喳，全辨不出说些什么。秃子也听得着急，不是萧菱桌

下伸手扯一下，几乎就要把头凑上去。

忽然那个白净面皮的低声惊叫：“此刻他就在这里？”

萧菱、秃子同时一惊。黑瘦汉子对他同伴轻语：“我说过之后你不要立刻向他那里张望……就是靠东侧第二张桌子，那个穿绿袍的。”

萧菱再忍不住，扭头朝那里看。果然东端第二张桌上有个穿着软缎绿袍的大汉。他坐在那里比身旁一个穿皂色布衫的人高出足有半头，肩膀也比那人宽阔得多，足见身材魁伟。看年纪这人不过三十二三岁，一双眼睛上吊的眼睛炯炯有神，两条剑眉斜插入鬓。他见萧菱望他，也向萧菱投过目光。萧菱急忙转回头来，却听见背后那个白净面皮的大汉轻声一笑：

“倒也看不出他便是什么‘吴九刀’！”

萧菱心中想道：“那穿绿袍便是他们说的那个‘御前侍卫’了！也不知他识出了我没有……”

萧菱暗悔自己大意。她以为离了临安便无事了，带着秃子自走他们的路。倘若此人在他们换装之前就发现了他们，恐怕就是一路跟踪下来的。不过看他向自己望过来时似属无意，“或者也是偶尔经过这里，并不知道我便是萧菱……”低声嘱咐秃子：“想喝酒你就喝一些，再不要向他那里看了！”又想：既然他功夫那么好，身边带着助手，又到处有官府助他，他发现了，自然早就动手了，何必跟踪？多半并不知我是谁。

她见秃子果然听她话不再东张西望，只顾低头喝酒，心里一时又乱起来：我大仇已报，被他们捉去杀了，已不足憾，只是我秃子兄弟该怎么办……

萧菱一时心里烦乱，正理不出个头绪，听得一个洪亮声音说：“萧公子也来了么？”萧菱霍地站起，看看是朱太公拱着手走

过来。萧菱慌忙让坐，朱太公呵呵笑着说：“我看萧公子文质彬彬，原来也好此道！”

萧菱知道他是指自己坐在前排观看场内比武，笑道：“晚生不过一时好奇，在这里看看热闹，其实于拳脚功夫，便‘略知一二’也不敢说的。”朱太公说道：“武林中人，若说自己‘略知一二’，都是大行家。照公子话说，公子也算得是个小小行家里手了！”说毕又笑。

秃子听来朱老头儿说他师父姐姐是“小小行家”虽有些不服气，但适才听了那两人议论，见到威风凛凛的御前传卫在座，感到形势不太妙，心想：你此时说我姐姐丝毫武功不懂才好呢！恰在此时朱太公又指指场内那两个已酣斗起来的人，笑着问他说：

“小兄弟以为这两个人，哪个武艺好些？”

秃子立刻回答：“老爷爷莫急，少时一个将另一个砍倒，自然就有分晓了。”

朱太公哈哈大笑道：“有其主必有其仆！”转向萧菱说：“我看公子这个小僮儿甚是聪明伶俐！”

萧菱道。“老前辈取笑了！”心中觉得这老头儿话中大有讽刺的味道，却又不甚了然。就算他看出我秃子兄弟也有些武艺，难道他一个孩子家就一定分辨得出这两个武艺平平又难分高下的人谁个略强一些？

两人又谈了几句家常，朱太公便去别的桌上应酬。秃子怔了怔，忽然低声问萧菱说：

“姐姐不是对这老头儿也说姓王？怎么刚才他叫你‘萧公子’你就应了？”

萧菱猛省：糟糕！接着疑云顿起，他怎么会知道我姓萧？

向四下里看看，背后桌上那黑瘦汉子和他伴当已不见了，穿绿袍的那个却依旧坐在那儿，正同那穿皂色布衫的谈得热闹。她急问秃子：

“他叫我……公子的时候，那个家伙可曾听见？”

秃子摇摇头：“我没留神，不知道，只知道你背后的两个人早就走了。”

这时门外进来个家人模样的汉子，匆匆走到朱太公那里，向他耳语了一句什么，朱太公随即向一位同他交谈的人拱拱手，自出门去了。那个家人模样的汉子又向东侧走去，朝那绿衣大汉一点头，那绿衣大汉也朝他点点头。萧菱咬牙：“果然你们是一伙儿的！”再看看，那绿衣大汉也站起身来，匆匆走出去。

萧菱低声嘱咐秃子：“你坐在这里不要动，我去去就来！”

秃子见萧姐姐神情严厉，只不满地向她翻翻白眼珠儿，却未敢提出异议。

萧菱转身出了大厅左右张望，见前头绿影在回廊转弯处一闪即逝，于是紧紧随了上去。

转过弯去，一片漆黑。一个影子变成两个，两个人影一合又倏地分开，一前一后消失在一个葫芦形小门洞里。

萧菱跟出去，见那一高一矮两个人影一步不停直朝前跑。萧菱冷笑：你们商量对付我竟跑出这么远，也把我估计得太高了！看见两人进了黑黢黢一片树林，萧菱停住脚步，伏身倾听。听到里边有人轻声说话，这才借着树身掩护，一步步移入。料是朱太公的那影子有树遮掩看不见，见的是那高个子身影，旁边却似还有个孩子。萧菱仔细看了半晌，看出那是个驼子，竟是先前和秃子在茅屋门外见过的那个驼背老奶奶！

萧菱猛省：原来她是朱家寨的眼线！如此看来，把我和秃子弄到这里，竟是预谋的了！萧菱暗暗咬牙，因听不清他们说什么，从树后闪出，移向前边。就在这时，听得那老太婆叫一声：“有人！”把手一扬。

萧菱急闪身，头顶上枝叶“克吧吧”、“哗啦啦”落下一片枝叶，有个坠技敲在她肩上。萧菱怕吃暗算，转身逃出树林，听得人追，直奔原路回宅，想着第一件事是回房取他们宝剑，再叫出秃子，免他中人暗算。

听听后边脚步声渐远，她心中稍安：御前侍卫，不过如此，老太婆暗器力大，却没多少准头，这人武艺也不足虑！

萧菱进入宅墙，跃身上了屋顶，直奔他们客房。就要到了，忽见一个黑影在远处屋脊上一闪。萧菱吃惊：“这人身形好快，意跑到我前边去了！”

萧菱急忙跳进自己住的小跨院，一进入房间侧室便跃上梁去取剑。看时，哪里还有那只剑匣？显见已被盗去了！

第三十回

真假未分手搥臂缚

善恶不辨瓶碎桌翻

大敌当前，她和秃子的防身利器又双双失去，如何不急？

萧菱转身便朝外走。身子转过去，正见朱太公笑嘻嘻站在侧室门外。萧菱也不说话，动作疾如闪电，内室门旁矮几上一只青花白瓷瓶不知什么时候已到了她手中。右手一送，足有三尺高的大瓶竟直朝朱太公头上飞去。朱太公惊叫一声“好大力气！”将头一侧。瓷瓶擦耳飞过，砸在外间屋里书案上，竟将书案砸翻，只听一阵乱响，大瓶粉碎，案上文房四宝撒了满地。

萧菱早已随瓶一起蹿到外间，向朱太公劈面一掌。朱太公并不躲闪，反迎上扼住萧菱手腕，一带、一扭，想让她来个大翻身，无法动转。这一扼，两人都吃一惊——萧菱没料到这穿棉袍子的老人出手如此之快，转瞬自己已被人家揪住了；朱太公满以为顺势一带再无不带过来之理，不想对方凝止不动，坚如磐石，那手臂更是铁铸的一般。

朱太公加大内力去扭，萧菱以硬碰硬，迎着这力道向相反方向一甩。朱太公把握不住，只好撒手，口里说：“姑娘息怒，我还你剑！”

萧菱听到“姑娘”两字，怒火更炽。她原要夺门而出，去

院里同这伙贼人较量，以免中敌人暗算。此时早忘了别的，挥拳带劲风，飞脚奔要害，那意思要把老头儿当场击毙。

朱太公一条泥鳅般闪避，嘴里也不闲着，口口声声说要还她宝剑。萧菱只道他是嘲弄，手脚片刻也不休闲。两人堂屋里团团转动，转到能捞到家伙的地方，萧菱顺手捞起一件就朝对手砸。乒乒乓乓，一时又摔碎了几件。待到地捞起一个细瓷大瓶，朱太公急了，马上叫着：“你当是我这些东西来得容易呀！”伸手就在萧菱身上一拍。

萧菱只觉双肩一麻，两臂竟再抬不起。朱太公见她没法儿再砸他东西了，这才双手一拱说：

“公子休怪！老拙再没出息，也断不至于偷客人的东西！”

说着转身，揭开一幅山水画。萧菱不知他是何意，怔怔地看着。只见他用手在粉墙上一抹，竟在画底下抹出一个小洞来，将手伸进洞里，掏出一把剑；再次伸进手去，又是一把，正是她和秃子的两件利器。

朱太公双手捧过，萧菱要接，却抬不起臂来。朱太公说：“公子恕罪则个！”伸手去她背后一点。萧菱顿觉身上一松，急抓过两柄宝剑。朱太公又道：

“老拙不敢说‘完璧归赵’四字，外面的盒子确因保存不周，确实已被贼人盗去了。主人失职，郑重向公子道歉！”

萧菱正自不解，听得院子里有人说：“别在那儿装模作样了！自己想昧下人家东西，反给别人栽赃！”声音虽不大，字字清楚。

朱太公低声提醒萧菱：“这是个硬碴子，你要仔细了！”

外边又说：“姓朱的，你怎么这样婆婆妈妈？再不把人交出来，我可就自己进去掏啦！”朱太公身子一晃，已跃出

门去。萧菱将秃子青龙剑插到背上，拔出自己剑来，随着蹿出。

客房里有灯光透出，回廊里还悬着灯笼，院里同室内一样明亮。萧菱一眼看出，院子中间站着的两人正是适才“四海厅”里坐在他们身后桌上一矮一高、一黑一白那两个。未及开口，朱太公已用手一指那个黑瘦的汉子说：

“啊哈，黑蝙蝠葛森，你这臭小子真不地道！你硬充个人儿，混到我庄上，住进我客房，饶着白吃白喝，还偷走我客人的东西！你这行径哪里还像个御前侍卫，简直就是个小偷儿嘛！”

朱太公这几句其实主要是让萧菱听的，他故意将来人的姓名、身份点明，使萧菱不至于大意轻敌。可是萧菱根本不知道“黑蝙蝠”何许人。她一听反而胡涂了：怪呀，御前侍卫不是那个穿绿袍的大汉吗，怎么眼睛一眨又变成这个黑瘦汉子了？宝剑分明在我手里，为什么又说被这黑瘦汉子盗走了？这位朱太公原是个彬彬有礼的宽厚长者，忽然之间说起话来摇头晃脑，又这么油腔滑调，真是令人不解！

黑蝙蝠依旧倒背双手站在那里，不慌不忙地说：

“我还当你不知道我是什么人呢，原来你心里明明白白。你既知道，就该乖乖地把朝廷要犯交出来，要不然不是明知故犯、窝藏反贼么！”

朱太公嬉皮笑脸地说：“反贼我没瞧见，窃贼我倒抓住个活的。你说的这一套是吓唬小孩子的，我说的可有真凭实据，人、赃俱在的——你藏在身后头的那是什么玩意儿？”

黑蝙蝠哈哈一笑：“实话跟你说了吧，我长了这么大，让人家给骗了，这还是头一遭儿！这一骗不要紧，我倒是给

骗出来一点儿雅兴：今天我要把骗我的那个老东西的脑袋削下来，装进他拿来骗我的这个匣子里。这个匣子还挺长，只装一颗脑袋委屈了它，打算再装进两颗去。”用手一指萧菱，“一颗是这位假公子的”，又一指回廊石阶下，“一颗是那个假书僮的。”

萧菱顺着他的手指看，这才看见远处暗影中搨作一团丢在那里的秃子。萧菱“嗡”地一振手里的秋水宝剑，直奔向她兄弟，准备着谁要阻拦她救人，就一剑把他挥作两段。

黑蝙蝠冷笑一声：“你面前的可不是吴骥！”随着话声手一撒，一件黑乎乎的物件朝她飞去。

朱太公怕萧菱正面用剑去搪，急喊一声：“躲！”萧菱一闪身，那件东西直砸到回廊上一根红柱子上，只听“喀嚓”一声，那根柱子竟自折断，一时木屑纷飞，廊顶上的瓦也被震下几块，“哗啦啦”摔在地上。

萧菱看清他掷出的物件竟是自己的剑匣，不禁打个冷战。那匣子是薄薄的木板制就，外面贴着一层茶色锦缎，虽然长大，份量极轻。把这样一件轻飘飘东西掷得疾如脱弦之箭，又生出这样大的力道，此人内力之雄厚，也就实在不可思议了！

萧菱一怔间，那个白净面皮，相貌堂堂的大汉已拦在她面前。朱太公又喊：

“好你个玉面罗汉霍天亮！姓葛的黑小子要抓人也还罢了，他就是混这碗饭吃的。你放着好端端珠宝买卖不做，跟着他瞎闹腾什么？就算他是你拜把子哥哥，你也犯不上为他把命搭上啊！”

朱太公又白费力气了。萧菱初闯江湖，根本不知道东南

一带广有威名的玉面罗汉，何况她面前纵然是阎王老子，她也要豁出命去救秃子，当下一声不语，一剑横扫过去。

萧菱欺他手中没有兵刃，想逼他让路，霍天亮却既不跃起也不后闪，竟向前抢一步，直抵萧菱胸前，右手拇指、食指已到了她咽喉上。该一招来得太意外，萧菱弯臂收剑已来不及，只好身形一挫。朱太公抢身上来却被黑蝙蝠拦住，只好大喊一声：“当心宝剑！”

萧菱脑里一闪：“他赤手空拳，哪里来的剑？”对手的一抓虽然避过，却听得“唰”地一响，一道寒光直指自己左肋。幸好秋水剑已然抽回，斜着朝外一挡，“叮”一声脆响，两剑相交，溅出火星。萧菱一瞥中见对手那剑很短，竟是秃子兄弟的青龙，这才浑身一凛。

原来对手一爪指她咽喉，还隐含着另一杀招，倘不能致她于死，就趁势抽出她背上短剑。青龙剑被他夺去已显出诡异，更奇的是拔剑本身竟又成杀招，身手之快，令人难以置信！

两剑相交，玉面罗汉也吃一惊。以自己臂力，纵然对方手快抵上他剑，也断然无力拨开，至多拨得偏离一些，仍要在对手肋上划上一条伤口。万没料到对手轻易将自己兵刃荡开，自己剑柄一震，几乎脱手。玉面罗汉暗叫：“我哥哥弄错了，这哪里是个女子！”再也不敢轻慢。

萧菱一直听不到秃子声音，也不见他动，想起黑蝙蝠要装他人头的话心中紧张，也不晓秃子是死是活。但她已被这个叫霍天亮的家伙粘住，休说脱身救人，连向秃子那里再望一眼也办不到了。朱太公和黑蝙蝠厮杀的情况，她也只能凭声响判断。

朱太公边打边唠叨：“这是，我的客人，我不管，谁，管

呀？要是这么着，以后，谁还敢，到我们，朱家寨，来串门儿呢？”又听黑蝙蝠说：“你这老小子错打了算盘。你当是你用这把锈铁刀冒充了宝剑我就治不了你啦？我今天就偏要用这把锈铁刀把你脑袋削下来，装到匣子里去，让你明白你葛大爷盗那宝剑只为开开心！”

听这两人说话的声音，萧菱就判断出谁占了上风。朱太公气短，一句话分作好几截儿说；黑蝙蝠还是慢声细语，讲得从从容容，每句话都一口气讲完，跟坐在那儿闲聊天似的。

秃子那把青龙剑到了玉面罗汉手里显得过于短小，但他用起来得心应手，就跟那剑本来就是他自己的兵刃一般。萧菱只觉对手那把剑突如其来，不知怎么着就在自己要害处闪现，穷于招架，越打心里越没底。看看招架不住，听得朱太公说：“你那一边去！”接着见一个赤膊大汉呼呼舞着一柄三股叉卷杀进来，直取玉面罗汉，看来他去助朱太公，朱太公让他来助自己。

萧菱心存感激：这老爷爷萍水相逢，舍了性命相助自己，倘能够活下来，我一定报答！

那赤膊大汉力大叉重，加入之后，萧菱顿觉一松。她有心跳出圈子去救秃子，又觉将强敌扔一个仗义相助的友人独当，未免于情理不合，忍不住喊道：“这人我来对付，你去把那孩子救出来！”

那大汉杀得性起，口里只迸出两个字：“你去！”萧菱瞥他一眼，才识出这赤膊人正是刚才大厅里那个穿绿袍的。她心中暗叫一声：“惭愧！”却听得玉面罗汉轻声一笑：“你俩谁也休想去了！”接着“嚓”一声响，那大汉的叉头已被削去。

那大汉只恼不惧，把手里光秃秃铁杆当作棍子使用，依旧舞得呼呼作响。

功夫不大，又有两个来助萧菱。一个不识，另一个却是厅里见过的那个穿皂色袍子的。四个人对付玉面罗汉霍天亮，丝毫未占上风，反被紧紧粘住，一个也脱身不得。萧菱听得一声惨叫，扭头去看，见一个持刀的庄客倒了下去。原来他上去要救秃子，被酣战中的黑蟒幅漫不经心似地移步上去，腿上砍了一刀。再看地下，已躺下三个，不知为助朱太公还是为救秃子，被黑蝙蝠放翻的。

此人居然在和强手周旋中，还有余暇去照看远在几丈开外的俘虏！

秃子并不曾被杀，不过躺在那里比已被杀死还要难受。他想要喊住那一个个白奔上来挨刀的庄客，却因为被那个黑瘦的混帐小子身上戳了一指头，硬是说不出话来，想作手势，手脚也牢牢捆着。眼看着萧姐姐被自己的宝剑逼得团团转，只能肚子里骂街：

“混帐王八蛋，有本事你别使你家秃爷的宝剑！”

骂也没用，便自叹自己没缘分，学小元哥哥一招奇术也只学得一半，倘不用手去指，空念口诀，那石头也不肯飞起来去打人。原以为学得这一招儿足够用了，谁知道还有双手被捆起来的时候！要把我脑袋装进那匣子里去就由他装去，本来我已经几次病、饿濒死，活到今天也算够本儿了，只可怜我萧姐姐，这些天她何等快活，也没想到会死在这鬼地方……

秃子发感慨也不是无端的。此时那个赤膊大汉已然被玉面罗汉撩上一剑，鲜血淋漓，虽还在拼杀，一蹦一跳，显出笨拙。接下去那穿皂袍的也不知被刺中哪里，大叫一声倒在地上。

那赤膊大汉伤了腿不济事，玉面罗汉短剑只向萧菱身上招呼。

萧菱终于躲他剑时胯上被踢了一脚，倒翻在地，被玉面罗汉捆了。此时黑蝙蝠也将朱太公擒住。他将那口破刀架在朱太公项上，对握枪执刀围上来的庄客说道：

“我不想枉杀无辜，只要一个姓萧的小子就够了。你们谁敢再跨上一步，我就把你们寨主杀了！”

朱太公向庄客喊：“你们都给我退下！我可不乐意脑袋让人家砍下来，装到那么窄的匣子里去！”

那些庄客听到军令一般，齐齐停下来。黑蝙蝠又对朱太公说：

“那匣子也让我砸了，你的脑袋我也不想切了，我们放了你。可有一桩：今天晚上我们不能放，皆因夜已深了。我们还要在贵庄讨扰一夜。我们把你放了，回头你又提了刀来找我们，说我们拿了你贵客，你得管，又是一场麻烦。今天晚上我们得委屈你一下，把你捆起来。一则免得你来捣乱，二则也免得你庄客来舞刀弄枪。要是你庄客来捣乱，那就方便些了——还是那句话：我登时把你脑袋切下来！”

朱太公对众庄客喊：“你们都听见没有？今天晚上你们如要来捣乱，不让这两位好好睡觉，他们还是得切我脑袋！你们夜里统统在屋里乖乖地给我睡觉，谁也不准出来！谁敢不听话，迈出门坎儿半步，明天我就打他五十板子，赶出庄园！”又扭头对黑蝙蝠说：

“你们赶紧把我绑起来吧！你说得还真对，要是你们现在把我放了，我半夜里非找你来不可！到现在我心里还别扭着呢：

这位公子是我亲自留下来的客人，你们硬是从我家里把人家抓走，算怎么回事？你们把我捆起来反而好，别人提起这事就会说：‘不是姓朱的老头儿不仗义，那天晚上他让人家捆起来啦，泥菩萨过河，想保护客人他也没法儿保护啊！’这么着，我的面子上也好看点儿。你们现在就捆吧！有绳子没有？”

又转过脸去对庄客喊：“去给这位葛爷找根绳子来，要结实点儿的！”

黑蝙蝠一听也乐了：“老头儿是明白人！绳子就不用了，我们带着呢！”说着，掏出牛皮索将朱太公绑好。又告诉霍天亮：

“把腿上受伤的那个大个子也捆上，我瞧着他够黑的！”

那大汉虽然被玉面罗汉倒扭着胳膊，依然双眉倒竖，牙咬得腮帮子上满是肉棱子，光脊梁上呼呼地往上冒热气。听见黑蝙蝠这话，他抗声说：

“你爷爷叫谢五，什么‘大个子’！”用下巴朝霍天亮一扬：“他个子也不比我小！”那意思是不服气。

两人押着捆绑好的朱太公、萧菱和谢五，玉面罗汉手里又多提了个秃子，跟捉着一只小鸡似的，进了四海厅。

两人把他们押到比武场里，将脚也捆上，回到高台上去喝酒。桌上酒菜齐备，酒是好酒，菜也不错，原是朱太公给客人们预备的，这两个擎现成的。

喝着喝着，黑蝙蝠走过去问萧菱：

“你姓萧。对不对？”

萧菱扭头不理他。朱太公一旁说话了：“哎哟，哭了半天，还不知道谁死了！连人家姓什么都不知道，就说人家是‘朝廷要犯’哪？御前侍卫也不能这么不讲理呀！”

黑蝙蝠不睬他，伸手给秃子解了哑穴，指指萧菱问他：“她姓什么，叫什么？”

秃子咳了咳嗓子，试试能出声音了，翻起白眼珠儿说：“你们真不够朋友！使那么大劲勒，这两条胳膊也麻了，再不松松，非残废不可！”

黑蝙蝠说：“你告诉我她姓名，我把你胳膊松开。”

秃子说：“可别松开！我会扔石头，百发百中。回头松开了，我两块石头把你们两位大英雄全都打趴下，到时候没人救你们！”

黑蝙蝠看了霍天亮一眼，笑了笑说：“这个小子还记仇呢！”

原来，捆秃子的时候，黑蝙蝠嘱咐霍天亮：“把他手捆结实点儿！传说这小子会扔石头，百发百中。我们收拾那丫头，黑灯瞎火的，把小子往地上一扔，他暗中随手抓起来点儿什么，没的找麻烦！”因此霍天亮捆绑秃子的时候，手上用了力。当下黑蝙蝠对秃子说：

“你是小孩子，我不能骗你。你说出她姓名，我一准把你胳膊放开！”

秃子摇头说：“不对，你刚才还骗我来着！”

黑蝙蝠哈哈笑：“这回咱们有言在先，我自然不骗你了——她姓什么呢？”

秃子说：“我知道你们要害他。可是我们相公是个有志气的，我要是硬给他改了姓，他必然要生气。实话告诉你们吧：他姓萧，叫萧菱。”

黑蝙蝠和玉面罗汉相视而笑。黑蝙蝠对秃子说：“你很

好！”又问他：“临安城里杀了吴骥，可是她所为？——谅你不会不知！”

秃子反问：“你怎么又加了价码？刚才我们可不是这么商定的。你当着好几个人面儿说话不算，可不怎么好看。”

黑蝙蝠一笑，上去给他解开腕上的牛皮小索。

秃子一边活动胳膊，一边故意用眼睛在身边搜寻。黑蝙蝠问他：

“你丢什么了？”

秃子说：“什么也没丢，我找石头呢！”

黑蝙蝠一笑说：“好孩子，别找了，这里地上干净。待会儿我外头给你拣几块去，解开你腿上绳索，我就站在一丈以内地方让你打，看你打中打不中。”

黑蝙蝠跃回高台，在玉面罗汉身边坐下，端起酒杯一仰脖子喝干。玉面罗汉眼睛看看桌上拔出鞘的长剑，又看看他。

黑蝙蝠会意，向剑身近柄处看去，果然看到“秋水宝剑”四字。葛森低声说：

“是她无疑了！我看这里不宜久留，少时我们就摘了她瓢儿，连夜赶回……”

他说“连夜赶回”，不过是离开朱家寨，以防夜长梦多。他是个逍遥惯了的，虽当了御前侍卫较前已大不同，到底在京城里，有舒服日子过。从秦桧宰相那里接了这差事，他就同自愿助他的结拜兄弟离了临安。他原也不以此事为意，大海捞针，捞到了是他一件奇功，捞不到秦桧又奈他何？偏也凑巧，出了京城西行，第一次开口打听，就听说有个大姑娘携了个类乎叫化子的孩子赶路，两人商议，猜想就是萧菱，只不知还有个小小叫化子哪去了，或者是跟着那个叫王豹的一起。

运气不坏，让本来兴味索然的黑蝙蝠来了兴致，便一路打

听。行了两口，看出路虽行得曲曲弯弯，走向却正与他们估计的相同。又行一日，不复听到那姑娘踪迹。玉面罗汉断定是折向别的方向了，黑蝙蝠想了想说：

“她自益州来，再回西方，最合情理。也说不定她觉这样行路太露形迹，或和那小叫化子分了手，或改换了行头也未可知。”

玉面罗汉说：“哥哥也说得是。不过她若有这样聪明，何不一开始就化了装，偏要行过几日后再变？”

黑蝙蝠说：“也许是开始时没想到，或许是初逃时慌张，未及更换衣着。且再向西走一段路再说。”

两人追到歙县城内，找到知州府呈上秦宰相手谕，要州里协助查找钦犯，自己却在州城内快活了两日。州府查找并无着落，黑蝙蝠决定回临安复命。两人返京城途中第二日行至天黑，寻地方过夜，也找到驼背婆婆那里。驼背婆婆谢绝借宿，黑蝙蝠早看出这老婆子武艺在身，嘿嘿一笑说：

“我们还真不敢在这儿住了。半夜三更宰我们事小，把我们珍珠宝贝都拿走可受不了！我黑蝙蝠就是舍命不舍财！”

黑蝙蝠一亮牌子，驼背老婆婆不由一震，担心这小子闯到朱家寨去。黑蝙蝠葛森哈哈大笑，十分快意。两人大摇大摆而去。

走着走着，黑蝙蝠一捅霍天亮，霍天亮会意，脚步顿时放轻。黑蝙蝠一边脚下加快，一边向霍天亮耳语：“右边那个高的像个姑娘！”

玉面罗汉哑然失笑。黑蝙蝠还是觉察了。低声说：“妈妈的，你小子今天有点儿犯浑！”

玉面罗汉登时省悟：“难道会是她？她身边那个挑担子的

倒确是个孩子！”他们已走上归途，玉面罗汉早忘了他们出来干什么。

两人逐渐接近前头的人，看得益发清楚。黑蝙蝠向玉面罗汉作了个拔剑的姿式，又一指那孩子担子前头的长匣子。玉面罗汉明白他的意思：“匣子里就是她的剑！”

可是玉面罗汉也看清了两人的服饰。那高些的分明是个书生，他用手指指，又在自己光光的下巴上作个捋胡子的样子，是告诉他兄长：“你别乱弹琴啦，这是个男的！”

两个人正比比划划地打哑吧禅，前边那僮儿似是听到背后的声音，猛然回头。两人吃惊，倏地跃向两侧灌木丛里。两人轻功高超，又有风声掩护，总算未被发现。又听得两人讲话，那孩子要“拿着剑盒”。

黑蝙蝠两个等到他们走远，这才凑到一起。匣子里是剑已然无疑，书生是男是女，因为夜色茫茫，到底不好判明，况且，就是个女子，怎么一定是那个案犯？这未免也太巧了！

两人决定跟踪，查个水落石出。他们跟到朱家寨，不像萧菱两个那样莽撞，先绕着在外察看了地形、道路。判断出确是个普通庄园，这才回到正门，当投宿的客人进去。两人受朱太公接待，光景也如萧菱、秃子，只是这两人眼光犀利，早看出朱太公不是寻常庄主。

他们两个进庄之前驼背婆婆已派人从小路斜插入寨，将黑蝙蝠路过茅屋情形禀报朱太公，说两人多半要前去。朱太公虽对黑蝙蝠武功一向倾慕，却是将他划入“朝廷鹰犬”一类，安排这两个人餐之后，即布置了人监视这两人的行动。

黑蝙蝠和玉面罗汉晚餐后似是院中闲游，将房舍结构、出入通道察看一遍，也侦得了萧菱二人房间。看他们去四海

厅，两人随即也去了。

大厅之内灯光十分明亮，黑蝙蝠举起酒杯说：“我说是个丫头，你此时可信了？”

玉面罗汉也举起酒杯，说道：“不过一个潇洒的读书人。你看那书僮儿侍立一旁，甚是得体。”

黑蝙蝠忍不住笑：“亏你是个闯荡江湖的英雄，男子女子也分不清！”

玉面罗汉说：“可惜至今未曾亲近过女人，不似哥哥那般阅尽人间春色。”

黑蝙蝠说：“讨打！不过这里是离得远些。你也不妨去‘亲近’一下。你看她背后那张桌上空着，我们就坐那里去，如何？”

玉面罗汉说：“那里讲话须不方便。”

黑蝙蝠说：“那里观看得真切，又听得见她讲话声音，是男是女，不难断出。如确是女的假扮男装，这事就先有了五成把握。”

玉面罗汉问：“还有五成呢？”

黑蝙蝠说：“我们假作闲谈，说临安府出了件大案，把她干的那桩事讲上一番，并说朝廷已派了大批好手四出追捕，看她惊也不惊。就算她老练，她身边还有个娃娃。事情果然是她干的，他们焉能无动于衷？如他们惊惶，这事便有了七成把握。”

玉面罗汉点头，黑蝙蝠又道：“我们可在大厅内虚指一两人，说那便是朝廷派出的人，他们必然将精力注意到那人身上。这时我们便可留一个在这里盯住他们，另一个去他们房里盗她宝剑。那女贼一口古剑端的切金断玉、削铁如泥，

叫做‘秋水’，宰相府有家将亲眼见过剑上的字。我们拿了剑看，确是‘秋水’，就有了十成把握了！”

玉面罗汉微笑：“果然哥哥好计。可惜事情首先在你那前五成。倘那书生不是女的，你那‘十成’便一成也没有了！”

两人移到萧菱背后那张桌上坐下。刚刚坐定，玉网罗汉便赞道：“哥哥好厉害眼力！”接下去，两人便一唱一和，虚指穿绿袍的谢五为“黑蝙蝠”，将事情弄到“七成”。这时候朱太公进来应酬客人。黑蝙蝠见他似是直奔自己这里而来，向玉面罗汉耳语：“这老东西难缠，怕是又来试探。我们一起走吧！”两人装作没看见他，起身出去。

到了门外。黑蝙蝠说：“趁这时机，正好取剑！”

两人走进萧菱所居跨院，玉面罗汉在外巡风，黑蝙蝠进去盗剑，不想屋内搜索，并不见那个匣子。黑蝙蝠狐疑：“莫非他们将剑带出去了，放在厅内？”又听见玉面罗汉弹指作响，急忙溜出房去，果然见一个年幼的仆人走进院来。

两人上房，商议一下，又回四海厅去。此时厅内不见了萧菱、朱太公和那绿袍大汉，黑蝙蝠决定擒住秃子，让他供出萧菱何许人，剑在何处。他让玉面罗汉出去，自己走到那孩子桌上，拍拍他肩膀，低声道：“小兄弟，我有件紧要事对你说！”说完，转身就走。

秃子见是适才那黑瘦汉子，猜想必是有关他们讲的那事，就随他出门。他跟在那人身后东拐西拐，刚到个黑暗僻静所在，那人突然转回身来朝他身上一点，随即将他手脚牢牢捆住，也不知从哪里又冒出来个大汉帮忙。

秃子要喊，哪里还喊得出声来？那大汉自然就是玉面罗汉，他告诉黑蝙蝠：

“那丫头去追老家伙了，身上并没有兵刃，想那剑还在房里，不如乘她不在去找！”

两人提了秃子，二次进入跨院，将秃子丢在底下暗处，齐进室内去，终于梁上觅得剑匣。

其实下人将这两个家伙饭后行迹告诉朱太公之后，朱太公早将梁上剑匣取下，将一双宝剑藏了，在匣内装入一把大铁刀，依旧放在梁上。

两个家伙以为得手，房内出来跃上屋脊。到了无人处打开匣子，要验看剑上有没有“秋水”字样，却只看到一把锈迹斑斑的铁刀。

这是前情，表过不提。却说秃子讲了实话，告诉两人他的相公姓萧名菱，黑蝙蝠给他解了胳膊上绳索，只余两腿还捆着。秃子心花怒放，心里说：

“你也太小瞧了你家秃爷爷了！你当是我真用手抓着石头打人哪？要真是那么着，也不只我秃子是饭桶，连我小元哥哥也不值钱了！比武场上没石头，还什么地方有？那刀枪架前一堆石锁，不是石头？你当我扔不动啊？再说也不光是石头能砸人呀，我把那台上的硬木凳飞起一个砸到你脑袋上，看你受得了受不了！”

秃子就要大显身手，惩治这两只皇家鹰犬。

第三十一回

石锁横飞乾坤顿时扭转

老泪纵流儿女为之动情

却说秃子两只贼溜溜的眼珠儿偷偷四下里转，盘算着飞什么物件打这两个坏小子。兵器架前扔着七八个练力气用的石锁，大大小小。看样子，最小的也有十几斤重。秃子情知自己学小元哥哥这一手儿学得不到家，一是人家小元哥哥飞物打人可指可不指，自己不用手指，愣是飞不起来；二是人家打人可轻可重，自己打人，那物件不飞起则已，一旦飞起，又急又快，打到人身上都是十二分的力道，非死即残。彭元也为这事着急，却也想不出什么办法，只好给他出了两条主意：第一是打人时千万注意选择器物，不可随意使用大物、重物；第二是注意打人什么部位，不可轻易打人头、胸、腹三处。

秃子打量着一个个石锁，心中暗暗念叨：“这玩意儿可不是闹着玩儿的，一下子飞上脑袋不说，就是砸到胸腹之上，也非要了人家性命不可！虽说这两个小子一心把我萧姐姐弄走，不是什么好东西，到底奉了他人之命，并非出于自愿。我们跟他俩一无仇二无怨，就这样光唧光唧都砸死，怕是不怎么合适！”

他再看那花梨木凳，仍觉沉重了些……最后眼光落到桌面上，心想：“酒壶酒杯，盘子大碗倒是可利用之物。对！这两个小子喝得正快活，我就飞起个酒壶先照他脑门子砸上一家

伙！这头一壶先敬那个什么鬼罗汉，谁叫他抢我的宝剑……”

秃子正要飞壶砸人，忽见黑蝙蝠霍地将头一侧，接着听见“铮”地一响，一把明晃晃的小刀子插到他身后的杠子上，刀柄乱颤。

黑蝙蝠看了玉面罗汉一眼，微微一笑，玉面罗汉也报以一笑，两个都不理不睬，依旧喝酒。秃子急扭头看，见厅侧面一扇窗子突然绽开，破碎的窗棂哗啦啦坠地，一个人跃进屋内，直蹿向自己这一边。秃子定睛细看，这不速之客竟是傍晚时分小茅屋的驼背老婆婆！她早改了那副老态龙钟模样，倒像个手脚敏捷的壮汉。听得身旁朱太公喝一声：“当心！”接着就见黑蝙蝠从台上展开两臂倏忽飞来，正落在驼背婆婆和朱太公之间。秃子猛省：

“怪不得他叫‘蝙蝠’！”

黑蝙蝠拦住驼背婆婆，嬉皮笑脸地说：“我当是你只开黑店，原来还兼打家幼舍！你怎么抢到我头上来啦？我说有珍珠宝贝，你当是真有哇？”

那婆婆不理睬他的调侃，手一翻，亮光闪处，刀锋已抵黑报咽喉。秃子见黑蝙蝠已来不及闪躲，脑里一转：“他完了！”

万没料到那把小刀子忽然凝止不动，黑蝙蝠竟像恶狗叼住讨饭棍端一般，牢牢咬住刀锋，那驼背婆婆反而仰面跌出，也不知胸上吃他一拳，还是膛上挨他一脚。

黑蝙蝠取下叼着的小刀子，在手中旋转着说：“你这婆子好狠毒，这刀子还你。我不像你这般霸道。刺你哪里，由你自择：脖子上，还是心口？”

那驼背婆婆不知被打得重了还是一时惊住，只恐惧地看着对手。黑蝙蝠冷笑说：“你既不说，我就替你择了！”

秃子见他目露凶光，手已扬起，暗叫一声：“不好！”一指桌上酒壶，默念：“给我打他拿刀的手！”

黑蝙蝠刀子刚刚举起，忽觉腕上一震，刀子坠地，“当”一声又落下个酒壶。他扼住伤腕，扭头去望台上玉面罗汉的，似乎在问：“是你不让我杀这婆子？”

看见玉面罗汉也满脸惊愕，黑蝙蝠一时不解：是啊，他叫一声就是，何必下这狠手？可是他们桌上酒壶已经不见，看腕上伤处，又分明是他那个方向打来的！

玉面罗汉摇摇头，意思说不是他。他看不出哪里打去的，自然只好摇头。不但是霍天亮，连坐在秃子旁边的萧菱和朱太公、谢五，也弄不清是哪里打来的，只顾东张西望。

驼背婆婆早趁这混乱爬起，一伸手又从身上掏出把刀子来，依旧扑向朱太公，要割断他身上绍索。黑蝙蝠惊魂甫定，一脚飞起将驼背婆婆踢倒，足尖顺势挑起地刀子抓在手里，二次扬臂。秃子知他厉害，一时急了，用手指着一块石锁默念：“给我砸这小子的腿！”

黑蝙蝠刀未掷出，察觉有个东西朝他飞来，闪身跳开。萧菱一惊：“朱太公要遭殃！”没料到那飞来的物件拐了个弯儿，依旧砸在黑蝙蝠身上，只听他惨叫一声，抱着一条腿，满地打起滚儿来。

大厅里几人看清落在地上的是足有二十几斤的石锁，尽皆变色。

这事太古怪！一则不见人影，再则纵然有人会隐身，怎能有这样力气，把这东西掷一个小石子儿一般掷得横飞出数丈开外？玉面罗汉早一个纵跳到了黑蝙蝠身边，一手挺着青龙剑护住体侧，一手搀起他兄长。

黑蝙蝠叫声不绝，不许霍天亮碰他，自己又挣扎不起，如伤蛇一般只管在地上扭动。驼背婆婆地上爬起，一瘸一拐地又持短刀奔朱太公去割绳索。

玉面罗汉料已被强手包围，又急又怒，挺剑上去，要将这老婆婆先行刺死，好应付扔石锁的劲敌。

秃子见他持着自己宝剑本来冒火，哪里容他逞凶？一指台顶桌上一只海碗：“砍这小子拿剑的胳膊！”因为生气，这一声竟喊出来了。

和这喊叫声几乎同时，“克嚓”一响，又听“哇呀！”“啜啾啾！”“叭！”——玉面罗汉一声怪叫，宝剑坠地，一只青花瓷碗落下摔作两半。

秃子将身子一滚，伸臂够到青龙剑剑柄，一把抓起，在自己腿上一挑，缚在上面的革索齐齐断了。秃子跳起，宝剑一个“拨草寻蛇”，挥向玉面罗汉。玉面罗汉吃那一碗，右臂骨头已断，正疼得两眼发黑，玉面罗汉早变作金面罗汉，见宝剑挥来，将身一跃。这一跃虽躲过剑去，却将伤臂扭了一下，落地时两腿一软，坐在地上动弹不得。

秃子倒不去伤他，转身蹿到萧姐姐那里，用剑尖挑断革索。萧菱站起，活动一下手脚，从秃子手中夺了剑，直奔地上一躺一坐那两个家伙，嘴里说：“我叫你们帮着吴骥！”手上剑就直刺过去。此时朱太公、谢五已被驼背婆婆去了革索。太公见萧菱夺剑在手，知她要伤人，早抢上去说：

“公子且慢！”

萧菱一怔。太公赔笑说：“这两个好歹也算是老拙的客人，公子在这里将他们打发了，老拙脸上有些不好看。就暂且留下他们性命，公子看可使得？”

这句“老拙的客人”是老头儿几次拿来保护萧菱的话语，萧菱听了动心，立即将剑交到秃子手里，向朱太公施礼说：

“适才间误将前辈当作坏人，多有得罪，前辈宽宥！”

她想起对这个一直暗中保护自己的老人打也打了，骂也骂了，家当也砸了，心中十分过意不去，知道绝非这几句客套话抵偿得了的。朱太公却哈哈一笑，去台上取来萧菱宝剑，插入鞘内，双手捧给萧菱，萧菱恭恭敬敬接了。

朱太公又向那位驼背婆婆作揖打恭，口里说：“多谢芳邻仗义相救！”

那老婆婆竟两眼一翻说：“谢倒不消你谢，只是这黑瘦的小子捣我一拳，踢我一脚，那白胖的小子刺我一剑，两笔帐我须讨还！”说着，衣襟一翻，掏出把刀子来，先奔玉面罗汉。

秃子听着心中好笑：“踢你一脚，我亲见了，打你一拳，谅也不假，但白脸罗汉那一剑明明被我挡驾了，怎么也要讨还？”又觉奇怪：“她身上怎么带着这许多刀子？”

只见朱太公急忙拦住，又一揖说：“芳邻休恼！不是朱某打芳邻高兴，那位葛爷腿上像是伤得不轻，此时给他一拳一脚，怕是要出事，至于刺这位霍爷一剑，更使不得。老英雄前来搭救，朱某感恩不尽，不过这二位的性命却伤不得！他们偶然在这里碰上对头，在我庄上动了刀枪，固然是他们不对，总还是受人差遣，身不由己。虽伤我几个庄客，到底手下留情，都伤在腿上的，料也无妨。如今我那两位客人已宽宏大量，饶过他们，望芳邻也能忍下委屈……”

驼背婆婆不待完，恶声恶气说：“朱太公既如此说，我们外人也不便在宝庄妄为了，就此告辞！”说完，转身就走。

朱太公吩咐走进来的庄客：“送老奶奶！”

那驼背婆婆说：“不敢劳动！”愤愤然出了四海厅大门。

萧菱看出他们似只是邻里关系，心中不免纳闷：“适才树林之中，他们怎么那样亲密呢？”

朱太公又命庄客去取药物，就大厅里亲手与黑蝙蝠、玉面罗汉两个敷药包扎，然后吩咐庄客将他们扶下去，好生照料。

玉面罗汉躬身谢朱太公救命之恩，黑蝙蝠虽然躺在担架中，面色焦黄，也露出感激神色。秃子心说：这老爷子倒会八面讨好儿，谁也不得罪！

朱太公将一切安排停当，才对烛下仔细验看宝剑的萧菱、秃子说：“这里不是讲话的处所，就请二位贵客来我房间叙叙如何？”

萧菱点头。秃子一心想回到温暖、舒适的房间里睡大觉，见姐姐应允，只好勉强跟着，及至走进先时朱太公迎见他们的那间正房，见里面热气腾腾摆了满桌子的好酒好菜，精神顿时一振，心想我们已成了并肩与坏蛋厮杀的好朋友，这桌酒席必是不收钱的了！

朱太公与客人分宾主坐下，谢五上来斟酒。三人刚说了几句话。里间房中走出一位白发老媪，正是那个驼背婆婆。朱太公笑对萧菱二人说：

“这是老汉的糟糠之妻，名叫齐三姐，今晚也留下来陪二位贵客饮酒。你们叫她‘三姐’就是！”

萧菱、秃子都觉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老婆婆笑道：“我与二位贵客早已见过，只不知姑娘剑法精绝，这小兄弟还是位异人，多有怠慢了！老东西适才要演戏，我只好奉陪，自然不是演给你们看的。不过适才我在林中向姑娘飞刀是假，在厅里要杀那两个朝廷鹰犬却是真，老东西不加阻拦，我绝

不饶他们！”

大家重新入座，朱太公笑呵呵说：“我同谢五从大厅出来，原是约好林中石碑处与三姐会面，商议如何对付葛、霍两个。见姑娘暗中跟随，知道姑娘中了那葛森诡计。三姐掷刀，我们追赶，却是怕小兄弟独自留在大厅有什么闪失。却不晓小兄弟身怀绝技，倒是老汉走眼，多此一举，徒然贻笑大方了！”

萧菱想起悄悄跟踪朱太公、谢五那一幕，不由颊上泛红。秃子听到“异人”、“绝技”之语，想起是飞碗打那个白脸罗汉时，心里一时冒火，露了形迹，便说：“我也没什么‘绝技’，‘猴儿戴胡子，就这么一出’！”

朱太公笑道：“小兄弟谦逊了！有道是‘真人不露相’，老汉三个的性命，也多亏了小兄弟搭救。”

秃子说：“不是我跟萧姐姐来庄上，也不会给朱爷爷惹出这场麻烦。要说‘绝技’，我可真再没别的了，要是骗你们，我是个大王八！”

萧菱听他前一句话，以为十分得体，暗暗赞扬；听了后一句，又觉太不像话。朱太公、齐三姐和谢五却都哈哈大笑起来。朱太公说：

“小兄弟可爱！就为小兄弟赤子之心干了这杯！”秃子站起来说：“不敢不敢！”大家一齐喝干了酒。

谢五说：“小兄弟兵刃实在厉害，轻轻一削，就削断我钢叉了！”

秃子叹口气说：“宝剑虽好，人不济。让我跟你对打，怕是你三叉两叉，就把我叉几个透明的窟窿了！”

谢五摇头：“我却不信！”

秃子说：“不信你问我师父姐姐！”萧菱也听惯了，随口说：“确是如此！”朱太公一旁问：“听小兄弟话，他倒是小姐高徒了？”

萧菱一时红了脸：“是他讨嫌，总是混叫！我这几招儿，怎么能收徒？”

朱太公摇头：“不是老汉奉承，姑娘剑法是得峨嵋真传的，没有十数年功夫，决练不到这样火候。以姑娘年纪，竟臻如此境界，实在出乎老汉意料！”

萧菱低下头说：“不过十个回合，就敌不住那个玉面罗汉，全辜负了我师父她老人家多年心血……”

朱太公说：“看来姑娘并不知道那霍天亮是什么人。他父亲是个富商，因多年受一个仇人纠缠，为身边有个长久的可靠卫士，自霍天亮六岁起就重金给他聘了武林名手教他武艺。也不知哪个怪人给他们出的主意，他们聘一位名武师，将他功夫榨尽了就另请一位别门派的高手来传授，只要尽心，似乎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偏这孩子资质又极好，天生神力，酷爱武艺，他将各家长处悉数学去，又融会贯通，自成体系，成了个极难对付的武林强手，到十六七岁就在两浙路带混出了‘玉面罗汉’的名声，东南几路的英雄闻了他的名字都肃然起敬。我那时远在千里之外，也听说了他击败‘两浙刀王’的始末。他父亲的仇家也早闻风丧胆，不知避匿到何方去了。他虽继承父业在临安经营着一家珠宝店，却将事业统托付给一个表亲，自己仍将精力集中在武学上，较往昔更有长进。”

萧菱忍不住问：“那个葛森呢？”

朱太公道：“黑蝙蝠葛森是他结义哥哥，功夫又在他之上。据传正是比武败在葛森手里，霍天亮才因钦佩而生敬爱，与他

结拜的。你看葛森似是个随随便便，万事都无所谓吧？其实此人极是争强好胜，倘不能压倒对手，便死也不肯罢休。他是前兵部尚书的过继之子，自幼不服管教，浪荡在外，结交的统是武林朋友。十二三岁因比武败在一个人手里，他不服气，竟抛开了在家的锦绣日子，离了京城去远方投师学艺。这小子流落在他乡，弄得叫化子一般，后来转去五台山，在那里苦学，八年不肯离山门一步。回到京城，葛森找到当年那敌手，见他不过是个草包饭桶，一笑置之。他依旧同武林朋友混在一起，只是一日动了‘玩一玩’的兴头，跑去考武状元，连闯三关，将那些应试的武举子打了个落花流水。尽管他后来当上御前侍卫，也还是个不服管束，遇事就‘玩一玩’的家伙。姑娘败在平面罗汉为中，我被黑蝙蝠擒住。姑娘面有愧色，老汉却自甘堕落，并不以为耻！”

朱太公说毕，哈哈大笑。萧菱也笑了，说道：

“还是前辈豁达！”

齐三姐道：“豁达也罢，脸皮厚也罢，这两个威震武林的好手却都栽在这里，被令徒整治得狼狈。如今一个是断腿蝙蝠，一个是折臂罗汉！”

大家又笑。朱太公笑过之后正色说：

“不过断了腿的蝙蝠依旧会飞，折了臂的罗汉也还是罗汉。这两个终归是朝廷鹰犬之属，今后不免为害江湖。我又何尝不想除了他们？一则他们在我这里确也是手下留情，——我已察看了受伤的庄客，伤得都不重，我确也不忍除去他们。再则这两个江湖上名声太大，让他们死在这里，我这朱家寨就过于显眼了。这一条倒是更为要紧，倘或官府闻得风声追查下来，须坏了我们大事！”

萧菱望了朱太公一眼，一双秀目中显露疑惑神色。朱太公斜望了齐三姐一眼，含笑对萧菱说道：

“姑娘不知什么‘大事’，这不足怪。除了我们自己人，迄今还没有哪个知道这朱家寨是什么所在。姑娘和小兄弟并不是外人，也不必向你们隐瞒。我们的大事，却是准备粮草兵器，训练武士，专和皇帝老儿作对的。”

萧菱吃了一惊，偷眼看驼背婆婆。婆婆正微笑地瞧着她，见她投过目光，向她连连点头。萧菱嚅嚅着：“这岂不是……岂不是……”

朱太公微笑：“姑娘想说：岂不是谋反作乱？事情逼到头上，也就不得不为了。老汉前日就获消息，知道姑娘在临安杀了宰相府里要人，因此今日见到姑娘带着这小兄弟来，心中先猜出六七分。我们杀的是皇上的人，姑娘杀的是皇上心腹的人，这事相去也就不甚远了——老汉是个粗人，或者说得不当，姑娘休怪！”

齐三姐一旁忍不住插嘴：“老东西既知‘不当’，就不该混说！萧姑娘是因自己父母兄弟被人无故冤杀，这才杀了仇人，并不是因仇人是秦桧的心腹才杀的。你杀皇上的人却意在反对皇上，怎么会相去不远？根本就是两回事嘛！”

老婆婆是看萧姑娘吓得可怜，认真动了气。朱太公却一时犯倔，并不让步：

“难道我就是无缘无故去反皇上？还不是因为他杀了我无数亲人！”

这“亲人”原是明教弟兄间相称，朱太公忽然想到萧菱并不懂，这才一笑，缓了口气转向萧菱：

“当今皇上昏庸，把好端端的山河拱手送与金人。人们

只骂秦桧宰相是个奸臣，一味投降，却不晓多少重臣在皇上面前说不能降金皇上不听，却偏听秦桧的！到底皇上说了算，还是秦桧说了算呢？我一个义弟拉了一支队伍助官军抗金，皇上反倒说他是‘谋反’，降旨派军去剿，是什么道理？宣州大旱，百姓饿得难耐，分了大户粮食，也叫做‘谋反’，竟捉了一千余人，一夜间都砍了头，这让百姓如何不反？我郑阳贤弟树起义旗，在宣州轰轰烈烈干将起来，姑娘或有耳闻……”

秃子一旁说：“是不是叫‘郑魔王’的？”

朱太公说：“正是他！难为小兄弟也知道。”

秃子高兴，说道：“是我在临安讨饭时，听我一个叫化子兄弟说的。他讲那个郑魔王杀人不眨眼，对我们穷苦朋友却极好的。”

朱太公叹息说：“那‘杀人不眨眼’不过是官府里散播出的流言罢了！我这个义弟与我极相知，他的性情原是最平和不过的，他的事，我等等再讲与你们听。他起来之后，宣州各地响应，声势大振，只打得官军望风而逃。可惜一支义军中有个将领叛乱，将这支义军毁了，我郑贤弟孤掌难鸣，兼之新任知州十分狡诈阴险，派了许多奸细混到我义弟军中劝降。我义弟上了一个已暗降了官府的两个头目的当，率军轻进，被埋伏的官军杀了个措手不及。虽经他死战脱险，带出的却仅一支小小队伍，只好暂时偃旗息鼓……”

听到朱太公说自己也属“谋反作乱”，萧菱立即想到那个御前侍卫口口声声称她“朝廷要犯”，看来确乎如此。“也不知我这个好人家的女儿，怎地就变成了谋反之人……”这样一想，萧菱怅然若失。及至朱太公讲到这里，萧菱似又明白了些

什么。她从幼小时起，就随师父山上学艺，几乎与世隔绝。她心里最大的大事便是杀吴骥报血海深仇。到临安和秃子、彭元结识，知道世上还有这样一些受苦受难的孩子，听朱爷爷一番话知道还有比她私仇更大的仇恨……

朱太公说：“我们什么‘大事’不愿官府知道，姑娘此刻大约也猜出几分了。我这朱家寨原就是为义军筹集军粮，准备人力的。宣州义军同各地义军联络，也由老汉从中主持。我这里向几个州派出了眼线，官府动向不时有人报来。姑娘在临安的壮举我们坐在家就能知晓，也就不足为奇了。”

几个人饮酒畅叙，秃子也不时插嘴，惹得众人哄笑。萧菱觉出来爷爷和齐三姐确实将他们当作自己人看待，那些机密的事并不向她隐瞒，且又有一种亲人的温暖，不一时就感到如同在自己师父面前一样。

齐三姐对两个孩子也喜爱得很，到了酒宴临近结束，“萧姑娘”变作了“菱儿”，“小兄弟”也变成了“秃子”、“秃儿”。

看看已交子时，朱太公、齐三姐亲自送两个孩子回房安歇。秃子进到里间将自己床铺收拾了，却不肯躺下睡觉，凑到他师父姐姐屋里，同她讲今晚的事，还同她论说黑蝙蝠和玉面罗汉究竟哪个武功更高些。闲说了一通，萧菱说：

“那个谢五叔讲了他家乡百姓谋反的事之后，朱爷爷说的一番话，似是想要我们留下来，助他完成大事……”

秃子说：“我怎么没听见？”

萧菱嗤地一笑：“你只顾低头猛吃了，怎么听得见？也没见过你这样贪嘴的孩子，一个晚上连吃了两顿，居然还吃得下！”

秃子涎着脸说：“一顿比一顿好，自然吃得下。不信你拿来更好的，我吃给你看！”

萧菱说：“爷爷说得含糊，或者你听到了，听不出他意思。”怔了一会儿，又道：“他干的原是件大事。我报仇的事已了，正想做些铲除人间不平的事。正如朱爷爷所说，要讲行侠仗义铲除人间不平，还有哪件能同这一件相比？拯救万民于水火，也确非救一两个人能够相比的。只是师父还不知我死活，空在家里悬念，总要先去见见老人家。再说我要干些什么，也该先禀明师父。”

秃子说：“我听姐姐的，姐姐干什么，我就跟着干什么！”

秃子刚刚说到这里，听得窗外一个苍老的声音咳嗽一声，接着低声问道：

“菱姑娘还没睡下么？”

萧菱立即答应：“还没睡，三奶奶快请进来！”心里想着：我们的话，也不知这奶奶听去了没有……

萧菱、秃子迎到堂屋，齐三姐已然弓着背推门走了进来。她鬼鬼祟祟朝外看看，将门关好，并不在堂屋停留，径直走进萧菱住的内间。秃子见她手上托着个包袱，一时想起“走时还有盘缠相送”的话儿来。及至老奶奶灯下将包袱打开，见不过花花绿绿一叠衣裳，上面摆着双绣花鞋儿。秃子心想：

“这些玩意儿姐姐却并不喜欢，送也可，不送也可！”

齐三姐笑对萧菱说：“我自见了你，就看的男子装束，好端端一女孩儿家，白糟踏了！明日你们就要走了，我还没见过你本来面目呢。这里一套衣服，你此刻就换上，让我瞧瞧你穿上女孩儿衣服什么模样儿，可使得？”

萧菱一笑，并不推却，点了点头，接过衣服。齐三姐欢喜，用手一推秃子肩头说：

“这里没你们男子汉的事，你给我外屋呆着去！”

秃子听说自己是“男子汉”，高高兴兴出去了。只听得里屋衣裳窸窣窸窣，夹杂着低声笑语。过了足有一顿饭功夫，才听见萧菱说：

“秃子你进来吧，看看姐姐好看不！”

她是怕秃子独被轰出去遭冷落，有委屈情绪，所以急唤他进来，至于“看姐姐好看不”却是为讨那显出几分乖僻的老婆婆欢喜。她原本一直女孩儿装束，秃子早看得惯了。

秃子小心地走进去，见地上一个袅袅亭亭、艳光照人的萧姐姐，也觉几分意外。萧菱先前虽女孩儿装束，却多是青、白二色衣衫，从未着过这桃色且又绣着许多花朵的薄纱衣裳。秃子怔了怔，随即又想：“这老奶奶子好没道理！我穿着棉衣还觉脊梁骨上冒凉气，姐姐穿得这样单薄，不是要冻坏？”转身拿起火筷，去拨旺炭火盆。

他拨火时觉得背后些许声息也无，心中纳闷。回过头去看，见萧姐姐站在那里愕然望着老婆婆，那老婆婆坐在床上直勾勾盯着她，眼中泪水如同一颗颗珠子，滴滴答答滚落下来。

秃子一时怔住。那老婆婆却眼泪越流越多，终至双手掩面，号啕大哭起来。

萧菱和秃子都茫然不知所措。萧菱低声问了一句：“三奶奶您怎么了？”回答她的也只是痛哭声。

两人先还呆呆地看着，待到这白发婆婆哭到伤心处，萧菱上去拉住她一只手，忽然悲从心起，也哭起来。秃子见老婆婆哭，心中原就难受，姐姐一哭，他又多了一份缘由，咧开大嘴巴就哭，眼泪一串一串，尽管往下落。萧菱是嚤嚤而泣，秃子却“哇哇”地大放悲声。

那齐三姐被他们搅得清醒过来，止了啼哭，破涕为笑说：

“这是怎么话儿说的！我触动心事，一时难受，你们这是跟着凑什么热闹儿呢？”

说着，站起身来，上前抱住秃子肩头，替他拭泪，又把萧菱脱下的袍子替她披好，扶她坐下，嘴里念叨：

“可别冻着！都怪我老婆子不好，半夜三更的跑到客人这里胡闹……”

第三十二回

官府奴婢枉称心上肉

热锅蚂蚁徒叹腹中空

萧菱抹了一把眼泪说：“奶奶有什么心事，说出来，心里或许就痛快些。”

齐三姐道：“也没什么。我适才席上见你眉眼有些像我外孙女芷儿，越看越觉得像。你说今年十七岁，我芷儿今年恰好也该这般大小了，心想你穿上女孩儿衣服或者更像她，因此取来她母亲生前喜爱的服饰让你试穿。本来不过一时好奇，不想你一穿上就如同芷儿又回到我身边一样，一时之间就胡闹起来……”说着，眼泪又在眶中闪亮。

萧菱说：“莫非奶奶的外孙女儿……”

齐三姐勉强一笑说：“芷儿倒也不曾死。不过这孩子命苦，刚刚出生，亲娘就死了，她那个混帐爹爹自去娶妻生子，对芷儿全然不管不顾。我带自己一群儿女早带得厌了，并不想再弄个猫儿崽子般小娃娃喂养，但事出无奈，看在过世的女儿份上，只好硬着头皮抚养她。

“也是前世的冤孽，养了不久，这孩子就成了我的心头肉。我养过七子二女，却没哪个能如此牵动我爱怜之心。我把一切都弃置脑后，专心照料我这芷儿。偏就有狠心的贼在我心上动刀，割去我心头肉！

“芷儿六岁那年，在自家门口玩耍，竟然就无影无踪了！”

她极聪明伶俐，断无自己走失的道理，也不知是仇人寻隙，还是人贩子贪心。那时我这个老头子还没有继承他大伯父这个朱家寨，我们住在歙县城里。他正同着郑阳、乔大祥那两个小子在外头干着贩私盐的勾当，并不在家中。我独自一个毫无主张，疯了一般在城中大街小巷地乱跑，跑了三五日，芷儿就如石沉大海。我的一头黑发就在这几日里都愁成白的。

“那老东西回来后虽也四下里寻找，又有郑阳和齐大祥这两个结拜兄弟帮着，到底也没寻出个下落来，猜想是已被仇人杀死、丢进河里，或者是被人贩子携去外乡了。我虽悲苦难言，想到芷儿多半已尸骨无存，也就渐渐灰了再寻找她的心。

“谁知去年春天我们在歙城的人带回个消息说，城里有人传言，道是知州府里买了个丫头，只因两眉正中有颗小小的红痣，竟花费了八两银子。我听了心动。我们芷儿自生下来两眉间就有一颗红痣。莫非那个丫头就是我那芷儿？”

秃子听到这里忍不住问：“到底是不是呢？”

齐三姐道：“我那时恨不能插上翅膀，飞到州城里去看个明白。偏那老东西阻拦，说眼下正当紧要关头，大事尚且应接不暇，哪里顾得上这传言的事上？且先让城里的眼线顺便留神这事，待有些可靠的消息再说。我一气独自进了州城，到达当晚就潜入州官府第中，专寻他们新买的丫头，寻了两个，居然被我寻到！”

萧菱问道：“确是那个芷儿？”

齐三姐道：“自然是她！”

秃子也问道：“她还认识奶奶吗？”

齐三姐说：“怎么不认识！我是她亲外婆，自幼把她抱大，她会不认识我？”

秃子说：“奶奶刚才说她六岁就丢了……”

萧菱说：“听奶奶讲吧！”

齐三姐瞪着秃子说：“我那外孙女儿何等聪明伶俐！慢说已经六岁，就是一岁时丢的，我已抱了她三百六十日了，会认不出我？我把她拦在一条廊里，她看我一眼就哭了，扑进我怀里叫外婆！她虽已长成个大姑娘，眉眼嘴巴依旧是儿时模样儿，就连哭声也依旧黄莺儿一般清脆婉啾！”

“我真想立即携她逃出府门，只是宅中防范甚严，我那芷儿已然长得比我还高，我也无力背她翻房越脊。回到庄上，我即刻派了两人带着一千两银子去州城，让他们假充临安官宦人家奴仆，说是主人查得了六岁时丢失的女儿下落，命他们前去赎回。谁知这两人灰溜溜回来，说是知州府管家言道，他府里上下二十几个丫环，并无一个是临安人氏，至于新近买来的那个丫头，已深得太夫人钟爱，太夫人离了她，便饭食也难咽下，别说一千两银子，就是一万两也休想买去！我听说这话气了个半死。拿了我心头肉去当奴婢，还放什么‘钟爱’的狗屁！我自家外孙女儿，用得着她来‘钟爱’吗？狗官家的老帮子吃下吃不下饭，干我的屁事！我们自己骨肉自该赎回，哪里又出来个混帐的‘买’字！”

萧菱、秃子也气了，齐叫：“真真地岂有此理！”

齐三姐指指窗外，又指指自己耳朵，意思是留神别人听见，接着压低了声音，继续说：

“我一怒之下带上我飞刀袋子二进州城，刚离庄不远就被那老东西追上，他急得跌脚，说我要坏了他大事。我看那老东西急成那般模样，有些可怜他了，心想那个知州姜文成原是个武官，又有旁门左道之术在身，老东西怕我吃亏，也是好心。

休说我遭他擒获，便是被那狗官看出面目，也必然会被寻踪至朱家寨，坏了义军正事——皆因我形体过于显眼，州府耳目众多，难免不惹出麻烦。

“我也无法，只好同他一道折回。到家后想来想去忍不住，又瞒着老头子，悄悄安排了两位武艺好的兄弟去干这桩事。两位兄弟泥牛入海，这一去再无消息。丢了两个人老东西焉能不知？为此大动肝火。我情知理屈，并不敢争执，心中既觉对不起两位兄弟，也日夜担心，不知官府什么时候寻上门来。直到上月方才探出消息，这两人都被美文成狗贼捉了，也未曾送官，就在他宅里活活打死。也是这两位兄弟把‘义’字看得重要，百般拷打，终也不肯透露是何人指使。老东西又大发雷霆，并不想想我也心中难过。如今虽然事情平息，我那芷儿却仍在火坑里受煎熬。我再也无计救她了，真不知她这苦还要受到几时……”

说到这里，齐三姐又老泪纵横。

萧菱执了齐三姐的手说道：“奶奶不要难过。奶奶见到她不过一年光景，料她也不会出什么事。我们西去，正要经过那里，好歹去州官府里一趟，把芷儿姐姐救出来！”

齐三姐吃了一惊，急站起来说：“不要胡闹！那姜文成自我们两个兄弟去劫人之后，戒备更严，你们去那里岂不白送性命！我今夜只是来看看你，一时忘情，竟把这事前因后果也讲了，不想引出这样荒唐念头来！你和我芷儿一般大小，我怎能为自己孩儿得救，将人家孩儿送进火里？我那老头子知道我今晚来这里胡闹就不会同我善罢甘休，倘或你再去闯知州府，他不杀了我才怪！”

秃子摩拳擦掌说：“还有我呢！萧姐姐救人，哪个胆敢阻

拦，我就飞大块石头砸他，保准把你外孙女儿救出来！我们平平安安把人送回来，老爷爷自然不会怪你了。”

齐三姐说：“你不知道，那个州官也会飞石打人的！他和义军对阵时披发仗剑，只将一柄桃木剑挥上几挥，便天昏地暗，飞沙走石，里边夹杂着许多毒蛇猛兽伤人，义军也不知吃过他多少苦头……”

秃子说：“他在明处，我们在暗处，我先飞起一块石头把他脑袋砸碎，他也就没办法再挥什么桃木剑了！”

萧菱说：“休说他木剑，就是金剑、银剑，我看削得断不！”

齐三姐叫苦不迭。她原不过念叨念叨，以排解胸中思念孩儿的郁闷，不想这两个娃娃既重义气又不知天高地厚，竟一齐跃跃欲试。说对手不堪一击，无异于赞同他们前去；说对手强锋不可撄，又颇近激将之法。齐三姐也不知怎么阻止才好，终于急得使劲拍着大腿说：

“我就是不准你们去！你们谁去我跟谁拼命！”

萧菱忍不住笑，说道：“奶奶不要着急，既如此我们不去就是了。在歙县原也没有什么事情要办，我们就想抄近路回去了，连州城也不进，奶奶自可以放心！”

齐三姐却不放心，说道：“那我就陪你们一起走过州城！”

萧菱笑道：“说不去就不去，不须奶奶送。倘我们这话不算数儿，我们过了州城，不会再折回来？难道奶奶还会直送我们到益州不成？”

齐三姐又要留下他们住，萧菱只说是怕师父着急，不然一定就在这里住下去，陪着三奶奶。

两人又劝慰了齐三姐一番。齐三姐临别时说：“我今夜就

回我那里去，为避外人耳目，明日就不来送你们了。”走出门去仍不放心，又回来叮嘱一番，说听话的孩子绝不可违拗长辈的教训，两人笑着应允了。

齐三姐走后，秃子问萧菱：“姐姐真不想去救那孩子了？”

萧菱说：“什么‘孩子’，没听说跟我一样大？”

秃子说：“不管大小，我们到底去不去救她？”

萧菱溜出去看了看，关上房门说：“自然要去。不过你须盘算好：倘被人家捉了，用鞭子蘸了凉水抽打拷问，你能不能不说出朱家寨来？”

秃子说：“我反正是挨打比谁都多，也惯了，肉皮子也磨得粗了，不比姐姐细皮嫩肉。姐姐倒须事先盘算好：到底长了这么大，挨过几次打，知道挨打是什么滋味！”

萧菱嘻嘻笑起来：“贫嘴贫舌！”又说：“你吃打不招供，我倒也信，不过你还须想想，倘若他们将我也绑到你面前，手里拿着小刀子对你言道：‘你这小贼不说，我就把你姐姐耳朵割下一只来！’说着‘嚓’地一刀割下：‘你这小贼还不说？不说我割下第二只来’！‘嚓’，又割下一只。那时你说是说不说？”

秃子骇然变色，叫道：“你别吓我！”

怔怔地想了一会儿，秃子这才笑起来：“姐姐也忒小看了自己。咱们就那么没用，双双吃人家捉了？就算捉了，偏他就想得出这刁钻古怪的主意，要割姐姐的耳朵？”

萧菱正色说：“官府里的人原都是歹毒的，三奶奶又一再指明姓姜的州官心狠手辣，可见他辣得紧了，我们自不能往好里想他。”心里又想：“看我秃子兄弟这光景，此一去真关系

着朱爷爷三奶奶性命，还有他们念念不忘的‘大事’，我可不能再像过去那样鲁莽行事了……”

次日两人都睡到天光大亮。吃过早饭，萧菱和秃子辞别朱太公和谢五等上路。太公直将他们送出庄外。分手时朱太公以白银五十两相赠，萧菱固辞不受。太公是个豪爽之人，也就不再勉强。

走出一段，两人再回首望朱家寨，晨曦之中，高处一片松竹青翠，掩映着两段白墙而已。在这里虽只度了纷扰的一夜，离开时两人心头却都索绕着丝丝留恋之情。

一路无话。行到第二日傍晚，姐弟两个来到歙县城内，寻了个僻静的客店住下。萧菱还是书生打扮，因已知自己不难被识破，路上十分小心，到得城内，更是事事谨慎，索性晚饭也不去街上吃，让秃子街上买些熟肉烧饼之类回来，两个就房间内吃了。饭后萧菱同秃子商议如何去知州府探宅的事。萧菱说道：

“也不知那姓姜的究竟会弄些什么妖法，三奶奶派的那两个如何被捉住的。我们对他武艺、法术一无所知，冒冒失失了，岂不要吃亏？”

秃子说：“这个我却知道一些。我小元哥哥一件一件试教过的，可惜我笨，没有学会。那东西也和姐姐教我的剑术一样，有几种基本的招数，倘都熟练使用了，便可融会贯通，生出无穷的变化来。这些玩意儿姐姐又不是没见过，我小元哥哥就用过不少嘛，还有那个‘活神仙’……”

萧菱笑着接上：“还有个秃子大王，连石锁都飞得起来。”

秃子说：“这个不假，可惜就这么一招儿。虽说‘一招儿鲜，吃遍天’，遇着那‘三招儿鲜’、‘五招儿鲜’的，怕就

‘吃’不开了！”

萧菱说：“你小元哥哥说过，你的青龙剑，原就含着异术，可惜没说出怎么才能把异术施展出来。”

秃子叹口气说：“要施展出来，须会口诀的；这口诀又只有那个‘活神仙’知道。早知有今日的用处，我们逃离时就该将那个‘活神仙’擒住，带出临安来，用酒骗他——说出。”

两人商定了翌日去探宅，秃子自回他的小房间里睡觉。

自没了剑匣，他夜里依旧将青龙古剑放在自己枕下。这夜脱去衣裳钻进被窝，想着适才萧姐姐的话，黑暗中情不自禁地伸手去抚摸宝剑，摸到剑柄，忽地又想到前夜酒席上事。朱太公索了两人剑观看，看到青龙剑，在手里把玩，点头赞叹，看那剑柄上宝石时，不知何故用指头在柄上弹弹，又“咦”了一声，脸上现出诧异神色。不记得当时谁说了句笑话，引得朱爷爷哈哈大笑，竟将这事岔开了。难道这剑柄上有什么奇异处？

想到这里，秃子赤条条爬起来，擦燃火绒将蜡烛重新点着，拿起宝剑细看。他也试着弹弹剑柄，并无什么怪异处。弹来弹去，也没弹出个道理来，秃子大觉泄气。他见柄端一颗绿得可爱的大宝石上有个污点，就用手指去擦。没有擦掉，他怒气冲冲骂了一句娘：“定是玉面罗汉那撮鸟碰坏的！”再以手指细摸，似又不是缺损，便用拇指肚儿使劲搓，想把污痕搓掉。不想一撮，那颗绿色大宝石竟有些松动，秃子后悔：“倒是我自己弄坏了！”想索性拿下来，明日重新贴牢。偏他想拿下来时反而拿不下来了。

秃子纳闷，更凑近烛火，才弄清那颗绿色大宝石只能旋动。他再略一旋动，大宝石居然脱落，露出个小洞来。秃子

见小洞里似塞着纸，就顺手拿起案上挑灯芯的铁签子去挑。挑出来的并不是纸，倒像是手帕的一角，扯一下，出来一截儿，里边还有。秃子又扯，越扯越长，结果扯出一条很长的旧丝帛，帛上写满密密麻麻、弯弯曲曲的字。秃子自语：

“这是什么东西？”

他急匆匆穿好衣服，腋下夹着剑，一手里提着绢条子，一手攥着宝石出房去。到了萧菱门前，见缝隙里没了亮光，猜想姐姐已然睡下，便折回房去，又在烛下仔细看了一番，这才二次睡下。

天色还朦胧秃子就起床，看见萧姐姐屋里有灯光，知她已起来练功，连忙进去，把剑柄里的蹊跷向她讲了。萧菱先欣赏那块绿色大宝石，赞道：“好大一颗翡翠，又这样晶莹可爱！”然后展开丝帛看。看了上边墨迹，又反复看那旧绢子，摇头说：

“这上面的确像文字，但不是我们现在用的，我也识不出。你小元哥哥读的书多，他在这里，或者识得。不过这断非什么‘口诀’。你想想看，那口诀不是仙家的奥秘，便是妖魔的符咒，从来代代以口相传，绝不能向外人道及的，焉能随随便便写出来附在柄上？倘这剑落入外人手中或绢子被别个看到，岂不完全泄露出去？宝剑主人既已掌握了秘诀，何苦还留这样一个祸根与自己为难？我师伯也有一柄古剑，剑柄护手中暗夹着一块小小铜牌，两面都镌满古怪文字，记的是那柄剑铸造年代，铸剑匠师的姓名，所用之铁取自何山以及铸剑起因。这条绢上写的，多半也是这类东西了。”

秃子听了，大失所望。他这一夜欢喜得不能成寐，满以为意外地又获宝中之宝，谁知竟是一件废物！剑是谁铸的打什么鸟紧，我要知那铁出自何山又有屁用，难道取了那铁就

会自铸一把？

萧菱见他一脸失望神色，安慰他道：

“虽不会是什么‘口诀’，到底也是个重要物件。你这青龙剑何等锐利坚韧！我这‘秋水’，祖师和师父用过多年，也不知削断多少著名兵刃，碰到你这剑，却些许用处也无了！前日那个玉面罗汉有意同我较力，两剑撞得火花溅出，我提心吊胆，惟恐毁了你剑，后来验看，不是连个小小缺损也无？如今这丝帛又为宝物增色。日后让你小元哥哥看了，你就可知道你这剑的来历，何以这般锋利了！”

一席话说得秃子又高兴起来。

萧菱这番话也并非全无道理，那帛上确有“此剑为先祖师逸阳道人所铸”字样。但是萧菱并不知这古剑一段前缘，全不晓除那一句外，帛上通篇都是施术使用的口诀。

原来这剑一千五百余年前由逸阳道人长徒传给鬼谷子。这位鬼谷先生谨遵先师“务将此剑传与有德之人”的遗训，早留心在门人中选择合适的传人，因无可心的，便一再收徒。虽然所收门徒众多，又有庞涓、孙臆、苏秦、张仪之属，却尽显露了贪图富贵、沽名钓誉的本性，没一个让他中意的。

鬼谷子临终之时慨叹一番，决计只传剑不传术，以免祸世。又恐口诀自此泯灭，辜负逸阳祖师铸此奇剑的一番苦心，便将口诀以帛书写了，秘藏柄中，焚香祝祷，只愿此剑终有一日传至一个有道的门人手中，口诀重显于世。

数百年后，逸阳祖师这一支脉断绝，古剑竟成为古董搜藏家赏玩之物。那柄上的大颗翡翠原是镶嵌得极牢的，几经辗转，逐渐有些松动了。也不知是上天有意开鬼谷先生玩笑，还是吕化这个无赖之徒祖上曾积过德，这秘藏的口诀竟为他所获，将

他变作了一个招摇撞骗的“活神仙”！

既是师父姐姐这样说了，秃子便将帛书依旧塞入剑柄内，将那颗翡翠旋紧，两人出去用早饭。

吃饭时萧菱对秃子兄弟说：“侦看地形一个人足够了，你回去看守我们宝剑。那可是最要紧的，倘或丢失了，我们还能干什么？”

她夜间反复思虑，决计探察州官府第和入府劫人都由自己去做，以防秃子兄弟遭什么不测。

宝剑早藏好了，要“护剑”自然只是借口。秃子一听就叫嚷起来：

“我们昨天说好了的，你怎么又变卦！”

萧菱四下里看看，低声叱责道：“你喊什么！”也没办法，只好带着他，却暗自决定，夜里绝不带他！

两人打听道路，寻找姜文成的府第。萧菱一边不动声色地窥伺，一边想着：“我只道宰相府阔气，原来一个知州的宅子也这般气派……”

只见一条巷子侧面全是砖墙，足有两丈高矮。走过半条街才见门楼，两扇朱门上钉着一排排闪亮的钢钉，台阶下边左右各有一只汉白玉的石狮子。走过正门，仍是一眼望不到顶端的墙。

两人绕到宅后，后门又临一条街了。除两处飞檐入云的高楼和数十株大树，院内东西尽为高墙遮掩。萧菱盘算：也不知那个模样儿颇似我的姑娘此时是否就在这高墙之内，又是在高墙里什么地方……

回到店中后两人悄声计议。秃子说事不宜迟，自然今夜就入府去救人。

萧菱笑道：“你也忒性急了！总该在他大外察看一两日，看这狗官何时去衙门办事，何时返回。倘若侦得他这一夜外出不归，我们就这一夜动手，岂不更便当？”

秃子听她说得有理，也不再争。这天他吃了晚饭就倒头睡了。因为一连三夜不曾好好睡觉，睡得十分香甜，睁开眼时已经日上三竿。

秃子好笑：“姐姐见我乏了，也不来叫我，是想让我给她省下一顿早饭钱呢！”

听听没有动静，秃子又自语：“她自己这几天也没睡好，比我还贪睡得厉害！”爬起来穿好衣服去看，萧菱门上却挂着锁，想她是去买早点了。

他正要去店门外迎迎，却见店里那个白白胖胖的伙计向他走来，笑嘻嘻说：

“你家相公昨夜让我等你醒来时告诉你，他要去他舅舅家一叙。倘若他舅舅要留他住下，他夜里就不回来了，或许还要在那里盘桓几日……”

秃子听着纳闷：萧姐姐这里怎么还有个舅舅？她并没提起过呀！况且在这紧要时候，怎么还要在那里“盘桓几日？”又听那店伙计继续道：“因为你前番惹你家相公的舅舅生气了，你家相公说你万万不可寻到他舅舅家去。倘若你不听话竟自去寻他，他就将你逐出门去，再也不要你了。如他盘桓得日久你等得不耐烦，就去你三奶奶家或者找你一个什么‘小元’哥哥——你是有个叫做‘小元’的哥哥吧？”

秃子听见“万万不可去寻”的话，心里一紧，已经明白了几分，及至听到让他找三奶奶和小元哥哥，他顿时慌乱起来，向那店伙计大叫：

“你昨夜怎么不来告诉我？”

那店伙依旧笑嘻嘻地说：“是你家相公让我今晨告诉你的呀！倘他想叫醒你，何必还要我转告呢？”

秃子又气又急。气的是萧菱独自去姜府救人，不带上他；急的是时至巳牌时分，她仍旧未归，怕是凶多吉少。秃子瞪着那店伙说：

“你把我家公子的房门给打开！”

店伙说：“这个……”

秃子不耐烦：“什么这个那个？快开！”

店伙想想，倒也没嘱咐不许给他开门，于是掏出一大串钥匙将萧菱房门的铜锁打开。

秃子见床上放着包袱，略放心些，回头看看店伙站在门首向里看着，又冒起火来：

“你站在这儿干什么？难道我还会偷我家公子东西吗？”

那店伙说：“不敢，不敢！”笑嘻嘻去了。

秃子见他去远，将门掩上，弯腰下去，伸手摸床板底下系的秋水剑，剑已不在了。他又打开包袱，萧菱这几日穿的两套衣服都在里边，独没了那套夜行服，秃子凉了半截儿。他将门倒掩好，急匆匆朝外走，那白胖的店伙从帐房里迎出，笑嘻嘻问他：

“小哥哪里去？”秃子漫不经心地回答：“找我家公子！”

那店伙说：“这个却使不得！你家相公留下话来，若是出去吃饭，上街买东西，都由小哥。去找他老人家，小的却要拦阻——小的也是受你家相公之托，不得不如此。小哥休怪！”

秃子无心同他纠缠，只说了句：“我正是出去吃饭！”

说着，直走出店去。

也没想到，那个伶牙利齿的店伙竟然跟在他身后，也到了大街之上。秃子无奈，想起自己还没吃早点，也不管肚子饥与不饥，钻进一个饭铺里，胡乱叫了一些吃的，坐在那里吃。那店伙初时站立一旁等他，见他慢吞吞地似是细品滋味，也不晓要吃到几时，索性一旁空凳上坐下来。

秃子气恼，一指桌上东西说：“你干脆跟我一起吃吧！”

那店伙呲牙一乐：“小哥不要客气，我已然吃过了，吃过了！”

秃子出了饭铺，向城中心走，那店伙恭恭敬敬后头跟着。秃子有心揍他一顿，让他知难而退，略一盘算，觉得不妥：我打他轻了，看他这样忠于职守，怕仍旧跟着；打他重了，也没什么道理！

决定不打他，肚里气反倒越来越大。他翻了翻白眼珠儿，恶狠狠问那店伙：

“你拿了我家公子多少钱？”

那店伙倒也实在：“你家大爷十分慷慨，出手便赏了小的一贯！小人在店里虽也时得赏赐，不过三文五文。似这样一次就得千文铜钱，却从未有过的！”

秃子又好气又好笑，问他说：“你姓什么？”

那店伙回答：“小的姓王。小哥叫我‘王小二’就是！”

秃子说：“王小二！”

那店伙躬身应道：“有！”

秃子说：“你好好给我保驾吧，保得好了，我也有赏赐！”

王小二并不怕挖苦，欢欢喜喜答应了一声。秃子心想：这

小子刀枪不入！出来的功夫也不小了，说不定萧姐姐回来了呢！
扭头吩咐王小二：

“打道回府！”

回到店里仍不见萧菱影子，秃子侥幸心理一扫而光，只急得在房间里团团打转。捱到过午，秃子再忍耐不住，站到房门口喊：“王小二！”那王小二一呼即现，朝着秃子一哈腰问：

“小哥有什么吩咐？”

秃子说：“我闷得慌，你陪着我到大街上散散心去！”

王小二心想：这孩子倒省心，看来我也不用老偷偷在帐房里盯着他了……答应一声“是”！跟在秃子后头出店去。

秃子直奔州官府，王小二一步不离地紧随着。那王小二见他既不吃饭，也不买东西，只管直着眼睛朝前奔，心中不免有些发慌，问他说：“小哥该不是到你家相公舅舅家去吧？”

秃子说：“那岂不是让你对不住那一贯钱了？在下斗胆动问一句：我家公子是不是还应了你，说他回来之后，仍要赏你铜钱？”

王小二被他一语道中，怔了一怔，连连点头说：“正是这话，正是这话！你家相公说，如他老人家回来，你并没去他舅舅家惹事，还要赏赐小的一贯呢！”

秃子暗笑，也不再说话。原先还觉身边跟着一个碍手碍脚，此刻反觉心里踏实些。虽说这里并无一人识他，他却总觉到了府门前，姜宅的人会立即指了他说：“这人便是来抢芷儿的秃子，速速将他拿下！”这个王小二跟在身边，倒真像保护着他了！

秃子壮着胆子围绕州官府大墙走了一遭儿，并没见有什么异样处。大门前头依旧未设带刀的护卫，只一个家人模样的老

者坐在门洞避风处晒太阳，脸上一副懒洋洋神情。那朱红大门却掩着，无法向里窥望。他情知打开了也不过迎面一座影壁，却仍旧盼着恰巧有人走出，将门打开。

他也不敢在门前逗留，一步不停地走了过去。绕墙转完一周，怕王小二生疑，故意问他说：

“这是谁家的大院子，这样风光？”

王小二说：“这是知州大人的官邸。州城里再找不出这样好的宅院了！”

秃子不便再看，就是这些，已让他心神稍定：“这里一派和平安宁景象，并没凶险气氛，哪里像昨夜有人入府，发生一场打斗？”

他便和王小二一起向巷子外走。恰在这时，听到背后有人说笑着走来，一个人说：

“……不是正应了‘好事多磨’的话？”

另一个说：“太夫人一忽儿说寿儿是她依靠，死不放手，一忽儿又心疼儿子，害得老爷一忽儿甜一忽儿酸，倒也算得上‘多磨’。昨晚的事不过木剑一举就了事，什么事‘磨’了大人？”

先前那人说：“这个你就知道了，那女贼正是为寿儿来的。原是让我安排吉日酒席的，今晨却吩咐我不必筹办了，想是婚期推迟。

”另一个问：“大人还怕什么？怕杀了人不吉利么？”

这个说：“那倒也不是，将她关起来，不过想待她同伙寻来……”

那人说到这里，恰恰走过秃子和王小二身边，扭头望望，

不再说话。待到快步走到前面，又说起来。

秃子见那人适才探询的目光，并不敢加快脚步去追，只心中叫苦不迭。听他们这话，分明是萧姐姐昨夜吃那个狗官捉了！

他直着眼睛，。在大街上胡走一气，也忘了身边还有王小二，脑袋里只翻来复去响着姜府那两个下人的话。走到后来，觉得王小二扯住他袖子，听得他说：

“……城里散心散不够，小哥还要出城去吗？”

秃子举首，果然已到城门前头，这才醒悟，回答说：“要是城外没什么好看的，今日就不去了！”掉头往回走。

为怕王小二怀疑，他又街上买了些吃的，让王小二拿着，两人回到店里。

秃子回到自己房间，也没心思吃王小二摆在桌上的东西，将门关了，独自在屋里转来转去，就如热锅上的蚂蚁一般。

萧姐姐身陷相府，自有小元哥哥救出，如今小元哥哥怕已远在千里之外，纵然知他去处，一时哪里寻得来？要救出萧姐姐，只能靠自己了！自己闹着要跟姐姐去救人，好像有大本事似的，到得剩下孤单单一个人，才明白自己不过是个饭桶，休说救人出来，就连姜府那两丈多高的围墙，也无法进去！

秃子屋里转悠了一气，坐在床上发呆，发呆了片刻，站起身来将门门插上，取出藏着的青龙剑，拔出鞘来，心想：

“十元哥哥讲过，那个活神仙吕化，就是用剑尖朝墙上一指，接着便穿墙而过了。他指指能过，我就一定过不去？”

他将剑朝墙上指了指，就往墙上撞——并不敢用脑袋，而是用肩。撞了一下，觉得右肩生疼，人并没有进去。二次用剑指墙，这次豁出性命，竟用脑袋去撞，依旧没有过去。秃子不

甘心：

“他口诀是什么？不过是让墙给自己让路！”口中喝道：
“墙你听着：速速给我让出路来！”径直朝墙上撞去。

这次撞得重了，墙上白灰震得一片片落下，却仍没有撞入。

见自己口诀不灵，秃子技穷，便又想起那方丝帛。师父姐姐说不是口诀，他自然相信，只是此刻再没别的出路，心想就算那上边只有铸剑人的姓名，我识得出来，喊叫一声，也说不定这宝剑听得主人姓名，一时害怕，替我施展出些本事！

想到这里，秃子又旋下大翡翠，取出那方因年久变作深黄色的丝帛，仔细观看，一边自语：

“这该是个‘一’字了……只横着一笔，虽有些弯曲，不是‘一’是什么？这个同样，当然也是‘一’了。这一个又是什么字？真真见他娘的鬼，好好的字不写，七拐八弯地做什么！”

其实这位秃爷斗大的字识不了一车，纵然这些字不“七拐八弯”，他也难得识上三五个。

秃子摇头叹气，将那丝帛丢开，依旧热锅上蚂蚁一般，在屋子里团团转起来。

第三十三回

宝中藏宝秃儿获奇术

天外有天木剑降青龙

秃子在房间里又转悠了一气，忽地停下来，一拍手说：

“一个大活人，差点儿让尿给憋死！我和姐姐不认识这些字，天下就再没有认识的人了？我就不会出去，找个人问问？”

这样一想，豁然开朗。他知道自己这方绢子不能轻易示人，拉开门帘，站在门口大喊：“王小二！”

等了等，没人答应。秃子便大声自语：“王小二这家伙不在，我正好乘这机会去找我家公子！”

话刚说完，就见王小二跑出来，笑嘻嘻说：“小哥有什么吩咐？”

秃子说：“笔墨伺候！”

王小二应了声“是！”转身去帐房，少时笔墨纸砚一齐送来。秃子说：“我要写字、画画儿，你无事休要来搅乱！”

王小二心想：“后门锁着，我待在前边，就是不来看住，谅你也走不脱！”应了一声，自去了。

秃子插上房门，研好墨，桌上展开白纸和那一方绢子，就想依样儿画葫芦。他见彭元写字轻松，原以为这事并不难，谁知步步是坎儿。先是这笔就不会拿——拳头攥着，笔不听使唤，转不过那些小弯子；像拿筷子那样捏着，又写不出细道道儿，下去就是一片。墨也老是蘸不合适，第一笔下去就洒了一大滩，

只好抓起纸来揉作一团丢在地上，重新写起。

就这样涂鸦了半日，只累得他两眼发黑，胳膊酸麻，汗珠子也滚下来了，头也大了，脖子也粗了，才勉强画得十五六个字。看看大抵还是帛上笔划形状，秃子出了一口长气，将丝帛依旧藏好，打开房门喊：

“王小二！”

王小二应声而来，上下看看秃子，直笑得弯了腰。

秃子问他：“你笑什么？”

王小二说：“小哥画画儿，没了纸就喊我要，怎么往脸上画？”

秃子说：“不过溅上些墨，脸上画得出什么？”

王小二哈哈笑着说：“活活地画出了个灶王爷！早知如此，小店过年时也不必请灶神了。”秃子一板脸说：“休要顽皮！我有正经事要出去办。”

王小二忍住笑说：“小哥哥稍候！”

转身去打了一盆热水回来：“请小哥洗了脸再走。”

秃子挥挥手说：“免了，也难为你服侍得尽心……”一咬牙，伸手到怀里取出一块银子来，约有一两多重，放到王小二手里说：

“拿去买点心吧！我有事出去办办，却不是找哪个的舅舅、姥姥，你也不必担心，少时我就回来。”

那王小二捏紧了手四下里看看，急忙将银子揣了，悄声道谢，喜得不知如何是好。他自然不好意思再跟着，恭恭敬敬将秃子送至门外，心想有其主必有其仆这话不假，比他家相公还要大方！就算他真去他家相公舅舅家惹相公生了气，再不给那一贯钱，我也赚得多！

秃子来到街上，直奔热闹去处，找到一个代写书信的摊子，将自己描画出的那片纸摊开在先生面前，请他念给自己听。

那先生扯住胡子看了半晌，胡子也扯下了七八根，却只认出三五个字。他也不便说自己不识得，斜着眼打量了秃子一番，问道：

“你这东西是哪里描来的？”

秃子道：“是我家祖坟前一块石碑。”

那先生暗想：碑上文字，拓下来就是，何必大费力气，鬼画符也似地描成这样子？这小崽子多半是胡扯……又问他：

“你弄这个什么用处？”

秃子说：“多认识几个字不好？”

那先生把那张纸推给他：“你描得不像，看不清楚。你去把那石碑扛来，我读与你听。”

秃子收起那张纸，扭头就走。走出十几步才朝地上啐了一口：

“不识得就说不识得，倒用这话刁难我！我要说是刻在城门楼子上的，却不是要我把城门楼子也背了来”

又走出几步，见路旁店铺里柜台上坐着位白胡子老先生，正在那里记帐，看那形貌，竟有几分像是活神仙吕化。秃子想，这人必然识得！情不自禁朝他走去。

那老先生听秃子让他认字，倒也没问他这东西哪里来的，仔细看将起来，看过之后抬头说：

“这字却是古篆，是西周末年的。那时列国纷争，几个大的诸侯国虽然都说拥戴周王，私下里却要取而代之，将别的国家并吞了，自己当皇帝。这些国家既要争斗，又要来往，因此使用的文字自是周代先王所遗留，不然你用你的，我用我的，

也不方便。话虽如此，因各据一方，分离得久了，字体上也逐渐生出些变化，因而各国写法又不尽相同……”

接下去他将如何相同，如何不同，仔仔细细讲了一番，把个秃子讲得又头昏脑胀起来。秃子到底耐不住，说道：

“老先生说得极是有趣，但不知这些字究竟念什么？”

老先生说：“皆因不尽相同，所以有些字不易辨认。这个字是相同的，俱是这样写法：是‘邦国’的‘邦’字……”接着又说出四五个，摇摇头说：“别的却识不得了！”

秃子谢过，转身走出，“就算是口诀，这样隔几个才念出一个，也没的用处……”又觉好笑：“他倒是诌得出一大篇来，也算得上是个有学问的，可惜会说不会练，全是嘴皮子上的功夫……”

再往前走，秃子看见一个穷道士，怀里抱根竹竿，竿顶上挑的蓝布帘上有“神相”两个白字。那道士见秃子站住盯着他看，笑问秃子说：

“小施主可要看相？”

秃子摇头。道士说：

“我看小施主印堂发暗，怕是眼前就有祸事临头……”

秃子肚里冒火：“还嫌我晦气得不够吗？”转身就走。听得那道士跟在背后，念叨说：

“我不比那骗人钱糊口的江湖术士，只拣好听的话说与别人。倘尽是一番甜言蜜语，如何能让你避凶趋吉，转危为安？他们不过是口口相传，师父那里学几句套话，我却易经八卦，从古至今的星相之书不知读烂了多少！”

听得他说读烂了许多古书，秃子心想，或许不同于那位老先生，会念出这些字来也未可知……于是停下脚步，转身说道：

“你说我要倒霉，这话说对了，就凭这个，你就有点儿真才实学！可我这人从一生长下来就倒霉，倒霉的事层出不穷，没完没了。这回我这霉倒得越发大了，眼看着就要一命呜呼，算是没救儿啦！一则我自己清清楚楚知道，用不着谁给算；再则我也活腻歪了，没什么避凶趋吉的念头，这相，咱们今天就免了……”

那穷道士听他说出这番话，料这笔生意吹了，脸上显出失望的神色，不料那僮儿又接着说：

“相不看，我这里倒有几个字想求你给看看。大冷天儿的，你站在这儿喝西北风也不易，你告诉我这几个字念什么，我也绝不会让你白告诉我。可有一桩：这些字你认识就说认识，不认识也别装模作样，一会儿让我把石碑从祖坟那儿扛来，一会儿又跟我讲历代先王，列国争雄。你要是跟我混说一顿，冤我，可别说我找把斧子来跟你玩儿命！劈了你，我自会给你偿命，也省着老是印堂发暗，让别人瞧着替我揪心！”

秃子不顺心，把他在临安府讨饭时撒泼耍赖的本事施展出来。那道上见有生意做，并不在意，欢喜地说：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我偌大年纪，又是出家之人，骗你小小孩童，成什么体统？就请小施主把要认的字拿出来吧！”

秃子怀中掏出那张纸来，递给穷道士。那道士抱定竹竿，双手捧着纸看了一遍。看毕，问道：“小施主似是说这些字是写在你家祖坟石碑上的？”

秃子说：“正是！”

那道上摇着头说：“我看不像。这可是碑文之始？”

秃子说：“不错！”

那道士说：“越发地不像了！这两句一非写人，二非记事，如说人物并无姓名，如说年代又没干支，倒颇似我门中人符上的咒文……”

秃子失声叫道：“你说什么？”

道士慌忙说“小道士稽首了，施主休怪！小道士只是要讲：这两句话古怪，全猜不出是么意思。”

秃子抑住心中狂喜，不动声色说：“如此说来，你识得这些字？”

穷道上说：“识得固然识得，却全然不解。”

秃子说：“你不懂我也没什么办法，你就告诉我这十六个字怎么念吧！”

道士说：“不过十五个字，并非十六个。这两句各是七个字，第一句后头这字是个‘止’字，那意思是说，第一句话到这里就完了。下边是另一句，也是七个字，最后又是个‘止’字。这两个字都一样，所以算你十五个。既然第二句后头有‘止’字，应该还有第三句的。”

秃子说：“这个自然！好大一块石碑，怎么会只有两句！”

穷道士将信将疑，也不争辩，说道：“就是石碑吧——上面的字小施主想都知道，可以再来寻我。我不多索你钱，这十五个字就每个两文。”

秃子说：“行行行，你就快念吧！”

穷道士指点道：“这第一句七个字是‘勃’、‘巴’、‘比’、‘变’、‘兵’、‘邦’、‘补’”

秃子默默背诵了一遍，说道：“我没听清，你再念一回。”

那道士又念一遍，秃子记住了。道士又念那第二句：“‘老’、‘喇’、‘力’、‘隆’、‘勒’、‘连’、‘罗’。”连念了两遍，秃子也记住了。

道士伸出手来，说道：“共计十五个字，就付我三十文。”

秃子说：“刚才忘了告诉你，那家店铺里一位老先生已告诉了我五个字，你教我念的不过十个字，应该是二十文。”

穷道士有些急了：“你先时怎么不说？”

秃子道：“说不说的，我确实知道，不信你就同我一起去问那位老先生！”

穷道士无奈，叹口气说：“二十文就二十文吧！”

秃子笑道：“我跟你闹着玩儿呢！这是我家主人让我出来问的，说是有人识得出，就把这个给他。”说着掏出一小块银子，也有一两多重。

那穷道士惊得发呆，并不肯受。秃子说：“你不收下，我家主人须要骂我。你若嫌多，下次问你别的字时，让他就按每字两文给你就是！”

穷道士这才收下，连连称谢。

秃子转身回店，心中欢喜不尽：“萧姐姐万事都对，独这一件错了！这丝绢子上的字，不是那青龙剑施法的口诀又是什么？”因怕忘了，也不敢多想别的，只口里不断念诵这两句话，回到店里。

王小二迎上，又是打躬，又是作揖，说道：“小哥哥回来得好快，请回房里，小的这就送去洗脸水和热茶！”

秃子说：“勃巴比变……罢了，不必拘礼，脸我也不洗，茶我也不喝，只想睡觉。你千万别来搅扰我！”

急急回到屋内，插上门闩，取出自己青龙剑来。

他仗剑立在屋中心，口中念道：“勃巴比变兵邦补！”向四周看看，并没什么变化，又念道：“老喇力隆勒连罗！”再向各处看，依旧没什么异样的。

秃子怔了一会儿，暗道：是了，小元哥哥教我口诀用法，念过之后，须想着心里想干的事。我只念了口诀，因并不知这口诀是干什么用的，便什么都没想。什么都没想，自然也就什么事都干不出。看起来，我只好一件一件、一桩一桩地想了……

盘算好了，便先面壁站好，默念“勃巴比变兵邦补！”口中说：“出去！”直向墙上走。这一走也过猛，脑袋“砰”一声撞在墙上。秃子觉额上疼痛，用手摸时，已出来一个老大的栗子。

秃子并不气馁，转过身来，口中又念：“勃巴比变兵邦补！”紧接着用剑尖一指桌上茶杯说：“你给我打那个烛台！”看看那只茶杯，纹丝未动。

秃子摇摇头，“我拿了剑还不如不拿了！”忽然想起小元哥哥最常用的就是搬运之法，念动口诀，用剑尖指着帐房的方向，暗诵：“把王小二那小子怀中我的那块银子还回来！”伸出左手张开来等着，也并没有银子回来。

秃子把想到的十几种都一一试过，并无一种应验的，心中不免疑惑：莫非那个穷老道并不认识纸上字，胡乱编出来哄我的？想想那人虽欲得铜钱却并不贪婪，很有几分忠厚可爱处，怎么会是骗我？看那绢子上字总有百余条之多，“我才试了几种，必是还没试到，且耐心些个，想想还有什么……”

他也折腾得累了，把剑丢在桌上，躺下来喘气。喘息片刻，想起小元哥哥讲过“移山填海”之法，甚是厉害。那法施出，竟能将一座山祭起，随你放到什么地方。倘若这口快确是管移

山填海的，事情就好办了：我把姜府里关着萧姐姐的房子趁夜间搬起，移到这小店院子里来。那个狗官寻不到我们最好，倘寻上门来，我可就对不起了，移座山头，把他压在底下！

想到这里，秃子从床上跳起。想想这里没山，“姑且把桌子移到床顶上试试！”抓起宝剑，默默念诵口诀，瞪着桌子喊一声：“起！”

这个“起”字喊出口，那张桌子不但没向上飞起，反倒连同地面一起，忽然沉了下去！其实并不是桌子、地面沉下去，而是他自己腾空飞起，脑袋直撞向屋顶，“砰”一声响，正戳在大梁上。

秃子在空中翻个身，直掉下来，一时眼前金星儿乱飞，头疼欲裂。他昏了半晌，这才逐渐清醒，判明是自己飞了起来。也不顾头疼：

“哈哈，原来这条口诀不是管移动他物，倒是管自己飞起的！皆因我只顾看桌子起不起来，忘了用剑指它，反把剑尖朝着上头，自然一直朝上飞去。看来若不是大梁挡住，我就要穿棚破瓦，不知飞到哪里去了，倒要仔细些！”

秃子意欲验证自己想法，仗剑就往外走。腿已跨出门槛，急又抽身回来：“我大白日里举着兵刃上房，须惹出麻烦来！”决定还是设法屋子里试。

他站在屋里地中央，口念“勃巴比变兵邦补”，用剑一指床上，心想：“到那上头去！”心念甫毕，已然站在床上了。

秃子无限欢喜，又试上桌子，上房梁，无不灵验。一时之间把个小秃子弄得心花怒放，欣喜欲狂。有了这招数，还愁什么姜府的高墙！

他发疯般一个人在屋里翻跟头、折把式，又叫又笑。胡闹

了好一阵子，这才逐渐安静下来，开始试验第二个口诀。

这个口诀干什么用的，似比头一个更难捉摸。他将先前试过的招数一一试过，并没一个灵验。试到肚子饿了，把桌上东西吃些，又接着试。实在也想不出小元哥哥给他讲过的那种种异术还有什么，他持着宝剑发呆，口里漫不经心地反复念叨“老喇力隆勒连罗”，心中却想：“事情紧迫，也不容我再耽搁，有那一招儿也尽够了！此刻外头安静，我还不如把那一条口诀再试试，看看能不能顺利上房。对，我这就出去！”

想着，秃子抬头一看，王小二却捧着个茶壶站在他前头。秃子恼怒，向他喝道：

“你这家伙可恶！我告诉你不许到房里来搅我，怎么偏要来？”

王小二见这僮儿怒气冲冲用一把青光闪动的利剑指着自己，大吃一惊，口吃地说：

“小……小哥哥休生气！我听见你在房里叫喊，只道你要茶，在这里听听动静，并……并不敢擅自进去！”

秃子朝四周看看，自己也惊呆了——原来他站的地方并非他房间里，倒是他西壁外的夹道之内！也不知什么时候，他竟来至外边！秃子一时明白，喜不自胜，笑对王小二说道：

“如此说，是送茶来了？难为你热心！我已睡了一觉，此刻出来，是想院子里练练剑。我正口渴，茶就放在我桌上吧！”

王小二这才松了口气。不想去推门时，竟推不动。秃子见他满脸诧异，才想起适才他在屋里将门上了闩，只好走上前去，用剑尖探入门缝将门闩挑开，一边说道：

“我怕出去的时候长了，屋里丢了什么东西，因此上了门

问。”

王小二心说：“门问有在外头上的么？莫非他屋里藏着个小妞儿……”桌上放下茶壶偷眼四望，也不像藏着什么人，一时也弄不清什么道理，不免胡思乱想起来。

秃子既说出来“练剑”，也不好不走走过场，站在当院，将萧姐姐教的几式剑法演习了一番，心里却还想着适才的事。原是自己脑门子撞出个大栗子，又飞腾上去时狠撞一下，所以试这个口诀时不知不觉中免试了穿墙之术，偏这个口诀正是管穿墙用的！

他一心想再试试，看看剑已练得足以哄过王小二的了，就一溜烟回到房里，又将门门上。

他不敢再面向西壁，这次脸朝东墙，念动口诀，剑指壁上。也没料到睁开眼睛，竟见一个肥胖之人坐在床上，正搂着一个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子亲嘴儿。秃子吓了个魂飞魄散。肥胖男人面朝那边，女子却正向着这一边，突然看见墙上走出个人来，“哇”一声尖叫，竟吓得昏了过去。秃子见势不妙，念动口诀，转身穿壁回到自己房里。情知闯了大祸，他将剑藏起，一头钻进被窝儿，只留一只耳朵探听动静。

还算这冒失鬼幸运，等了一个时辰，不晓得是什么缘故，并没见那一男一女店里闹起来。秃子渐渐安下心来，竟睡着了。

醒来时天色已黑，秃子爬起拿了宝剑，念动口诀，穿壁出房。又念口诀，用剑指墙，倏然到了街上。秃子后悔：早知这个，我也不给那王小二一两多银子了！原指望买通这家伙，我去姜府救姐姐他不阻拦，现在看来他堵在店门口根本就休想拦住我！

秃子钻进一条僻巷，四顾无人，念动第一条口诀，一指路

旁房子屋顶，果然到了屋脊之上。看见远处一座高大房子，朝那檐上指着念动口诀，竟又到了那房子屋顶，近处看清是一座小楼。

秃子无限欢喜，一忽儿穿墙，一忽儿上房，丝毫阻碍也无。他出来本是要演练一番，回去备好纸张，今夜挑灯再依样把帛上口诀描上几条，明朝去寻那个穷道人，再练会几招，晚间好去救萧姐。此时顺利，便改了主意，“我姐姐那里不知急成什么模样，况且夜长梦多，尚有什么不测，就后悔也迟了！”决定立即就去闯姜府救人。心想有这两招，出入姜府再没有难处，自己还有萧姐姐教的几手剑术，有小元哥哥传的飞石打人，料来即使与敌人正面相遇，也可应付一气！

主意打定，秃子不再多费心思，去街上寻个地方饱饱吃了一顿，然后回到房里，合衣躺下。王小二探头探脑来看，见秃子乖乖地呆在家心中一松，说道：

“小哥哥今日跑了一天，又画画儿、练刻，必然乏了，就早些歇息吧！衣服小人服侍小哥哥脱下，免得这样睡着了着凉。”

秃子说：“你别瞎操心了，我这就脱衣睡下。你也不要再来搅扰，我夜里从来不喝茶！”王小二恭恭敬敬应一声去了。

捱到二更已过，秃子将烛吹熄，依旧穿壁越墙，到了店外。因街上还有行人，也不便施术，沿着走过两次的熟路，直去姜府。猜想姜府夜间必然严加防范，大门一带出入不便，就向后巷绕去。

绕到后墙外头，看看前后一个人影也无，正想穿墙进去，忽又想起日间穿壁那一幕，觉得还是谨慎些为好，默念第一条口诀，仗剑飞上墙去。

他向下窥探，黑黢黢一片树木草丛，似是个大花园。还没下去，听得脚下哗哗的轻微水声。低头细看，有个人正冲着高墙小解。秃子庆幸：亏得不曾穿墙，否则吃他浇一身尿事小，倘若他大呼小叫起来，岂不坏了大事！

秃子蹲在墙头上一动也不敢动。等到那人系好裤子，弯腰拿起地上的东西，听出轻微的铜器声，猜想这人是个更夫。

直到那人去远，秃子才从墙上溜下，沿着那更夫去向，觅上一条小路，悄悄朝里边走。

秃子蹑手蹑脚行了一段，看见前面隐约有灯光，走得近些，听得风箱呼呼，炒勺叮当，还有阵阵烧菜的香味儿。他绕过一丛矮树，果见前头几间房子，灯光明亮，火焰闪闪，正是厨房。秃子心想，还是当大官儿的神气，光这厨房就有这样大一片，而且临近三更时分，还热热闹闹炒菜做饭，就如临安城的夜市一般！

他正待折向庭院深处，忽听得咯咯的笑声，两个丫环模样人，一位手捧着食盒，一位提着个灯笼，从厨间里走出。捧着食盒的说：

“也没见过这号女贼！被人家捉了，不送官府里治罪，就算便宜，还要摆大小姐谱儿，深更半夜里要吃要喝！”

打着灯笼的那个说：“她是来劫太夫人房里那个寿儿的。老爷本来要杀她，是咱们侯大人见她脸蛋儿漂亮，想讨了她当小夫人，老爷点了头，这才有她的好吃好喝。”

“关在那里，好吃好喝有什么味道！”

“还不如姐姐有味道呢。咱们那位侯大人虽不想娶你，背人处捏你手，香香你嘴巴，也满风光的！”

那个端着食盒的丫环叫起来：“呸，你个烂舌头的小妮子！你自己净想那些歪门邪道的，倒往别人身上栽赃！不是占着手，看我不撕你嘴！”

秃子听了这话略放宽心。萧姐姐确实无恙，老天爷还给他送来两个带路的！秃子仗剑，择暗处跟定这两个丫头，也不知“侯大人”何许人，但是两次听到“瘦儿”，猜想便是他们来救的“指儿”，暗道：“今夜得便，就将那个‘指儿’也一并救出府去！”

走了没几步，秃子见两个丫环踏上石阶，步入一条长廊。这长廊向左去似是通向刚才那个花园里的，两个丫环却照直走了下去。秃子跟在廊外走了好一会儿，那两个才向右拐进一个院子。

这长廊一直延伸进院墙，和院里的回廊连结在一起。秃子又叹息：这长廊蛛网一般四通八达，晴日遮阳，阴天挡雨，在院子里无论走向哪里都舒舒服服。不算亭台楼阁，单是这些廊子，怕是全临安的叫化子兄弟都来睡下也够了！

两个丫环进了院内回廊，绕到正房前，推开门走了进去。秃子悄悄跟上，见她们将食盒摆在堂屋桌上，朝内室只说了句：“小姐请用！”就转身走出。秃子急忙闪身，那两个提着灯笼出门，又循原路出院子去了。

秃子到另一端侧室的窗外听过，里边没有动静，溜回有灯光这一端，用手指蘸了唾沫润湿窗纸，戳了个小洞向里看。只见桌上燃着一只蜡烛，火焰一跳一跳的，屋角床上躺着个人，因在灯影里，也看不甚分明。秃子猜想堂屋或侧室必有人看守，也不走门，用剑尖一指，穿壁而入，侧耳听听外间无可疑声响，这才定睛细看。只见萧姐姐蒙着被子，正面朝里躺着，一动不

动。秃子心中难过：我姐姐为让我平安无事，只身进入虎穴，结果遭到擒拿，独自一个在这里受这般凄苦！

秃子想着，鼻子一酸，眼泪就要流出。他悄然靠近床边，弯身低唤：

“姐姐！”

这一声刚刚出口，床上那人猛地掀开被子一跃而起。说时迟那时快，随着跃起，那人早飞来一脚，将秃子手中宝剑踢飞，不待秃子退身，又兜头一拳打来，及至秃子看清这人不是他萧姐姐，而是个黑衣汉子，拳头已然重重落在他腮帮子上，打了他一个仰面朝天。

那人跳上来按住，洋洋得意地说：“凭你个小崽子也来救人！”

秃子被他打得冒火，还嘴说：“凭你个狗东西也来抓人！”揪住他两条胳膊，往下一扯。

那人万没料到这瘦小的孩子有这等蛮力，竟被他扯得一头撞到地上。秃子借着这一扯的力量跳起，抱紧他后腰一抡，想要往墙上撞他一下出出气。不想这一下子抡斜了，那人竟撞到窗上，只听“哗啦啦”一片响，那家伙连同破碎的窗棂、纸片一起飞到窗外去了。

秃子从地上抓起自己宝剑，急忙穿壁而出，想擒住那人，免得他声张出去。那人也不是个等闲之辈，被扔出去时空中翻个跟头，竟双脚着地稳稳站住。他甫落地面就拔出绑腿上匕首，双眼看定破窗，准备对手一追出就给他迎头一掷。岂料那孩子形同鬼魅，虚飘飘从墙上影子般逸出！

那人这一惊可非同小可，早把要飞匕首伤他的事抛到九霄云外，双脚一蹶，跃上廊顶，三纵两跳跑了。

秃子见他逃走，跳过回廊低栏去寻，待要上房，却忘了口诀。及至想起，飞身上房看时，四周黑沉沉一片，哪里去寻那家伙？想想刚才的事，竟是自己受骗上当。被人戏耍一番！有心折回厨房寻那两个丫环盘问，自己一个大丈夫男子汉，倘她们不说，还动手打她们不成？也只好耐心些，自己内宅里去寻。我会穿壁，一间间进去看，还怕寻不到萧姐姐？姜文成来了我就飞石头打他！

主意已定，秃子又飞身下房。环视四面屋子，猜想他们既骗我到这里，萧姐姐自然不会关在这院中。见回廊通向里边，似还有一重院子，便向里走去。

刚刚转过弯去，低栏外头黑影里忽然跃出个人，兜头一刀。秃子几招剑法也没白学，随手一撩，不过是想拨开对方兵刃，结果“嚓”！“啞啞啞”！那人钢刀竟被削断，刀尖坠地。那人料秃子必然就势进招儿，霍地跳开，不想瘦孩子只顾探头探脑仔细看他。

秃子认出这人正是刚才那青衣汉子，高兴地说：“你又回来啦？我正找你呢！”话没说完，一件东西带着风声打来。秃子一躲，那东西打中身后廊柱，“当”一声落在砖地上，是那半截钢刀。秃子说：

“这回你什么都没了吧？”

那人不说话，又转身跃上屋檐。

秃子说：“你当是我不会上房啊？”也上了屋檐。

那人不回内宅，却向外边蹿跳。秃子追了一段，那人不见，跃下房去找，依旧没有踪影。

他见前头一片黑影，似是座假山，猜想那家伙定是躲在假山石后，就向前走了几步，口里还说：“别藏着了，我看见你啦！”听听没有动静，他又蹑手蹑脚向前迈几步。

这几步迈过，他才看清假山石前早站着个散披长发的大鬼，两眼光闪闪地盯着他，一声不响。

秃子打个冷战，觉得头发根根都直竖起来。他定了定神，壮着胆子说：

“你是什么人？把骗我的那个坏小子交出来！”一边却偷偷察看，从哪里逃走使当。

那披长发的大鬼忽然嘎声说：“下官姜文成，已然在此恭候多时。你问的那人，是这宅里看家护院的，如有冒犯，还请宽恕些个！下官也有一言动问：尊驾夤夜之间造访，又有何贵干呢？”

两句话一说出来，秃子阴森恐怖之感顿时一扫而光：原来是个大活人哪！听他声音虽然嘶哑难听，但并不是鬼。纵然他真碰上姜文成，也总比碰上个鬼魂好得多，何况这人根本就不会是姜文成。秃子心说，好哇，刚才出来个假萧姐姐，这会儿又出来个假州官！你们也忒小看了你们秃爷了。别管你们秃爷过去干什么，到底是从京城来的。吴三刀那小子，大也大不过州官去，你看他是何等神气！别说他这样宰相府里的要人，就是我们荐桥集上的花子头儿，哪个不是威风凛凛的？一州之长，居然跟我说话自称“下官”，如此客客气气，天下可有这样事吗？那些大官们出来，前呼后拥，何等声势？你老兄没一个人保驾不算，还得出保一个看家护院模样的家伙！休说主宰整个徽州，便在这小小州城之内，我看你也只配像那个穷老道似的，扛着个招子到大街之上给人家算命去！

秃子心里这么想，嘴上可没这么说，点点头道：

“我问你话，你都规规矩矩说了，你问我，我也不能不给你个面子：我叫秃子，半夜三更到府上来也没别的贵干，是来寻找我的姐姐，她昨夜到府上来，到现在还没回家……”

那披长发的人问道：“但不知令姐姓字名谁，何方人氏，

到我这里干什么来了？”

秃子答道：“我姐姐姓萧名菱，乃是临安府人氏。只因要救一个名叫‘指儿’的姑娘这才来到府上。”

那披长发的人又问：“除尊驾之外，和你一同前来的，还有哪些？”

秃子回答：“除了萧姐姐，就只我一个了。”

那人问道：“只不知你们来找这个芷儿，是受了何人差遣，那人现在哪里？”

秃子答道：“我们寻到府上，是因为我们一个……”

说到这里，小秃子猛然醒悟：哎哟我的娘啊，怎么他问我什么，我就说什么？险些就坏了大事！

他登时翻了脸说：“你这是审贼呢还是怎么着？我们自己高兴，还是受别人差遣，关你屁事！你赶紧禀告你家主人，秃爷爷今天来这里要人。他立即将我萧姐姐连同那个指儿一起放了便罢，如若不然，今天你家秃爷爷就要给他一些颜色！”

那个披发仗剑的人并不是假的，正是姜文成本人。他见秃子着了他的道儿竟能突然醒悟，迷途知返，也暗暗吃一惊：“看来这小子果然是有些道行的，倒要小心！”

原来秃子适才有问必答，并非由于天真无知，而是中了姜文成的“迷心术”。这个姜文成诸般邪法之中，就有此术。这迷心之术十分厉害，只要他默念咒语，迷惑了与他交谈之人的神智，那人便有问必答，所讲俱是实言，除了早就对他心存戒备、矢志不移之人，再没不灵验的！

这个姜文成文不成、武不就，居然能够飞黄腾达，除了靠同秦桧的关系，也还有他的“赫赫政绩”。所谓“政绩”者不外是阵前施妖术大破义军与断了几桩奇案。虽然作案之人公堂

上都下了宁死不招供的决心，他的迷心之术因而并不比板子夹棍好用，但他常常化装成寻常百姓或狱卒之类人物同作案人闲谈。一旦作案人疏忽，再没有不堕入此术中无法自拔的。他看中芷儿貌美想讨她做小，不料接二连三有人想劫走心爱之人。他见来人年幼，正好施术弄清来头，设法除根，不想这孩子居然半路醒悟，也实在不可思议。看他模样并不像我道门中人，只是手中小小宝剑动转中有黑龙隐约闪现，莫非那是传说中的青龙古剑？这把奇剑果真还在世间，又恰恰在这娃娃手上？

当下姜文成哈哈一笑说：“愿不愿说都由你。我也没什么‘主人’好禀报——已同你讲过，我便是姜文成。你要我放人也不难，你只消用你宝剑将我手中这柄木剑削断就是。”

秃子听说他手里是木剑，才有些不安起来。“他装作姜文成，将头发技散开也还罢了，怎么手里看着似是棍子的东西果真是桃木剑？对了，他还很会审案子，几乎把我底细全问了去，多半真是那个州官了。不过这笔生意倒还做得……”因而说道：

“我用剑削断你木剑，你当真放了我姐姐和指儿？”

姜文成道：“我堂堂知州，焉能说话不算！可还有一桩须说清楚：你斫不断我木刻，我也不难为你，你只将青龙剑给我留下，我放你逃生！”

秃子又是一惊：他何以知道我宝剑的名字？装作不理睬，说道：

“这里太黑，我也看不清你手里的剑是否真是木头的。”

姜文成道：“这个却不难，我让你看清。”说着，转身用手中剑向假石上挥了两挥。秃子惊讶：只觉眼前光明耀目，假石山上顿时布满一支支燃着的大蜡烛，将四周照得如同白昼一般。

此时他看清了这个披发仗剑人的容颜：脸上凸凹不平，有

许多小坑洼，又有许多小包包，有的发青，有的发红，也有的发白，五颜六色，极是可怖。姜文成伸过手中剑说：

“你看是木头的吧！”

秃子看了看说：“看上去倒也像，只不知是不是你用了什么障眼法儿没有……”

姜文成用手握住剑身，将剑柄递过来说：“就请你自己拿在手里，仔细观看。”

秃子接剑在手，掂了掂，那剑轻飘飘的；用手指弹弹剑身，噼噼噗噗，如弹到一块树皮上，剑是木质的无疑。他点点头，将剑交还姜文成。姜文成把剑手伸过来，说道：

“既已验明，就请斫吧！”

秃子后退一步，将自己青龙剑高举过头，喊一声：“小心了！”猛削下去。

两剑相交，只听得“铮”一声响，火星四溅。秃子觉自己右臂一阵酸麻，看对手那木剑，却丝毫未损！

第三十四回

撞头殃尾州官不亦悦乎
爱屋及乌秃子得其所哉

姜文成的桃木剑怎抵得住秃子的青龙古剑？休说秃子手中是件宝贝，就是普通一根铁条，以秃子神力，也早断了。姜文成焉能不知？他早暗暗祝祷，将他背后假山石搬运一块过来，抵住宝剑。秃子慌张，一时叫嚷起来：

“你作假骗人！倘你的剑是木头的，怎么发出金石之声，又溅出火星？”

姜文成却哈哈大笑说：“休要撒泼耍赖，快交出你青龙剑吧！听你口音是洛州一带人，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况且送了这样厚礼！”说着，跨上一步。

秃子见势不妙，也不答言，身子一倾，宝剑直刺姜文成小腹。姜文成木剑剑尖朝下一扫，正和青龙剑相交。这次却些许声息也无，秃子只觉自己宝剑碰上什么软绵绵、粘糊糊的东西上，竟被紧紧粘住。

姜文成嘎声大笑，抽回木剑，用手握住青龙剑锋。秃子觉一股大力将剑吸过去，暗叫：“不好！”看看宝剑就要撒手。

正在此时，姜文成忽然“哇”一声大叫，急松开手，秃子身上一松，朝后仰跌下来，心中却欢喜，只道是宝剑割伤他手。

秃子全然不晓，姜文成施法粘住他剑，一把抓住，正以

为得计，忽觉掌中剑身蠕动起来，细看时，握的竟是条黑蛇。未及放手，那黑蛇又瞬间变粗，生出四条腿来，张牙舞爪，直朝他扑上，已是一条青色巨龙，他手里抓的，不过一个硬碴碴鳞片。他疾忙撒手，那条巨龙才倏忽不见，摸摸自己额头，早冷汗淋漓。

秃子从地上爬起，见姜文成手执木剑呆立不动，以为他又在施法要夺自己宝剑，急切中瞥见刚才那青衣汉子正手执匕首站在假山石旁，便用手朝他匕首上一指，喝道：“扎他拿剑的手！”匕首“嗖”一声直朝姜文成飞去。

姜文成用木剑一挥，那匕首转个弯子，反向秃子刺来。秃子不曾料到有这等事，一时措手不及，惊叫一声，双手捂住脑袋。幸好那匕首即将触及他脑袋，突然“唰”地一斜，擦他耳边飞过去了。

秃子听得“啪”地一声响，只道是匕首撞到自己手中剑上，心想“好险”！眼见斗这个狗官不过，“倘被他夺去青龙剑，再无法救萧姐姐了，还是趁手中有剑，赶快溜之大吉……”

他扭头见墙就在眼前，念动口诀，直向墙里钻去。姜文成见他转身逃走并不追赶，只用木剑朝那砖墙上一指。

秃子原以为一头穿墙最易脱身，谁知脑袋没进去，倒“砰”地一声反弹回来，一屁股坐地上。也是活该他吃些苦头儿：地上有块尖石头，他这一屁股恰好坐在石头上，只疼得他倒吸一口凉气，“妈呀”一声大叫，接着不断“哎哟”起来。

姜文成开心之极，笑了个前仰后合：“有朋撞头疼屁股，不亦悦乎！”秃子忍住疼痛，想趁他大笑时上房逃走，口中默念出两个字这才醒悟：“妈妈的，我还当是他施了什么法儿把墙变硬，原来是我适才慌忙中错念了第一条口诀！这回就对

了！”念了口诀，二次仗剑闯入墙内。

姜文成见他又撞向墙去，满以为他又要撞回来，不料他居然撞了过去，不由大惊：“我这坚物之法再没不灵的，怎么他竟过去了？”施术上了屋顶，四下里寻，那孩子早无影无踪。

却说秃子一路穿墙越壁，直闯出姜府，这才飞身上房，奔回店里。

他钻进自己房间，静静坐了足有半个时辰，支楞着耳朵听着确没人追来，这才燃起蜡烛，验看自己青龙宝剑，幸喜锋上没有缺损。

秃子肚里寻思：“他那木剑如此厉害，不仅能施法术，还比钢铁、玉石都要坚硬……”想起这次入府遭遇，心中十分沮丧。胸中闷气无处发泄，他便坐在床上自言自语，“恶鬼”长、“狗官”短地把那姜文成骂了个臭够。直骂得肚里轻松了些，这才盘算起下一步的事来：

“那姜文成既是个当官的，就不免要去衙门里办事。我爱他那张鬼脸是怎么着？干嘛偏要等他在家里的時候去？除了这个恶鬼，我还怕谁？他那个看家护院的小子根本就不是我对手！只要那狗官不在家里，我就是大白日里去，谁又能把我老人家怎么样！”

又想了想，似又不尽妥当：“青天白日，去宅子里抢人到底有些不稳便。况且无论穿墙还是上房，我的宝剑必须时时抓在手里，比比划划。大街之上，众目睽睽，这一台热闹戏可就都让我一个人唱了！城里那许多官军，会袖手不管？就是他府里也人多，闹将起来，他们不会去衙门里叫回那个恶鬼来？”

想到这里，秃子不由摇头叹息，拿起宝剑，旋下柄上的大翡翠，挑出那方绢子，就着灯光呆看起来，口中自言自语说：

“天书啊天书！我原本胸无点墨，你偏又生得稀奇古怪，这才是瞎子走黑路，让我难上加难呢！我要是再去找那老道帮我认，提着千斤重笔照葫芦画瓢活受罪还是小事，三问两问的，你这一点儿仙家的奥秘可就全都告诉人家了！就算那个老道是好人，也难免不传扬开来，谁不想来夺我宝剑呢？我如不去寻那个老道，就凭这两条口诀、一件飞石打人的招数，显见敌不过那个混帐姜文成！妈妈的，今天尖石头硌了我屁股，你看他有多高兴……”

念念叨叨说到这里，窗外似乎有人“噗哧儿”一声轻笑。秃子吃惊，一口吹熄蜡烛，仗剑穿墙出去看。窗前房后都没有人。秃子又跃上房顶，四面张望，仍没有什么可疑之处。秃子叹气：“今日我这脑袋吃了大苦头，也不知挨了多少撞，害得头昏耳鸣……”

回到房里点燃起蜡烛，将剑插入鞘里，又将丝帛塞入剑柄中，旋紧翡翠，脱衣睡了。

次日清早醒来，日影已印在窗纸上，秃子穿衣起床。他见房门虚掩，门闩却没插着，心中不由一动：我夜间怕有人来，分明两道门闩都插好了，怎么会开着？扭头看时，不见枕下剑柄，急掀开枕头，剑鞘还在，青龙剑却不翼而飞！

秃子一急，头上顿时见汗，发疯一般揭褥掀床、翻箱倒柜，把屋子搜了个遍，只是没有宝剑踪影。

秃子慌了，拉开房门，大呼小叫。王小二即刻跑来，问道：

“小哥哥什么事吩咐？”

秃子没头没脑地将事情说了。那王小二似乎并不慌，笑嘻嘻说：

“小哥哥的剑，只怕不是在小店里丢的！”

秃子暴跳如雷：“不是在你店里，又是在哪里？我昨夜睡下时，分明把剑压在枕头底下，一觉醒来，剑却没了！我那宝剑，极为贵重，你们想要赖掉，却是休想！”

王小二说：“小哥哥这话错了！你那东西，休说不是小店里丢的，纵然是在小店里丢失的，我们也不必‘赖掉’。你家相公来往店时，我们掌柜就同他讲过，凡有贵重东西，都请拿到柜台上存放，有了疏失，我们自会赔偿，自己放在房里丢了，我们却不管。我家掌柜讲这话时，小哥哥也在一旁，想必听见了。小哥哥是聪明人，你倒想想，这里许多客官来往，倘哪一位说自己东西丢了，都让小店赔偿，小店岂不早就关门大吉了么？”

秃子气得发昏：“照你这等说，倒是我宝剑外头丢了，硬来诬赖你们了！”

王小二依旧笑嘻嘻说：“‘诬赖’这话小的不敢说，不过小哥哥剑确是自己丢在外头反过来寻我们要！”

秃子再耐不住，抢上一步，一手将王小二劈胸揪住，一手在他小腹上一托，“呼”一下子将他举过头顶。那王小二虽大秃子不过十来岁，却高出秃子一头，又身上肉多，万没料到竟被这么一个瘦小孩子轻易弄了个四脚腾空。他双腿乱蹬，两手在空中胡抓挠，心里全没个着落，大声叫道：

“小爷爷饶我，小人有下情禀告……”

王小二因知道宝剑下落，故意跟他开个小小玩笑，想要先卖卖关子然后说出，逗他欢喜，谁知宝剑是秃爷命根子，哪有心思同他说笑！他听到王小二这话才觉出他似乎知道宝剑下落，将他放到地上。王小二喘口大气说：

“小哥哥好大气力！”

秃子又瞪眼：“少废话，快讲！”

王小二这才整整衣裳说：“小爷可有梦游的毛病么？”

秃子又要发作，忽然脑里一闪，这话从何说起？莫非我昨夜穿墙出去，被他窥见？于是说道：“我从没有过这毛病，你此话是何意？”虽是反话，因心中有鬼，早没了适才的锐气。

王小二看出他气馁，不慌不忙说道：“有人虽没梦游的毛病，据小人所知，偶尔也会有梦游之事发生。请恕小的斗胆直言：昨夜小爷怕是手持宝剑，出门梦游去了！”

秃子硬着头皮说：“一派胡言！你亲眼见我出去了吗？”

王小二说：“小的虽不曾看见，却有人亲眼看见了。今晨一位小姐来至店门前，唤出小人，说是昨夜二更过后、三更不到时分，她因母亲突发急病去请郎中，路过小店门首，正见一个瘦猴儿般的小僮——这是那位小姐原话，小人不敢隐瞒——一个瘦猴儿般小僮手执着一把明晃晃的剑，直从店内走出。那小姐一见，只道是要来杀她，吓得魂飞魄散。幸而那小僮不曾看见她一般，两眼直瞪瞪，只顾走自己的路。那小姐猜想，或是此人夜游症发作了，正要走过，忽听得‘砰’一声巨响，回头看时，原来那小僮竟用自己脑袋去撞墙，只撞了个发昏章第十——这也是那位小姐说的，小的不敢杜撰……”

说到这里，王小二向秃子额上瞟一眼，忍不住掩口而笑。秃子情知自己脑门上已隆起了老大一个疙瘩，不躲也不是，躲藏也不是，恶狠狠向王小二说：

“你做什么怪相？快讲下去！”

王小二忍住笑说：“撞了个发昏章第十，手里的剑也掉了。那小姐见他可怜，转回来扶起他。那小僮爬起，仍旧直着眼睛，就如没见她一般，直朝前走去。那位小姐见剑柄上镶着不少宝

石，想想丢了不免可惜，就拾起剑来，追上去还他。谁知那孩子两手还不如猴儿爪子呢，竟不会弯曲过来，把剑柄放到他手里依然掉下——‘猴儿爪子’也是那小姐原话，与小人无涉……那小姐也没办法了，只好眼睁睁看那孩子走远。细看那剑是贵重东西，也不敢贸然交给别人，又怕他夜游醒来着急，所以来店告诉一声。”

秃子连忙问他：“那个小姐现在哪里？”

王小二说：“早已去了！”

秃子发急说：“你怎么不进来告诉我？”

王小二说：“小的原要进来禀报，那位小姐却拦住小的说：‘那孩子昨夜跑得累了，怪可怜的！他此刻多半正睡得香甜，就不必唤醒他了。你让他今日正午时分到北关街上找我，取回他的宝剑’。”

秃子问道：“那小姐多大年纪，什么模样？”

王小二犹豫了半晌，说道：“这个……她却嘱我不要说出……只说‘我必定在北关街上候他，他见我手上宝剑，自然识出我’。小的也是受人之托，小爷打死我，也不敢说出的……小爷宽恕则个！”

秃子怒道：“只怕是因为你又拿了人家钱了！你拿她多少？讲！”

王小二不敢隐瞒，低声说：“那位小姐赏我一块银子，回来称称，四两二钱有余……”说着，又是赔笑打躬。

秃子忿忿然想：若要他都说出，怕是至少要赏他五两银子。我也不能再胡花了……骂道：

“你就认识银子，给我滚吧！”

王小二躬身施礼去了，秃子坐下来发呆。莫非我夜间睡

倒之后果真又出店“夜游”去了？怎么给人家讲得如此活灵活现！想想说的时间是“二更过后三更不到”，自己脱衣躺下时却听得打四更，前后差了一个多更次。怎么信那个什么“小姐”胡放狗屁，分明是无中生有么！是了，夜间窗外听得像是嗤笑之声，必是真的，并非我头昏耳鸣。显见我那时已遭到那个假冒的小姐窥探，必然就是等着我睡熟之后，她盗走我宝剑！

如果确实是她，那就不是个寻常偷儿，竟是个女飞贼了——他因疑惑，曾立刻出去观看，窗外房后都没踪影，可见身手之快……哎呀不好，我那时正从剑柄里取出写口诀的绢子来看，如此说来，她连我宝贝的秘密也知道了，那岂不是害得我宝贝奥秘全失！她若只为贪图剑上宝石，就该连剑鞘一并盗去，那鞘上宝石还要多些，怎么不贪？

唉，不对，我睡得再死，也不至于人家搬起我的头取剑鞘我还不察！这人多半是姜文成的同伙儿，替那老贼盗剑，用了熏香的！她说我“撞头”也就绝非偶然……此事只有姜文成与他的看门狗知道，必是那恶贼将这事告诉给她。让我去找到什么“北关街上”自然也是圈套，他们必定在那里埋伏了官军人马，要将我生擒活捉。可是，那些“瘦猴子”、“发昏章第十一”、“猴儿爪子”之类，倒颇似戏谑之语。要说王小二这小子借机编派我，我谅他也不敢——就不怕我摔出他鸡蛋黄子？看来不过有什么熟人嘲弄、戏耍我而已，这熟人又是个有钱的，舍得掏出四两多银子买通王小二，只为不让我猜到她本来面貌……或者这人根本不是个女子，只为让王小二说是“小姐”，才给他银子。我有什么熟人是女子？除了萧姐姐，再没一个……

秃子越想脑袋越大，越想心里越乱，索性不再费心思，带了些钱到街上去。虽然从昨夜至此时未曾用饭，却觉胸口胀胀的，并不想吃东西。他先到一个铁器铺子里买了一把匕首，揣在身上，然后就打听去北关的路，直奔那里。

原来“北关街”就是北城内正对着城门的一条大街。这条大街塞满行人，店铺一家挨着一家，还有许多摊床。要说官军埋伏了捉人，断不会选在这里。一旦众人惊得乱跑起来，哪里从中抓得出个人来？但是要说约人相会，也同样莫名其妙：这样长的一条街又没讲出个具体地点，人群中哪里去寻？

时间尚早，他不慌不忙在人群中闲走，一边眼睛打量对面来人。一个戴着小毡帽儿的老头子，一个挑着担子的庄户壮汉，一个携了个幼童的老奶奶子，又一个庄户汉子……

数了一阵子，秃子悟出个道理来：“倘若这人将我弄到这里，只为戏耍我一番，我只能等他识出我来，不必寻他，寻也无用。倘若这人真想同我这里会面，此人就必然是个女子，而且是个年轻女子，即王小二说的“小姐”必是真话。因为秃子发现这条街上来来往往的几乎全是男人，而极少女子，年轻女子更少，极易一眼从人群中搜出。

又走一段，看看日影，正午已过，秃子觉得肚子有些饿了，便奔向前头一个卖大饼的摊子，想买一张大饼充饥。走了几步，忽见大饼摊子旁人群中站着个身材高大披着长发的女子，背上斜背着一个细长的白布包袱，竟是宝剑形状，长短也正与自己青龙剑同。秃子一愣的功夫，那女子高举长臂，扬扬自己手中一块深黄色绢子。秃子一见几乎喊叫出来，急挤上去。那高大女子摇个不停，偏秃子赶到近前时她突然将绢子揣入怀中，撒腿就走。

秃子又喜又惊，分开众人，紧随其后。他喜的是以为没指望时，青龙剑突然出现；惊的是他的口诀已被人从剑柄中取出，在大庭广众之中如此招摇，看来这仙家奥秘就此完蛋了！

那披着长发的女子脚步奇快，而且她所到之处，行人纷纷避让，与秃子追赶时挤来挤去、步步受阻的情形大不相同。秃子见她两臂左右乱摆，破袖随风飘动，心想原来盗剑女子这般泼辣模样！恐怕她不出这四两多银子，也真难买到“小姐”之称！不过凭着给她让路的人都面带惧色来看，她也不会是等闲人物，不是个浪迹江湖的风尘女侠，也该是个当地有名的女恶霸。

秃子越追，那女子离他越远。幸而跑出北门后，行人渐稀，距离不再继续拉开。秃子穷追不舍，心中十分纳闷：你约我来，到底何意？如怕闹市上耳目众多，不便交谈，或者是怕我带了帮手来对付你，到此荒郊野外，四处无人，总该停下来了，至少也该回头窥探一下我虚实。只管这样直看脖子狂奔，究竟什么打算？有心飞起一块石头打翻她，就势一把揪住，又恐误伤了她，不好说话。

又奔跑了一程，那女子总算跑得累了，身体摇晃了几下，一屁股坐到地上，耸动着肩膀喘大气。秃子赶上，不问情由，先一把扯下她肩上长包袱，打算先取剑在手再讲话。白布包袱到手，秃子心里一凉：这份量就不对！抖开来看，里边不过一条竹板！见她身上垂出一角黄帛，秃子一把扯出，原来是块普通黄绢子。

秃子发疯一般扯住那女子衣领叫喊：

“快把我宝剑交出来！”

那女子这才转过头来，咧开大嘴巴冲着秃子笑，又叫喊道：“大饼！大饼！”

看清那女子面孔，秃子吃一惊，急忙撒手——只见她双目直瞪着，红眼圈儿、烂眼边儿，两道儿黄色浓鼻涕直垂到唇上，唇角又有一条亮晶晶涎水垂到胸襟上，吃过的东西都结结实实糊在嘴巴两边，把脸也都涂抹得难辨肤色，因脑门子上还粘着树叶、稻草屑，也看不出她二十几岁、三十几岁还是四十几岁。

秃子正自发愣，听得头顶上响起清脆悦耳的声音：

“你欺负人家一个疯子干什么呀！”

秃子仰面看，大树杈上坐着个头挽双髻、身着短衫的女孩儿，看装束是大户人家使女模样。她面庞俏丽，神态悠闲，两腿自在地摆来摆去。听话语似是责怪，看脸色毫无嗔意。

秃子忿然作答：“她偷去我……我的东西！”

那披散头发的高大女子对秃子指责毫不理会，见了树顶上的小姑娘一时欣喜异常，急从地上爬起，手舞足蹈，口里还哇哇欢呼，又喊叫“大饼大饼”。

那小姑娘从树上跃下，亲热地搂住她腰，掏出一串铜钱放到她手中说：“这是给你的一百钱。好好收着，别让那帮坏小子骗了去！”

那披发女子用力点头，口里“唔唔”答应，眼睛却死死盯住手中铜钱，一边数着，一边踉踉跄跄去了，白包袱皮和黄绢子都丢在地上，不管不顾。

秃子稍一犹豫，又要去追。那小姑娘张臂拦住，星眸一闪说：“你丢东西的事和她毫无关系。你要算帐，该跟我算！”

秃子见她从两丈高处跃下，轻轻着地，些许声息也无，知道她是个会武功的。看这架势她要动手打架，秃子不免为难，

吞吞吐吐说：

“我……我不和丫头打架……”

那女孩儿忽然嘻嘻地笑起来，走上前扶着他肩膀说：“谁说要跟你打架呢？你是怕自己力气大把我打伤，对不对？这么看，你是个好心的孩子。其实要真打架，你也未必能打伤我。可我也不能打你。拿了你东西，让你这么着急，已经是我不对了！”

秃子登时放下心来：那宝剑是她偷去的无疑了！可是此刻他既没想到问问她为什么盗自己的剑，也没想到向她讨剑。从未有过一个年龄相仿的女孩子如此靠近他，更不用说把一只小手儿搭在自己肩上。秃子面红耳热，十分发窘，心底里却又不愿后退一步，离开这个俏丽的女孩儿。女孩儿贴近身旁，和他一般高矮，称他作“孩子”未免托大，可是这位以“大丈夫男子汉”自豪的英雄也并没丝毫委屈情绪。也不知什么缘故，一刹时秃子便对这小姑娘产生无限信任，以为自己宝剑是万无一失的了。

那女孩儿见他忸怩，又噗哧一笑说：“走，到我家去，我让大伯给你做好东西吃！我家就住在北关。”说着，转身就走。

秃子听她笑声，想起夜间窗外一声轻笑，边随她走边问道：“半夜里到我那儿去偷……去拿走宝剑的……”

那女孩儿停住脚一躬身，笑着拱起手说：“就是区区在下！你那时睡得死狗一般，倘若姜文成去了，怕是背走了你你也不知道！”

秃子问她：“你也知道姜文成？”

女孩儿说：“一州之长，谁人不晓！”

秃子咕哝说：“‘梦游’之说，都是小姐编造的了……”

那女孩儿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那个王伙计都告诉你了？他是怎么说的呢？”

秃子一五一十，据实讲了一遍，连北关街上如何寻找也一并说了。女孩儿边听边嘻嘻哈哈，有时竟至笑弯了腰，蹲下来喘气，娇憨之态十分可爱。

两人进了城北门，又到了那条热闹的大街之上。女孩儿领着秃子拐进路西一个巷口，直朝里去。来至一个小门前，那女孩儿推开虚掩的门，拉秃子进去。院内静悄悄无人，两人跑进，只惊飞了一群麻雀。女孩儿告诉秃子：

“我大伯、大娘一定是齐齐出去买菜了，我们屋里等着吃饭就是！”

说着，引秃子进了正房。堂屋里陈设简单，却十分干净，家具虽都是陈旧的，件件擦拭得发亮。地中央小石墩上一个黄铜的炭火盆，里边炭火烧得正炽。

听见说请坐，秃子有些不安地坐下了，心想初次见面，怎好就坐在别人家里等着吃饭？只是自己宝剑还没拿到手，也不便立刻开口索要。心中一个又一个疑团，还要等她解开……

那女孩儿见他骨碌骨碌转动着黑少白多的眼珠儿，已请透他心思，笑着说：

“你的宝剑在这儿呢，可是现在还你，你不等着吃饭可不行！”

说着，从怀里掏出个四四方方的手帕包儿，放在几上。秃子见那手帕绣着红花绿叶，是女孩儿随身之物，不敢伸手去拿。女孩儿替他展开，露出里边黄色丝帛，正是他剑柄里藏的口诀，只是原先皱皱巴巴，此时平平展展，似是熨烫过一般，上面的古怪文字也较原先清晰得多。女孩儿见他呆视

着，向他一揖说：

“在下从剑中擅取出来，幸勿见责！也并无他意，只是不知何以还要‘照葫芦画瓢’，去问什么‘老道’，因此一时生了好奇之心。在下粗通文墨，略识得几个字，如蒙见信，愿尽微薄之力，将上面看得清的文字——奉告。”

秃子听了，心中欢喜。他想这帛书在人家手中放了半个夜晚又兼半个白日，就是照着葫芦画瓢，也被悉数画去了，奥秘早已不成奥秘，乐得她把上面口诀都教给自己，自己牢牢记下，只要今后舍去性命保住青龙剑，别人知道口快也无用处。于是连连点头说：

“如此就多谢小姐……姐了！”

因见那女孩儿喜欢托大，在“小姐”之后又多加个“姐”字。果然那女孩儿欢喜异常，也不那么文诌诌了，笑嘻嘻说：“你先把这个收好，等等吃了饭，我就教给你！光顾着说话，我还没献茶呢！”说着，跑出去了。

女孩儿刚到了院里，秃子就听见她撒娇说：

“大伯大娘怎么才回来呀，我的客人来了好半天啦！”

一个苍老的声音说：“莫急莫急，你还不知你大娘的手艺？保你客人不到半个时辰就吃上热饭热菜！”

又听那女孩儿叫：“哎哟，好大的活鱼！大伯你真好，买来这么多好吃的东西！”

那女孩儿就如对待自己亲弟弟一般，对秃子殷勤备至，一会儿递茶，一会儿拿果子，一会儿又给铜火盆里添炭，进进出出，十分忙碌。她跑来问秃子：

“你会喝酒不？”

秃子摇头。小姐姐一指他鼻子说：“你摇得慢了！不要假

斯文。我也能喝两杯，就陪着秃子兄弟喝！”说着又跑出去了。

一时酒菜齐备。那位两鬓斑白、满面慈祥的老伯进来，同秃子寒暄两句，又敬他一杯酒就去了，只留下秃子和那个小姐姐。秃子问道：

“小姐姐怎么知道我名字？”

那女孩儿说：“我怎么不知道？秃子兄弟长，秃子兄弟短，我耳朵也磨出老茧来了！”

秃子纳罕，盯住那女孩儿看。女孩儿嫣然一笑：“我不光知道秃子兄弟，还知道萧菱姐姐！”

秃子急问：“你是怎么知道的？”

女孩儿说：“听你小元哥哥讲的。”

秃子登时跳了起来：“我小元哥哥在哪里？”

女孩儿脸上却露出鄙夷的神色：“谁知道他在哪里！”

秃子仍旧惊喜异常：“他就在这城里吗？好小姐姐，快告诉我！”

女孩儿淡淡地说：“你那个小元哥哥就那么要紧？”

说完，眼睛直着，似乎有些出神了。

秃子这才有些明白，觉得自己忘情，冷落了眼前这个女孩儿。他讨好地问：

“小姐姐叫什么名字呢？”

那女孩儿怔了怔，说道：“……噢，我叫谢珠。”

第三十五回

错认错追秃子结新友

误打误撞谢珠遇旧交

谢珠在富阳城郊荒村中因羞极而生怒，抬脚就走。听得彭元背后追来，回头向他射出一支小钢叉。她连蹿带跳地跑出一大段路，见彭元没再追来，心里反倒更气。愤愤地急奔了一段，放慢脚步，又有些不放心了，情急射出的暗器绝无可能伤着他，偏偏要想：“万一他只顾追我，一时疏忽了呢？”就这样一忽儿怒气冲天，一忽儿又不放心，直走到县城。

刚进城门，她就钻进路旁一家小吃店里，要了一碗汤圆，面朝外坐定，慢慢地吃着。看城门洞里出出入入的人，男女老少都有，大多匆匆忙忙，一闪而过，只盯了片刻，便觉眼花缭乱。谢珠生气：“我看他们干什么？才不想见那个鬼东西！”

她低头喝了一口汤，眼睛又不知不觉向行人身上扫去，一个个数着。“他说要南下返里，自然仍要经过这座城。如经过这城，不走这个城门又走哪个？”又过了一刻，咬开一个汤圆，连里边的馅子也放得冰凉了。

谢珠一赌气推开那碗，叫过店里伙计付钱。手触着那串铜钱觉得温热，想起这钱摆在土坯上的光景。那次分手时他脸上似有怨怼之色，“其实我既非厌烦，也非困倦所致，不过怕你插手我复仇之事，你怎么连这个都不明白呢！”

这样想着，谢珠恹恹地站起身来，却见一个阔公子摇摇摆

摆走进城门，竟然就是他！

谢珠怕被看见，闪身躲到一个人背后，心中又好气又好笑：“怎么一下子变成这样一副怪样子？看他东张西望，定是找我。或者是怕我远远认出他来，才弄了这么一副行头，也不知哪里偷的……哼，这就瞒得过我眼睛么！”看他安然无恙，并没中自己的小叉，又想起被他戏耍当众出丑的情景，肚里火气直冒上来。看他边走边寻，心想活该，让你找去吧！

谢珠跟在远处，随着他在城中胡转悠一气，看他到处张望，样子似甚焦急，心中火气便逐渐减少。越是走的路多，她心里委屈越少。看他那副倒霉的神情，自己倒像是吃一副副灵验的消气药丸儿。到了天黑时分，谢珠见他进了一家客店，便也寻了近处小店住下。

就这样在城里同彭元捉了两天迷藏，谢珠已经快活起来，她正要寻个合适的机会现身，彭元却突然失踪。谢珠后悔，又到处寻起他来。寻他不见，谢珠大为恼火，“可见你小子就没诚心找我！”寻上一遭儿，便如吃了一颗“涨气丸”，吃了几颗，再不肯找，决定去徽州她朱爷爷那里。

离了富阳不远，因身上已经一文没有，便在一个小村里乞讨。偏偏在那里撞上方赤龙和秦孝两个。谢珠当时正一肚子火气没处发泄，碰到秦孝出言轻薄，又见他们带着兵刃，哪里容得？跳上去就是两记耳光，接下来把两个家伙都放翻，收拾了他们金银，扬长而去。

谢珠的外祖父乔大祥和朱太公是结义兄弟。朱太公和乔大祥以及另一个义弟郑阳来往从未间断，齐三姐却只在谢珠四五岁时见过她一面。谢珠一到朱家寨，朱太公即刻派人找来齐三姐，一指谢珠说：

“你看看这小子是谁！”

齐三姐上下打量了一番，说道：“谁家的孩子呢？长得挺俊的，可怎么弄得跟个泥猴儿似的？”

谢珠看着这个白发的驼背婆婆，早知是谁，亲热地叫了声：“三奶奶！”

朱太公问齐三姐：“认不出了？大祥的宝贝外孙女儿呀！”

齐三姐又惊奇地打量谢珠一眼，这才一把搂在怀里：“我就说是个女孩儿家模样嘛！是叫珠儿，对不对？十年没见，可就比小时候更招人怜爱了！”

又对朱太公说：“这孩子归我啦，没你的事！”

怕谢珠受委屈，齐三姐从竹林中的小茅屋里搬回庄园住，当日就给谢珠换了女儿装束，把她打扮得一只花斑鸠似的。谢珠怕打了三奶奶兴头，也不拒绝，随老奶奶摆布，只向她要了一身丫环的衣裳，为练功方便。

因怕引起孩子伤心，齐三姐绝口不提她父母、外公的事。但谢珠回到亲人温暖的怀抱中，情不自禁，当夜就将这一年自己经历讲与三奶奶听。听到谢珠已杀了谢林，齐三姐又惊又喜，一下子从被窝里坐起，一拍大腿说：

“好样儿的！这才是大祥的亲外孙女儿呢！你怎么没告诉你朱爷爷？老爷子恨谢林那叛贼恨得牙根子直痒痒……”

一老一少深夜长谈，齐三姐不觉又讲起她的芷儿，从而讲到萧菱和秃子来朱家寨的事。这次轮到谢珠惊喜，只不过没有声张。荒村夜话，谢珠从彭元口中详悉了萧姐姐和秃子的事。彭元自离了秃子兄弟时时挂念，对秃子手足般情感自然流露于言谈中，给谢珠留下深刻印象。听说昨晨萧菱、秃子刚离去。谢珠不免生出失之交臂的惋惜。偏巧齐三姐于萧菱两个身上也

有心事。他们离开后，朱太公闲说时同她讲到黑蝙蝠如何施计骗萧菱。齐三姐越想越不放心：这姐弟两个实在是胡涂，莽撞！只胡涂莽撞也还好，又太重义气。虽然自己再三叮嘱，他们俩也信誓旦旦，可是到了外面，谁知他们会干出什么来？倘若他们因此出了事，自己可就更是罪孽深重了！

追悔莫及，她心中焦虑，却又不敢向老头子说出，憋闷在肚里十分难受。此时就不免向珠儿唠叨一番，以排遣郁结。

不料这番话又使谢珠不安分起来。这丫头一旦动了去歙县闯闯的念头便不可收拾。她深知这想法稍有流露便会受阻，于是在三奶奶面前装作漠不关心的样子，反而假设疑阵，说她十分思念乡里和身陷困境的郑爷爷，很想去宣州看看。那上当的白发婆婆还为此大大安慰她一番。

次日早起谢珠就做溜走的准备。看看那包劫来的金银还好放在屋里，就悄悄从中拣了些零碎银子藏起。寻她的那套破烂衣裤却不见了，想是三奶奶怕她再穿，扔了出去。想起三奶奶讲芷儿姐姐事时提到州城内有个做眼线的李毅住在那里，觉得那里落脚倒也方便，就不动声色地从她口中将李毅住处探听清楚。谢珠乘人不备，写了封信说要返回宣州，换上那套丫环衣裳溜之大吉。

到得州城，谢珠径直去寻那个叫李毅的，却见是个生意人模样的宽厚长者，十分慈祥。李毅听这女孩子说来自朱家寨，又是乔大祥的外孙女儿，立刻问寒问暖，亲自去厨下为她准备饭食。谢珠一声长一声短叫“大伯”，只喜得无儿无女的李老头儿眼睛笑成一条细缝儿。

谢珠心想，萧菱两个比我早两天出发，如他们确到姜府去救人了，应该已经救出。我只消到姜府去一趟，倘探明芷儿姐

姐已被救出，我就折回朱家寨同他们见面；如芷儿姐姐还在，这两个就是遵了三奶奶嘱咐，自去了，我便救出芷儿姐姐，送她回三奶奶那里去。

盘算好了，谢珠告诉大伯要出去逛逛。李毅叮嘱了几句，谢珠唯唯答应。

她到街上先进了一家老字号铁匠铺，依原样打制了二十柄小钢叉，又买了一套现成的深色衣服。然后绕到州官府，将门前墙后仔细看了一遍。她见后墙一段甚是安静，高出墙头的是一大堆树顶，鸟儿又成群聚集在这里，料想里头是后花园之类去处。这里固然静僻，怕也是姜文成那狗官设防的重点，倒不见得比前头人多的地方越墙更不易被察觉……

到了夜间，谢珠换上深色衣服，将插着二十支小叉的革袋藏在身上，轻轻推门走出，纵身上房。李毅听着谢珠屋内有动静，初时不解：“这孩子怎么还不睡？”听得门响，披衣起床，从窗内窥看，见她轻轻一耸就上了屋檐，些许声息也无，李毅暗笑：“给她二两银子零用钱，也给得少了些……且由她去！”自去睡下。

临近姜府时，谢珠不敢造次，从房顶溜下，进了一条小巷。看见前头有个人影，谢珠并不以为意，一则那人与自己朝同一方向走，再则看身形那人是个孩子，所以尽管直向前走。走得近了，见那孩子背上突出一段儿，似是剑柄形状。谢珠心想：“他带着兵刃，又鬼鬼祟祟，探头探脑，不知想干什么……”放慢脚步，暗随在他后头。

又走了一段，已到了姜府所在的巷子，谢珠更纳闷：“看来这孩子也在打这州官府的主意。他往墙头上探看，莫非想进去么？以他的步履，断非有轻功在身的，况且适才走到他背后三五步之处，他还没察觉出有人跟着，看来纵然会几招剑术，

怕也是功夫有限。这孩子多半只想寻个漏洞钻进去，干点儿小偷小摸的勾当，带了件兵刃给自己壮壮胆子……”

看看那孩子已绕到后墙树木丛生之处，停下脚步，拔出背后剑来，谢珠也停住脚步。那孩子虽朝她这边瞥了一眼，仍未发现她，把剑朝墙头上指指，竟站到墙头上去了！谢珠吃了一惊：“怪呀，也未见他伏身，就那么直挺挺站着上去了！这是什么功夫？”猛然醒悟：“哦，是了！这孩子说不定正是小哥哥讲的‘秃子兄弟’。他手里青森森的宝剑该就是那把极锋利的‘青龙剑’了！小哥哥原说过这孩子也有些异术的……只是他选的这个进墙的地方实在不好……不是还有个‘萧姐姐’？她在哪里？”

谢珠伏身四望，并不见有别人，再往墙上看，那孩子蹲在墙头向里张望，谢珠着急：“这是干什么呀！要么你就进去，要么你就伏下，蹲在那么高的地方，怕里头的人看不见你呀？这是哪个师父教你的！”

谢珠沿墙向前蹿了几步，朝上一纵，双手攀住墙头，微微探头向内窥视。看了片刻，果然发现一棵大树后头伏着个人，手里拿着兵刃，正往那孩子的方向盯着。接下去，高墙暗影中又走出个人来。墙头蹲的那孩子正小心地监视着走出的这人，可见这人也是宅内的更夫之类，早被那孩子发现。

这人走过大树时，似是向树后隐藏的人做了个手势，继续朝里走。那孩子已经从墙上跃下院内，探头探脑跟在他后头；谢珠好笑：“你算了吧，人家早看见你了！”

她见树后躲着的那人为了避免那孩子走过时发现自己，正绕着树干转，便趁这机会跃身入院，悄无声息地落下，双足着地时手里已拈出一枚小叉。她猜想走过的那人做手势，是让树后

之人将诱过来的孩子一把捉住或砍伤。不料那孩子走过这棵大树时他并未动手。谢珠心想：

“看来这家伙依旧暗藏不动，竟是为预防那孩子同伙了，这州官宅子倒不可等闲视之！”

看先前那人往里走，大摇大摆，分明要诱那孩子深入，谢珠便兜了半个圈子，急纵如飞，要抢在那人前头，看看里头的伏兵。

到了灯火明亮、炒勺叮当处，谢珠伏身到一丛灌木里，却见刚才那人站在那里向着屋里挥手，谢珠吃惊：“刚才他还慢腾腾走着，怎么一下子就到这里了？这人好快的身手！”又见敞开的房门里走出个丫头，娇声娇气说：“是侯爷呀？怎么亲自打更！爷又有什么吩咐？”

这个“侯爷”伸手在她脸蛋儿上捏了一把，嬉皮笑脸说：“等会儿到没人的地方爷再吩咐你，你先把小翠叫出来！”

那丫头扭头喊：“小翠，侯爷找你呢！”

里边又一个丫环模样的女孩儿走出。这个侯爷立刻附到她俩耳朵上说了几句。先前那个丫头忽然说：“老爷正等着吃呢，倘若怪罪下来……”

侯爷说：“你们拿着空食盒子就行，谁让你们送真的呢？放下就走，耽误不了你们时间！”

叫小翠的丫环说：“我才不干！那贼杀了我怎么办？”

那个“侯爷”说：“不过是个比你们还小的孩子。再说还有侯爷暗中保护着你们呢！乖孩子，办好了，我自有重谢！”

谢珠虽未听清那家伙向两个丫环交代什么，却知是设圈套引闯入的那孩子上当。听得暗处脚步声，扭头看时，那孩子已蹑手蹑脚走过来了。谢珠盘算：两个丫头不足惧，还是盯住那

家伙要紧。看见走廊那边黑影一闪，谢珠伏身追了上去。那个“侯爷”走进一条长廊，直跑下去，她在后边紧紧相随。及至那人拐进一个院子进了正房门内，谢珠便纵身上了对面屋顶，伏身檐上朝下探望，见那“侯爷”和衣蒙被躺在床上，谢珠才明白他要干什么。及至看完秃子误认那家伙为萧菱的一场热闹戏，谢珠才猜想到萧菱已然遭擒。

姓侯的怕秃子落网不肯承认是萧菱同伙儿，又兼这家伙一向喜欢胡闹，就演了这一出戏，倒给谢珠提供了不少线索。

谢珠料到两个丫环一走必然回去禀报此事，等等免不了一场恶战，于是兴高采烈、摩拳擦掌，准备一显身手。看见来的是姜文成狗官本人，更是暗自高兴。也没想到那两个交起手来竟都是邪门歪道，丝毫真实本领也无，不免大为泄气，后悔刚才不如趁这功夫去寻萧菱和芷儿姐姐了！幸而这时给她一个显示小叉威力的机会，才让她略觉高兴。原来秃子飞匕首去刺姜文成，反被他用木剑将匕首挥回，谢珠见秃子危急，脱手掷出小钢叉，将匕首打歪。

秃子逃走，谢珠紧跟到店里。正想进去和他厮见，一起谋救出萧菱和芷儿办法，听他房中自怨自艾，念念有词，呆相十足，不禁笑出声来。躲过之后又回窗外，见他睡下，便动了顽皮念头，等他睡熟后盗了他宝剑。

她想店里谈话不便，今日一早便寻到店里，要约他来家中一叙。躲过店里人眼睛溜入他房内后，见他仍打着呼噜酣睡，便唤出一个店伙——恰恰是王小二，到店门外去，如此这般，安排了一番。

到了正午，谢珠衣襟上系了一条黄色绢子，背上斜背个白色长包袱，到了北关街上，虽不无取笑秃子意味，主要却为了秃子易于识出她。她站在那，里等候秃子，见大饼摊子前头一

个高大的疯妇人伸手向吃饼的客官乞讨，那几人不独不给，反拿她取笑，便即刻买了两个大饼递给那疯妇人。那疯妇人边吃边向谢珠咧开嘴巴呵呵笑，两个大饼吃光又伸手向谢珠索要。正当此时，谢珠见远处人群中，秃子慢慢寻过来。谢珠又生出淘气念头，将自己身上长包袱取下系到那疯妇人身上，又把黄绢于塞到她手中，对她说道：

“你举起这个在头上摇，我喊‘跑’，你就朝城外跑，跑得越快越好！等你跑好远好远，我给你一百钱买大饼吃！”

疯妇人十分欢喜，把绢子举过头顶，拼命摇。谢珠见秃子朝这里望，就喊一声：“跑！”那疯妇人把面前的人推一个趔趄，撒腿就跑。她一跑，秃子就追，两人越跑越快，谢珠紧追在后头，笑得喘不过气来。

却说秃子听说她叫谢珠，眨巴眨巴眼睛说：“我小元哥哥好像没说过……”

谢珠说：“我认识他，是在你们分手之后，你怎么会听说过呢！”

秃子说：“难怪呢！”

谢珠听了，又有些失望。她原还有些侥幸心理，以为彭元或许寻自己不见，会折而向西，找到萧菱、秃子两个。“那么说，我想见到萧菱和秃子，竟是想着万一会看到彭元了……”这么一想，忽然生起自己的气来。

秃子可是大为高兴，便急问她哪里见到他小元哥哥的，他小元哥哥怎么样了。谢珠说：

“你小元哥哥不大好呢！”

秃子吃一惊：“他怎么了！”

谢珠说：“我告诉你，你千万别难过！他在路上感了风寒，

在一家小店里卧床不起。我替他请了个郎中来看。这郎中还是个颇有些名气的，但是再好的郎中也须病人有医缘，有道是‘医得了病，医不了命’，多半是你小元哥哥命运不济，好药也吃了不少剂，不料过了三天，竟一命呜呼了！”

秃子瞪大了眼问：“你说什么？”

谢珠见他瘦脸儿顿时焦黄，心中不忍，嗤地一笑说：“我逗你玩儿呢，怎么一说就信？一个活人，哪里说死就死了！他活得好着呢，连病都没生。”心里却想：“他在富阳城里果真病倒在客店，我一定早出现在他身边。倘若我能尽心服侍他一番，也就能报答他救命之情于万一……”

却听秃子长出了一口气说：“我就说你是胡编么！就凭我小元哥哥，他会生病？在临安我差点儿病死，亏我小元哥哥尽心照料。我就想等他生病我也好好照看他，可他就是不病。”

谢珠说：“咱们俩想得一样！”说到这里，脸忽然红了。秃子倒也没注意，只问谢珠怎么碰上彭元的。谢珠就把自己经历简略同秃子说了一番。谢珠又无尽无休打听彭元在临安的种种事情，两人说得十分高兴。

饭后谢珠就把帛书上莫名其妙的话一句句教给秃子。秃子记住了四五句之后说：“够了！我要一条条试过，才知它们是干什么用的。等我演练会了这些，你再教我下面的。”

谢珠见他手中仗剑，口里念念有词地捣鬼，觉得十分有趣，在一旁嘻嘻哈哈笑个不停。

开心得够了，谢珠自去盘算自己的事。她想，要去虎穴里救出两个姐姐，必须先把府里情况、她们都呆在哪里察看清楚。夜里前去，或者还不如白日。白日里戒备会宽松些，会妖术的姜文成多半也不在家里。不妨就趁着秃子兄弟练得入迷，去那

里闯上一闯。

谢珠想着，溜出院子，将大门掩上，直奔巷外。

到了北关街上，谢珠买了两个花样子，用一张纸夹着，直奔姜府。

姜府大门门楼内靠墙坐着个老家人，眼睛半合着，似是睡着了。谢珠放松步子，就想从大门上开着的一扇小门里进去。不想那老人忽然睁开眼睛，问道：

“兀那小妮子，你哪里去！”

谢珠转回，笑嘻嘻说：“我们夫人让我送鞋样子给大奶奶！”

那老家人问：“你家老爷是谁？”

谢珠说：“就是李大人嘛！”

老家人想了想：“是哪位李大人？”

谢珠说：“哎哟你这老爷子，干什么这样打破沙锅问到底呀！你是诚心让我说出我们大人的名讳，让他扇我老大耳刮子是怎么着？”

老家人说：“不是这话。皆因我们大奶奶从来不管什么衣服鞋儿之类闲事，她要什么鞋样子？故此多问了一句。”

谢珠说：“老爷子多问的可不止一句。这也不能怪你老人家，等我到了老爷子这寿数，怕是还不如老爷子呢——我明明说‘送鞋样子给二奶奶’，怎么变成了‘大奶奶’？”

老家人摇头：“我耳朵却绣花针落地也听得见！你不怪自己说错，反来怪我。”

谢珠说：“我整天价‘六奶奶’、‘二奶奶’地叫，也保不齐就有个叫滑了嘴的时候。老爷子耳朵还这么灵，是老爷子的福气！可老爷爷眼神儿不济，有些可惜。我见着老爷爷也不知几回了，怎么我认识老爷子，老爷子就不认识我呢！你再好

好瞧瞧我，看认得出不。认出了，老爷子让我进去；认不出呢，我就回府，大不了少拿二三十文赏钱，也不会因为这个就穷死。这花样子就交给你老人家，请你老人家给带进去，再转告二奶奶，就说那三十文赏钱我送给你老人家了。说句良心话，大冷的天儿，老爷子总在门口蹲着也不容易！”

老家人忍不住笑道：“凭你巧嘴儿八哥似的，准讨二奶奶欢喜，快进去领你的赏钱去吧！”

谢珠向那老家人呲牙一乐，不慌不忙从小门进去。跨到里边这才看见，原来大门之内还一左一右站着两个持着腰刀的卫士。那两个显见已听见谢珠和老家人对话，朝着谢珠打量一眼，然后相视而笑。

谢珠也不理睬，只管向里头走，一边自己也觉好笑：倘若姜府并没个二奶奶，或者二奶奶前个月得暴病死了，我可只好拔步就逃了……

知道直朝里面是正房，擅进不得，她便拐向右侧，沿着两壁间一条夹道步入后宅，走得从从容容，如同到了自己家里一般。

走过夹道是一条长廊，长廊斜着延伸向内，左边是花草树木，假山石，水池；右边又岔出一道道短廊，通往粉墙上一个个门洞之内，看来每个门洞内都是一处独立的庭院。

谢珠走了一会，看看长廊又弯向左侧，有些不知适从。因怕有人暗中窥伺，便既不顾盼也不犹豫，向右朝着最末一个门洞里走去。跨进门洞，就到了庭院中的回廊里。回廊通向左右两侧，直走下去是三级台阶，一条青色方砖甬道引向正面瓦房。

谢珠不敢走下台阶，便向左转去。此时忽然隐约听得响声，似是器皿坠地打碎了，接着又有人叫骂。谢珠心想：“奶奶们

在那里吵架了，倒正好趁着热闹，找个什么缘由……”听着声音不在这院子里，倒像来自西厢房之后。沿回廊走到西端，果然看出这个庭院之内还有一重庭院，不过围墙比外面那道粉墙要高出一倍。

谢珠走出回廊沿一条小路到那高围墙黑漆大门前，见大门紧闭，里边已声息全无了，便迈上台阶要附耳上去听。恰在此时，大门忽然洞开，里边猛闯出个人来。看看就要和谢珠撞个满怀，谢珠倏地闪开。闯出的人没想到有人跨上台阶来，想躲已然不及，索性闭了眼往前一撞，免得自己被对方撞倒。不想看看撞上了，前边忽然又空了，于是一个前失栽下去。谢珠瞬间看清闯出的不过是个丫环，闪开后又接着一抓，硬生生把那丫环肩膀抓住，这才免去她一个倒栽葱。谢珠笑笑：

“姐姐仔细了！”

那丫环没好气地瞪她一眼，看看并不相识，眉尖一挑问她道：“你是谁？”随即把大门带严。

谢珠含笑：“我叫小红，是李府差来这里办事的。”

那丫环不依不饶：“办事怎么办到这里来了？”

谢珠赔笑说：“我到府上人地两生，适才打听，有位姐姐指指这边，我就找来了。多有冒犯，请姐姐恕罪！”心想：“这是哪里，竟这般紧要？看这高墙简陋，断非府中要人住的，莫非我竟闯个正着？”

那丫环明知怪自己冒失，见对方比自己幼小，又扶住自己，如此谦和，心里的气已消了一半，说道：“我倒不是生你的气。你要找谁，我告诉你去处，到这里来却错了。这里只住着个该杀的女贼！”

谢珠心中一喜，正想着该怎么说，门格登一声开了，又走出个跟自己年龄相仿的小丫头来，只见她手里提着个食盒，眼

泪汪汪的。这一个扭头向她发怒说：

“你哭什么？就会哭！”

又叹了一口气，对谢珠说：“这才叫‘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儿受气’呢！这个女贼给什么好吃的东西都不吃，还摔盘子摔碗的，劝得紧了，就要动手打人。我们老爷那一边又说伺候得不好，惹人家不高兴了，也要骂，还说如再不吃，就要鞭子抽我们了。谁没事儿闲的，惹一个女贼干什么？她自己不想吃，干我们屁事！这不，泼了一身场，回去还有一顿好骂等着！”

谢珠解下襟上手帕，上去替她擦拭身上的污物，又说：

“姐姐也忒认真！她不吃的东西，还带回去做什么？拿去喂了狗，就回说她吃了，谁又知道！”

那大丫环听她说得解气，有几分高兴了，点着头说：“妹妹好主意！只是妹妹不知道……”附在谢珠耳朵上：“我们老爷不是寻常的老爷。他坐在房子里，我们这里做什么事他都晓得的！”

这话说得谢珠也有些毛骨悚然，想道：也不知这个狗官此刻在家不……又笑着对那大丫环说：

“姐姐真要让她吃东西也不难，不过要用个特别的法子，这还是我小时候从外婆那里学来的，姐姐不嫌，我就帮姐姐去试试。”

那丫环说：“你不是有事要办么？可别耽误了你的事！”嘴里这么说，眼里却透出几分欢喜。谢珠说：

“我不过来送两个鞋样子，也不是什么急事，且先办了这事再去不迟。不知这女贼姓什么，我劝她时也好有个称呼。”

那个小的说：“她姓萧，她自己不说，我们老爷知道。”

那大丫环说：“如此就烦劳小红妹妹了！我原不该回去，这一身湿淋淋的，实在不好受，就让小娥陪着妹妹。什么好法子小娥你用心学学……”说着又转向谢珠笑笑，自去了。

那个小丫环转身推门，带谢珠进了院子。院中三面瓦房，除没有回廊，同前面看到的庭院似也没什么区别。这两个刚进去，正房里就走出个穿着长袍的壮汉，脚步甚是灵便。他看了谢珠一眼，转向那小丫环说：

“你还没哭够啊？这回再进去，她可就说不定要动手揍你了。你瞧她也是个丫头对不？别说她打你一拳，戳你一指头你也受不了哇！她不心疼，我可心疼！”

说着，眼睛不住地往谢珠身上溜。谢珠看着他身形熟，听声音也熟，猛地想起就是昨晚设圈套骗秃子兄弟那个姓侯的家伙。

小丫环并不睬他，只管向西厢房走，那家伙跟随上来问小丫环：“这姑娘是谁？”

小丫环带搭不理地说：“我姐姐！”

那人说：“我怎么没见过？”

小丫环说：“你没见过的人多着哪！”

那人说：“你姐姐真俊，这下子可把你们都比下去了！”说着，掏出钥匙去开门上的大锁，眼睛还斜睨着谢珠。

这人正是姜府的武师侯霁，也就是昨夜帮他蒙哄秃子上当，丫环们所称的“侯大人”。这侯霁武功极好，而且在府里也算得上个有头脸的人物。偏他不知自尊自爱，对府里的丫环总讨便宜，动手动脚。因此昨夜两个丫环进宅送食盒的路上，小琴便借说假话骗秃子的机会也揶揄侯霁几句，以为侯霁会在暗中听见。自然所说“侯大人”看中萧菱要讨她做小之事纯属胡诌，倒惹得秃子牵肠挂肚。侯霁急用眼溜着谢珠也并非对这样一个小小女孩儿有什么怀疑，不过因为她俏丽得出众暗暗称奇。他虽不信谢珠是小娥的什么“姐姐”，猜想或是新来的丫环，并没放在心上。

侯霁开了锁放两个小丫环进去，自回上房去了。

谢珠一进屋去就见一个姑娘面壁坐在凳上。听见有人开门进去置若罔闻，一动不动。谢珠急于看见她模样儿，迈步直向里走。小娥抢上一把扯住，低声说：

“姐姐别离她太近，不然她一伸手就把食盒拨飞了！”

谢珠笑着附在她耳朵上说：“妹妹放心。我又不是你们姜府的人，头一回见面，她怎么就好意思动手？”

谢珠说时虽用手遮住嘴巴，却有意让萧菱听见。果然这一招儿奏效，萧菱立即扭过头来看。谢珠见那个姐姐虽然面色略显憔悴，却端庄大方，一双明眸闪出好奇的光，又给脸上增加几分稚气，让人顿生好感。她从彭元、秃子那里都听到萧菱拼死为亲人复仇的故事，原就对她钦佩，此时见这位一身侠胆、曾以秋水剑浴血的高身材姑娘两手空空，成了关在冰冷牢室中的阶下囚，心中一时充满爱怜。她拎着食盒向前又迈两步，用手指指小娥，向萧菱一笑说：

“我听这位妹妹说，你不肯吃东西，这又是何苦呢……”

那姑娘忽然蹙起眉尖，眼睛向她射出冷光。谢珠不理睬，继续说：

“其实呢，这也碍不着我什么事。我是来这府里办事，见这妹妹好心送饭，倒受你叱骂，委屈得直哭，有些气不公。不仅如此，我家三奶奶心肠最好，我出去办了什么好事，她老人家就高兴。反过来呢，要是我回去说，姜府里有个姑娘让人家关起来，连饭也不肯吃，走路都没了力气，我可是连管都没管，我们朱三奶奶听了，心里头可就要难受啦！”

萧菱见这个俊俏的小丫头说到“朱三奶奶”时向自己丢了个眼色，心中猛一动。她说自己是外头来的，说“我家三奶奶”，

萧菱都未在意，听到三奶奶前头加了个“朱”字，对方又分明要我注意这称呼，一时思绪纷乱：难道这孩子指的是齐三姐？她老人家怎么知道我在这里呢？这小女儿儿到底是谁？她来这里想干什么？……

谢珠捧起食盒，说道：“我看这吃的东西就给你放在桌上，什么时候想吃呢……”一边说，一边往靠墙的案上走，擦过萧菱时低语说：“秃子兄弟很好。”又大声道：“你就吃一点儿，不想吃就在这儿摆着。我看你还是吃一点儿的好！”

谢珠说毕转身回来。看那个小娥，只顾担心地盯着萧菱，怕她发作，再看看萧菱，好家伙，脸上又是惊诧，又是欢喜。谢珠心里暗暗叫苦：“嘿，这个萧菱简直就是个孩子！你就不想想身边还有个姜府的人？就算这个小姑娘有些傻里傻气，这院子中还有武功高超的人守着你不知道？也不必说他们存心监看，就是出于好奇向里头窥视一眼，你这副神气也就把什么都告诉人家了！我要是再停留片刻，你说不定还要问问我是不是朱家寨派来的呢！”这样一想，她扯扯小娥说：“妹妹咱们走吧！”

小娥没想到这个女贼居然没把食盒拨下地去，看那样子说不定她们一走她还真能吃上两口，于是高高兴兴随着谢珠出来。

果然侯霁已在门外候着，上来把两层门都锁好。谢珠见他似并没起疑心，想深深他虚实，撇撇小嘴儿说：

“不过一个姑娘家，这么些人看着，还要上两道锁！”

侯霁说：“哎呀小姑娘，你可不知道，姑娘跟姑娘不一样！这位姑娘举着宝剑要杀人的！要都像你这么斯斯文文……”说着一伸手要捏这小姑娘脸蛋儿。谢珠躲过了。

小娥说：“这个人讨厌，咱们不理他，走！”

侯霁心中生疑：“我捏谁的脸蛋儿不一捏一个准儿，怎么这次竟捏空了？这小丫头分明有些武功……”手猛一探，去抓谢珠的腰。谢珠微一闪，他又抓空了。看见两人转身要走，他喝一声说：

“站住！”

谢珠站住问：“你干什么？”

侯霁说：“你学过武艺，是也不是？”

谢珠一扬脸说：“‘学过’算什么！我武艺好着哪，你别瞧不起人。不信打一套六合拳给你看！”

侯霁见她一副洋洋得意的神气，疑云顿消，哈哈笑着说：

“我信我信！哪里敢瞧不起姑娘？惹恼了姑娘，说不定狠狠打我一顿呢！”

小娥瞪他一眼，拉住谢珠的手就走：“这人你给他脸他就上鼻子，姐姐别睬他！”

侯霁笑着给她们打开大门。大门外正有个精神矍铄的老者迈上台阶，见着侯霁，哈哈笑着说：

“侯爷，正该您去用饭了！辛苦，辛苦！”

侯霁一拱手，闪身请那老者进去。这一闪身，老者又看见另外一个小丫头。他怔了一下，接着猛地抽身，冷笑一声：

“哼，是老相识了！小子变成了丫头，我就识不出来了么？”

谢珠突然把手一扬，那老者一闪身，谢珠乘隙溜出大门。

第三十六回

谨遵遗训目中无仙术

藐视强酋席上充小厮

侯霁将门打开；谢珠一眼看见门外站着黄子善，脑里立刻一转：“这家伙怎么在这儿冒出来了？”

其实是她是不知黄子善底细。姜文成在宣州当知县的时候，黄子善是他手下捕快的头目。这次受季三省派遣出来抓谢珠，不但人没抓到，反而把个谢林也赔进去了，他心中十分害怕：“季大人向来翻脸就不认人。出来时他特意嘱我要保护好谢林，我这样回去，如何向他交帐？”因此不敢立刻回宣州，安排流星徐把铁网陈送至富阳城内治疗断臂，让李爷、张爷回去向季三省禀报，“就说我独自去追那丫头去了！”六个人花费几个月也没得手，他一个人往哪里追？他知姜文成已出任徽州知州，便投奔到这里来，指望这个老上司能替他向季三省说情，不要难为自己。姜文成和季三省是好友，谅来有他一句话，事情也就过去。姜文成知道他来意后一笑道：

“这个你尽管放心！我这里也正用人，你就暂且留在我这里吧。”

黄子善自然十分高兴。

谢珠见是黄子善，心存侥幸，以为自己原是个破烂烂、脏兮兮男孩儿形貌，如今变作个小丫环，身边又有个服饰相近、年纪相仿的伴当，他未必一下识得出自己，因此躲闪到侯霁背

后，想和老家伙交臂而过。不想黄子善一眼就识出她，她也只好放弃了再向小娥套问些情况的打算，把空手一扬，一个箭步蹿出大门。黄老者屡吃她小叉苦头，早成惊弓之鸟，慌不迭躲闪，转过身来看时，已见她翻出粉墙。

黄子善、侯霁两个双双跃上粉墙，却不见那小丫头踪影。黄子善怕遭暗算，急忙跃下，侯霁随他一起跃到墙外。侯霁低声说：

“她一定是翻过长廊，藏在那一片假山石后！”

黄子善摇摇头：“这事难说。这丫头诡计多端，又轻功极好，跳蚤一般。也许她藏在什么地方，也许早就跃过高墙，出府去了。”

侯霁朝树木后头隐约现出的高墙望望，骇然道：“就算她能一刹时跑到那里，那墙她也一下子跃得过去？”

黄老者说：“这不足为奇。不过我们此刻追到那里，怕她也早钻进小巷逃了，姑且就作她还藏在府里……”

两人先到假山石后去搜寻。那黄老者在一大片假山石中绕着奔走，脚步神速，忽而又转过身来逆行。侯霁不解，按自己的办法，耸到假山石顶端，向下面看。寻找不见，两人又去近高墙处林中胡钻一气，仍不见她踪影。两人无奈，相视苦笑。一个是有眼无珠，把敌人放进要害之地，任凭她自由行事；一个是被空手一扬吓得魂飞魄散，眼睁睁放她逃走。这两个武林高手倒也彼此彼此，谁都不用嘲笑谁。

谢珠知道这两个轻功都好，跃过粉墙就钻进贴墙处一丛青翠的灌木下，拈一枚小叉在手，心说你们未必相信我有这么大胆子，敢藏在你们眼皮子底下。你们认为我胆小是你们福气，你们谁要过来搜，对不起，我照你咽喉上打。一个我饶你性命

你不知感恩还要来作对；一个无缘无故对我举止轻薄，我射死你们哪一个也不算冤枉！

果然这两个跃下粉墙就背向她站住，嘀嘀咕咕。他们跨过长廊去假山石里搜，谢珠依旧埋伏不动，等他们奔向树林，谢珠出来，向他们后背扮个鬼脸，自朝外走，从从容容由大门出去了。

谢珠到家，见秃子仍旧一个人在屋子里比比划划发疯。他一见谢珠，欢喜得哇哇喊叫：

“哎呀小姐姐，你可回来啦！跑到哪儿去了，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告诉你吧，你教我的那五句，有四向我都知道干什么用的了！不信我演给你看！”

谢珠说：“是么？那可真好。我先讲件重要的事给你，回头你再演给我看。你把宝剑放下别这么冲着我比比划划，我瞧着害怕。”说着，转身坐下，拿起几上冷茶。抬头去看秃子，却不见了。谢珠“咦”了一声，推开门看，院子里也没有，却听背后笑一声：“往哪儿找呀！”

谢珠转身迈了两步：“你在哪儿？”

听得秃子回答：“你小心，别当真撞在我剑上！”那声音就在自己鼻子前头，把谢珠吓一跳。她又惊又喜：

“怎么，那几句诘屈聱牙的话里，竟还含有隐身术的口诀吗？”

秃子现出身来，得意地说：“怎么样，这回不是‘雕虫小技’了吧？”

谢珠一本正经地点头：“大有用处呢！这回再被追得急迫，就可免去撞头摔屁股之苦了！”

秃子哈哈笑：“你跟我小元哥哥一样坏！”

谢珠坐下，喝着冷茶说：“不过，帛书上几句怪话有这样大的用处，倒是我始料所未及。有了这隐身术，进姜府里救人，大是方便！”

秃子将剑柄递过来说：“小姐姐也来试试！还记得你教我的第一个口诀吧？小姐姐只要心里念诵那口诀，再想：‘我不要让人家看见’，自然就隐身了！”

谢珠将双手背到身后，连连摇头说：“不试不试！那依次五条口诀我都记得，只是我父母在世时，不准我习学这些旁门左道之术。我在义军中时，我们有个道士颇通些奇术。我一时觉得好玩儿，让他教我，家父知道了，便叫了我去，严加斥责，说我违背圣人之教，简直胡闹。我母亲也说只有我们家传武艺才是真实本领，不准我再同那道士一起。倘若我二老还在，这事未必不可再商量。如今两位老人家都不在了，再没有更改的余地！”

秃子暗自庆幸，亏得他自己二老生前没说过什么，不然就糟透了！

秃子说：“隐身不算，还有别的呢，我再演给你看！”

谢珠说：“你练得再多，萧姐姐已被人杀了，又有什么用处呢？”

秃子变了脸色：“你这话哪里来的？你刚才去姜府了？”

谢珠说：“自然是去了。”

秃子大急：“她到底怎么样了？”

谢珠笑道：“她到底还活得挺好。你怎么老是一惊一诈的！”

秃子也笑了：“你老是吓唬我，反来说我！”

谢珠说：“怎么不说你？我一回来就告诉你，我要讲件重要事给你听，你偏不肯听，弄把宝剑对着我抡来抡去！”

秃子赶紧放下剑说：“这回我一动也不动了，小姐姐快讲！”

谢珠便把她怎么闯进姜府，如何见到萧姐姐的事，从头至尾讲了一遍。秃子一直没探清萧菱的确切情况，有一个亲见了她的谢珠绘声绘色讲了一遍，把他乐得不知如何才好。他使出嘴巴上甜蜜功夫，把他“小姐姐”大大地夸奖了一番，又说：

“好了，这回我已经会了七招了，咱们今天晚上就去把两个姐姐都救出来！”

谢珠说：“你先别急。我今天去他们窝里露出马脚来，姜文成那家伙必然会严加防范。萧姐姐那个高墙围的院子甚是隐蔽，外边看着是一道粉墙，粉墙虽矮，墙内却一排大柏树，把高墙围得严严实实，外边竟丝毫看不出来。高墙内显见是那狗官私刑拘禁和审讯仇人的地方，院内看着似普通住宅，窗子糊着白纸，窗内却钉着碗口粗细的圆木栅栏，门内也有一重木栅门。我套问那个姓侯的家伙，说你们这里加两道锁，还有这许多人看守着，他默认了，可见还藏着别的强手。那个姓黄的老东西十分扎手，如今也到了他们那里，因此不可粗心大意。今晚我们都好好睡上一夜，明日白天我再教你念几个新的口诀，你练会了，对付那个姜文成时就更有把握。我准备些硫磺火碱之类，明夜我们就去动手。我一把火先在他宅里烧起来，趁他们救火，我们就去救人。”

秃子唯唯答应。

其实谢珠心中另有打算。她想今日惊动了姜文成，那狗官必然会将萧菱转移至别的秘密所在。芷儿姐姐究竟在哪个小庭院里尚无从得知。因此必须先将这些刺探清楚。秃子现学现卖的几招儿，未必抵挡得住姜文成，怎知再与那狗官交手，不像昨夜一样大败而逃？如果侦察情况时得便将他手中木剑盗出，

他也就施展不出了。

她与秃子约定明晚同去并不是假的，但“今晚好好睡上一夜”却只限秃子一个，她推迟一日动手，就是准备今夜独自去探宅。“小哥哥那样爱他这个秃子兄弟，我须尽心保护好他。萧菱姐姐能为秃子兄弟独身夜探虎穴，我这个‘小姐姐’就办不到么？”

吃过晚饭，谢珠又教秃子念了几条口诀，哄他回店去睡觉，约好明日辰时再来这里相会。秃子一走，谢珠即刻着手准备。二更不到，她就悄悄溜出院门，不慌不忙，朝姜府走去。

她想秃子练异术入迷，今晚又念熟不少新口诀，此时必在店里傻练不休，断不会出去惹是生非，想到这里，自以为得计，俏脸绽出微笑。又想起萧菱憨态可掬，“总是深山里厮守着师父，住得久了，不谙世事。可是现今世上，这样纯朴的人又能找到几个？”忽地想到彭元，他此刻又在哪里呢？抬头看天空，虽也有星星闪烁，但远不如荒村中那一夜的明亮。“也不知今生今世，还见得着见不着……”

直走到临近州官府，冷风一吹，才觉头脑清醒，明白今晚凶险，必须全神贯注，十分谨慎小心。她亲见了后墙内设防的情形，想今夜必然埋伏的人更多，决定避实就虚，在敌人意想不到的地方进去。

她沿着前巷高墙走了一段，看看前后无人，跃身上墙，伏在上边察看动静。因时间尚早，院内不时有人提着灯笼来往，谢珠反觉比悄无人声更来得安全。窥伺了片刻，趁无人走过时向院内投入一颗问路石，听着声音并无异常，用手攀住墙头轻轻溜下。落地后又在枯草丛中伏了一会儿，这才倏地跃了几跃，跨过一条甬道，进入一片小树林。

出了小树林，前面横着一条长廊，正是日间走过的，她却不向内宅去，而是跃上长廊顶上察看位于左前方的正院。正院三重，都由一道青砖高墙围着，里边屋宇高大，飞檐横空，倒把围墙显矮了。向左看去，长廊顶蜿蜒曲折，一条青龙也似，直延伸进正宅中。谢珠便沿廊脊纵纵跳跳，奔向正宅。

第一重院子很大，正房窗上有灯光透出，里边隐约传出谈笑之声。谢珠由东厢房顶上靠近，听得一人哈哈的笑声嘶哑，颇似姜文成，但说话声音仍不分明。

谢珠伏在檐上细听，因听不清，一时焦急，溜下房来，竟跃上台阶，将耳朵贴到窗棂上。说也奇怪，仍是只听谈笑声，不闻讲的什么。谢珠润湿窗纸戳了个小洞看，这才明白：原来房子里套着房子——里边竟是东西走向一道雕花的红木隔扇，隔扇距窗户足有两丈开外，人是在隔扇里头说话，外头自然听不清楚。

谢珠暗骂：“这狗官干的多是见不得天日的勾当，连盖房子也施出这鬼蜮伎俩，弄得铁桶也似！”正束手无策时，听得背后传来脚步声。

她急跃下台阶，又纵身上了东厢房顶。转身伏下时，大门里已走进两个小厮，打着灯笼，手里各托着一个大盘子，沿着院中甬道直走上台阶，进入正房内。谢珠在檐上等了一会儿，见两个小厮又出来，依旧打着灯笼，不过托盘已经随随便便提在手里。谢珠心中一动，站起身来，从房顶走上廊顶，又沿着廊脊飞奔出去，跑出一大段去伏下。

听得这两个小厮说说笑笑走过来，她从廊顶溜下来，伏身到廊外暗处。

这两个似讲着赌博之事，忽然一个说：

“那位季大人仪表堂堂，看上一眼就令人生出钦敬！”

另一个说：“要不怎么人家当上知州了呢！”

”这一个说：“那倒也未必。你看咱们老爷那一副……”

另一个急说：“你不要命了！我可还想要呢！”

这一个笑着说：“我又没说不好。人不可貌相嘛！那季大人虽说看上去文质彬彬，却开口就是一个“杀”字，又说得咬牙切齿，让人听了脖子麻酥酥的！”

谢珠诧异：听他们说的这个“季大人”，倒极像是季三省那狗官，怎么他会在这儿？一股怒气从心底腾起：我父母、外公虽命丧于谢林之手，谢林背后却是藏着这个狗官！你杀的人还嫌少么？此刻又要杀谁？

她拔出匕首，正要追上这两个小厮问个明白。却见这两个停下来问：

“怎么就你自己？”

谢珠看时，是对面又来一个小厮。那小厮说：

“福儿赌兴正浓，反正只有这一盘了，一个人够了。”

两个里头一个人说：“灯笼也不拿来，我送你去！”

那小厮说：“不必了，你快回去捞本儿吧！”

那两个笑着去了。

谢珠看过来的这个小厮，也是青衣青帽，一样打扮。她暗暗跟了一段，见先前那两个去远，便跃身进入廊内。这小厮吃一惊，手里的托盘几乎脱手。谢珠把匕首在他眼前一亮说：

“你乖乖地听话，我决不杀你！”

虽然说的是“不杀”，那小厮却不由地颤抖起来。

谢珠说：“你跟我走！”牵住那孩子跨过长廊栏杆，到了一处假山石后。

谢珠问他：“这盘果子可是送到你们老爷那里去的？”

那孩子颤声说：“正……正是！”

谢珠低喝：“轻声些，不然我就是一刀！我来问你：你们

老爷可识得你？”

那小厮说：“自……自然……自然识得的。”

谢珠问：“适才过去那两个呢？”

小厮说：“那是喜……喜儿和万儿。喜儿老爷叫得出名字，万儿老爷却识不得，他上个月才来，又不在前宅服侍。”

谢珠说：“你放下盘子，脱下衣帽来！”

那小厮央告：“你不要杀我……”

谢珠不耐烦：“杀你做什么！我要你衣帽！”

那小厮颤抖着脱下衣服，谢珠一把扯下他小帽，自己戴上，把那小厮搦作一团，塞住嘴巴。

谢珠更衣时那小厮已看出对方是个女孩儿，此时盖到他身上一件衣裳又散发出一股淡淡的脂粉气，他不由后悔：“早知这小贼是个女孩儿，我早夺下她刀，放倒她了！”

他只见这“小贼”比他矮着一截子，却不知随便“放倒”不得！

话说谢珠换好衣服，端起托盘，沿长廊直奔前院。她原先就急于弄清里边是些什么人，谈些什么，此刻更迫不及待要进去看看，“确是季三省，得便就杀了这贼！”

她把来时要慎重从事的念头一下子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谢珠进了正房，推开隔扇中间的门，原来里头还有一重隔扇，再穿过去才进入正厅。

见屋内灯火辉煌，宾客满座，谢珠有些吃惊，自悔冒失：我怎么忘了问问那小厮，黄子善和姓侯的家伙在不在这里！偷看望去，正面陈列两张几案，一张几案上是姜文成，另一张几案上端坐着身着官服一个三绺黑髯的白面官员，依稀就是季三省。侧面各有一张几案，一边是个身材魁伟仪表堂堂的大汉，

另一边却是个其貌不扬的黑瘦男人。看看托盘中同样花色的果子恰是四盘，谢珠低眉垂眼，依次在四张几案上摆好。

那姜文成对进来的小厮睬也不睬，依旧讲得热闹，谢珠却一步不敢停留，提了空托盘出来，随手带上隔扇的门。来到院内四顾无人，谢珠不甘心，又折回去，进入第一道隔扇，附耳到里边那道隔扇上听。只听姜文成嘶哑着嗓音说：

“说起这事，是下官失职了！不但季大人那里不住地斩草却难得除根，就是葛大人和霍壮士，也因下官治民不严，大大地吃了连累！”

谢珠一时不解。又听得一个人说：“姜大人过谦。如若说到‘根’字，怕是那毒根还在敝州，而不在贵州。倘没有蓝漪湖边和敝州别处刁民骚乱，郑阳和齐大祥两个魔头哪里会逞凶一时？倘这两个没了作为，程谦那个老狗自然就是水上浮萍，老老实实做他的庄主了！”

谢珠暗暗咬牙：“果然是季三省这个狗官！”她也只是在义军攻占县城时听说抓了县令赶去看热闹，见了季三省一眼，此时听他讲到自己家乡之事又提到外公和郑爷爷，自是这狗官无疑！只不晓“程谦”是谁，“他说做庄主，又似乎暗指出和我外公的关系，莫非是朱爷爷？”她并不知来太公在外面闯荡时用的正是“程谦”这名字。又听另一个人说：

“至于我们弟兄，更要感念姜大人！我原以为要落得个终身残疾，早万念俱灰，万也不曾料到姜大人竟是位神医，此番才知那‘手到病除’的话是实实在在的了！”

姜文成哈哈大笑，说道：“葛大人哪里话来！下官所施，不过左道旁门之术，那个‘医’字是不敢当的，更休说是‘神’。倒是葛大人和霍壮士慧眼，识出朱家寨这颗毒瘤，为敝州地方

上除了大害！”

谢珠听了这话，心不由向下一沉。这个“葛大人”和“霍壮士”分明就是三奶奶说的葛森和霍天亮两只皇家鹰犬了！“我到庄里时他们在那儿关着，怎么竟在这里？难道他们是被官兵或高手救出的？如此看来，怕是朱爷爷和三奶奶凶多吉少！”谢珠一时心乱如麻。

她可不知道朱家寨出事同她大有关系。

那日谢珠偷偷离庄之后，齐三姐丧魂失魄一般。她将压在案上瓷瓶下一张条子翻来覆去看了不知多少遍，老泪把那张纸也湿透了。她将此事告诉朱太公，太公问她：

“你可对她讲了芷儿的事？”

齐三姐不惯说谎，期期艾艾讲了。太公冒火：“你还想胡闹到几时？萧姑娘两个到这里的那一夜，你就跑去混搅，当是我不知道？偏珠儿一来你又迫不及待对她说这个！她哪里是去什么宣城，分明去歙县城里救芷儿去了！她同我见面时说要我经营朱家寨，兴致勃勃，哪里有去别处的意思？她去闯姜文成的狼窝，不是白白送死？就只有你外孙女儿是宝贝，别人家女儿都不是孩子！”

齐三姐情知理屈，挨了一顿臭骂一句不敢还口。她后悔不迭，即刻要去追赶。朱太公说：

“又要胡来不是！这妮子轻功不弱，你路上未必追得上她。到得州城，你怎么躲过姜文成眼睛？”

三姐知道已任凭怎么化妆，那驼背总遮掩不住，弄不好确也白白给朱家寨找麻烦。

朱太公叹了口气：“也只好我亲自跑一趟了，好歹在小妮子闯进姜府前拦住她。”

计议定了，已届申时，太公即刻动身。他骑上匹好马一路狂奔，不间断驰了近四个时辰，看看夜空，三星已斜，到底上了几岁年纪，只觉精神困顿，况且马也要饮水喂草料，就路旁一个小店里歇下。

恰在这夜来家寨出了事。

朱太公留下黑蝙蝠葛森和玉面罗汉霍天亮两个性命，是放走还是长期软禁，一时委决不下。这两个是久闻江湖、见多识广的家伙，经这半夜混乱，恐怕早识破朱家寨底细，此时放走他们，无异于将义军这块基地交付官家手中。但这两人对自己饶了他们性命，显然心存感激。他们既为朝廷出力。又同时是成了名的武林英雄，讲的是一个“义”字。倘取得他们“不讲出朱家寨一个字”的许诺，放走他们也未必不可。因此，太公为他们医伤颇尽心力。他于治疗外伤原有些手段，这两人内功又好，配以运气调息，两三日间伤势就大见好转。

黑蝙蝠伤重，左腿仍不能屈伸；玉面罗汉右臂和已运转自如，只为瞒过看守他们庄丁的眼睛，才装作行动不便。因有朱太公善待他们的叮嘱，在客们看守也不甚严。两人最忌惮的是那个飞石的书僮儿，所以这回想走，两人悄悄商议好先试探一下两个客人是否已离座。晚饭过后，他们下着围棋，一边闲谈。葛森忿然说：

“那小书僮儿端的可恶，竟下这样狠手！”

霍天亮说：“哥哥休气恼。事情总要往好处想，倘若这石头是碰到头上，岂不呜乎哀哉了？”

葛森说：“那也不行！我明日就找这小崽子算帐去，看在太公份上，自然不便也砸断他腿，却要扒下他裤子，狠抽他一顿板子！”

这一招儿竟然奏效，那收拾碗筷的庄客笑道：“葛爷迟啦！体说‘明日’，你昨日去找，也找不到了。”

两人心中暗喜，知道萧菱自然也一同去了。

到得掌灯时分，霍天亮乘庄客不备，点了他穴，背起葛森就走。门外一个庄客一边挺刀拦住，一边打了个唿哨，早有人跑去报告齐三姐。齐三姐将插着十二把短刀的革袋向腰间一缠，直奔外院。此时玉面罗汉霍天亮已踢倒两个庄客，夺得一把长柄大刀，背着葛森直冲出去。他们刚到院外，迎面一道寒光直奔霍天亮的“玉面”，霍天亮大刀轻摆，“当”一声响，暗器磕飞，臂上却一震，知道是飞刀之类大型暗器，不敢轻慢，举目察看的功夫，第二把飞刀又到。霍天亮侧身一闪，却和第三把飞刀撞个正着，幸而手中大刀正横在胸口，“噌”地一滑，飞刀侧飞出去。

霍天亮背着个人，转动不灵便，看清对面黑影里白发，知道是那驼背婆婆，正有些慌，却见那黑影扑地倒下。霍天亮觉出背上他兄长杨臂，知他用暗器伤了敌手，跨步枪刀向前，他兄长却喊：“不要伤她！”于是又一个“横扫千军”，大刀横劈向围上来的三个庄客。刀锋未到，那三个早都躺下。霍天亮知道是葛森又发暗器，先行将三个打倒，却又纳闷：“我哥哥铁莲子袋早被他们拿去，什么时候取回的？”并不知道葛森出来时抓了两把围棋子揣在怀里。他用铁莲子原就是专打穴位，又常发铜钱击敌，所以用起棋子得心应手。

两个人一个步下，一个“马”上，一个舞刀，一个发暗器，直冲出去。庄客骑马逐出，葛森打了两个落马，各骑上一匹，黑暗里逃脱了。

庄客抬回三奶奶和受伤的庄客，见都是无法动转，验看身

上也没伤口，一时无策。谢五说：“这是打中了穴位，若不及时解开，怕要误事。我也不会解，须去找太公，况且这两个逃走的事也须禀报太公！”

他自骑了一匹快马，急驰向州城，天明时分，却正撞见朱太公从小客店里出来。朱太公听说了这事急得跌脚，只好急匆匆又折回朱家寨。

黑蝙蝠和玉面罗汉直奔州城。一则返回临安路遥，二则也不愿丢盔卸甲地直回京城，闹得个威名扫地。两人到了州府，姜文成立即陪两人去自己府里，施法给黑蝙蝠葛森医好腿伤。恰好季三省因公事到徽州，也到这里拜访姜文成。

洗尘宴上姜文成也邀了葛、霍二位，介绍他们与季大人相识。席间谈起朱家寨，葛森说是个蹊跷所在。那里极崇尚武功，庄里还设有演武厅，这也罢了，那些庄丁动起手来竟是进退有序，就似官军一般。朱太公看来是个胸有谋略的人物。那个白发婆婆说是“邻居”，却呼之即来，但有事故，立刻现身。看她为朱太公排死命的劲头儿，关系至深，断非普通邻舍。庄外那林中小屋，看来像是寨子里哨所……

季三省听了这话颇感兴味，细问了庄上所见以及朱太公同那老太婆形貌。葛、霍二人说了。季三省捻着黑髯说道：

“葛大人、霍壮士说的这‘朱太公’，倒极像是巨贼程谦。那程谦是郑阳和乔大祥的结义兄长，虽鲜为人知，却是个武艺精熟，脑后生着反骨，多年和朝廷作对的人物。‘朱太公’之称谓怕是假的了……那个驼背的白发婆子更证实‘朱太公’便是程谦，她该是程谦的婆娘李三姐。这两口子都曾是吃菜食魔教里的魔头，倒不可等闲视之。”

饭后姜文成吩咐家人在议事厅里看茶。几个人坐在那里

高谈阔论，说了一刻，话又扯到这事上，恰被暗寻到这里来的谢珠听见。

谢珠知道朱爷爷、三奶奶一时还没有放这两个朝廷鹰犬的打算，他们跑到这里来，十之八九是自行逃出的。庄里层层设防，想溜出来谈何容易？必是动了手的。朱爷爷两个不是负伤或遭遇不测，会放他俩逃来？

谢珠越想越是不安，极想听听他们俩讲讲如何逃出的，偏这两个不说。

她此时全不顾席上是何等人物，竟指头上蘸了唾液把隔扇上纸涸个小洞，向里边窥望。里边明亮，外间昏暗，隔扇纸上即不显影子，有个极小的洞也并不易被发觉。黑蝙蝠却立即察觉有人窥探。他在这里是客人身份，也不便直接插手，乘着姜文成请他们尝尝自家园中梨子，拈一个在手里，把玩了一刻笑着说：

“姜大人自己怎么不用？”

将手一送，那梨子把儿朝上旋着飞向姜文成。奇的是梨子落在姜文成几案上并不随落势滚向姜文成而是骤然停住，依旧梨柄向上旋动着。黑蝙蝠双手一拱说：

“献丑了！”

季三省喝彩说：“好手段！”

玉面罗汉不明他义兄何以突然要显示一下内力。姜文成也想：他这是什么意思？拿起那只梨看，似是指甲划出的四个字：“外面有人”。

姜文成顿时明白。他知自己约束下人虽不严。这议事厅外却绝不至有谁敢窥视，抬头向着隔扇哈哈大笑道：

“外面既有佳宾，何不请进来共饮一杯！难道还要下官撒

下客人出去迎接么？”

谢珠正对那黑瘦男人失礼之举感到不解，听这一声喝问转身就走。她万也没料到，自己刚蹿出外面一层隔扇，却见姜文成笑呵呵站在面前，也不知他怎么出来的。

谢珠一怔的功夫，里边隔扇门一响，黑蝙蝠和玉面罗汉也站在她两旁，和姜文成恰成鼎足之势，把自己围在正中！

第三十七回

双犬护院饱尝拳脚

只身探宅终遭擒拿

谢珠面对强敌，毫不胆怯，身子一旋，“刷刷刷”一连三支小叉，分向三人射去。

黑蝙蝠和玉面罗汉纵身到外厅截住来人去路，见是主人家小厮，一时不解，不由向姜文成投过探询的目光。姜文成施遁形术到外厅拦堵，见夺路逃出的是个小厮，也不由一怔。就在这一刹时，谢珠连发暗器，疾如闪电。距离太近，三人猝不及防，虽然都闪过了，那样子很不中看。

姜文成武功平常，小叉在他颈侧划了一道红条子，甚是疼痛。他怒火上升，长袖一拂，一柄木剑已然握在手中，谢珠脑里一闪：“那么长，怎么袖里放得下……”又见他眼突筋暴，头发似也猛竖起来，竟把头顶束发的带子挣断，满头黑发瀑布一般倾泻下来，都在肩上披散开。谢珠暗道：“这狗官同昨夜一般模样了，想是要作法！”黑蝙蝠和玉面罗汉虽见多识广，也一时愕然，因不便插手主人家事，一旁静观事态发展。

季三省此时也迈着四方步子踱至外厅。谢珠心想：“我该走了！只是这三个各得我一叉，独这个季三省因落在后头一无所获，这不公平！”手向姜文成一扬，腕子一抖，小叉斜射向季三省咽喉。姜文成适才害怕，木剑一挥，施法护住自己，也不成想一点寒星直奔他贵宾。

亏得黑蝙蝠眼疾手快，长臂舒展，将小钢叉捞在手中，看了一眼，含笑递与季三省，季三省躬身，双手接了。

谢珠趁姜文成挥剑自卫早奔到门旁，就想夺门而出，谁知那门突然不见，眼前漆黑一团。转身看，隔扇也不见了，接着一团黑烟滚滚上来，把四面尽皆遮住，只黑得一丝亮光不见。

谢珠心慌，怕黑暗里遭人算计，把小叉悉数从革囊中取出摸在左手里，右手拈了一支，侧耳细听，准备哪里有响声，就向哪里发，但两耳畔忽然响起雷鸣一般声音连续不断，什么也休想听到了。正不知所措，黑暗中一只手抓住她右手，她扬起左手要把叉全甩出去，又有一只手抓住她左手。接着也不知多少只手暗中一齐抓上，有抓胳膊的，有抓腿的，把她抓牢按倒在地。身体刚一着地，四周突然又有灯光，看看自己，已被牢牢捆着躺在地上。

黑蝙蝠和玉面罗汉眼中全不是这般光景。他们见那孩子向门外逃出时姜文成站立不动，只将木剑高举，朝那孩子方向划个圆圈。说也奇怪，那孩子忽然停步，犹豫起来。她转身向后看、向四面看，却不肯进，只抓出一把暗器摸索着，每移一步都小心翼翼，就如个盲童一般。几次到了门旁都逡巡不前，也不知为了什么。适才接连发出小钢叉，何等迅猛，此时却举手投足都似有人揪扯着。终于脚下一绊，翻倒在地，随着姜大人木剑在空中旋动，身上竟多出了一道道丝绦！

这两人虽闯荡江湖多年，见多识广，却从未目睹过知州大人这样的的招数。

丝绦缠得极紧，姜文成看出是女孩儿形体，十分得意，哈哈大笑说：

“我原看着像个雌儿，果然不错。如此说来，日间混进我

府里来胡闹的，就是你这个丫头了。日间送什么花样子，现在又来端果子，倒是多烦劳你！”又转向葛、霍二人说：

“她并非我家奴，倒是你们那个姓萧的要犯的党羽。”

三人这才明白，齐赞姜大人明察秋毫，仙术惊人。

正在这时，一个家人匆匆走来，凑到他家老爷身边，似是要禀报什么。姜文成一挥袖说：

“三位大人都是自己人，但讲不妨！”

那家人一躬说：“回禀老爷：后院那个女贼不知什么时候被人劫走了，老太太房里那个寿儿也遍寻不见！”

姜文成一怔，满脸得意神情一扫而光，问道：

“侯霁和黄子善那两个……呢！”

他原要说“那两个废料”，想起黄子善此时是季三、省的人，便省去了。家人回说：

“侯爷和黄爷都被贼人放倒，不省人事……”

姜文成强自镇静，向三位客人一拱手。笑道：“三位大人就请厅里小坐片刻，下官去内宅看看就来！”

黑蝙蝠说：“姜大人如不嫌，我们弟兄就同去看看如何？或者贼人并未去远，可以援上一手。”

姜文成有些不悦：我明明说的是内宅，你武艺虽好，不免有点儿不知深浅，亏你还是皇宫里的人！也不便拒绝，心想来多半是昨夜那个用青龙剑的，也让你吃一些苦头……强笑道：

“如此甚好，就有劳二位了！”

季三省一旁却说：“不是下官多嘴，葛大人、霍壮士武艺高强，倘后宅有事，或者可助姜大人一臂之力。只是眼下用武之地倒是这里。贼人既已得手，未必还不肯去，倒是要千方百

计来弄走这一个了！”

几句话说得那三人连连点头。姜文成自去后宅，玉面罗汉一手将谢珠提了，就放在厅内。三人坐下来吃茶闲谈。

谢珠听得萧菱和芷儿姐姐已被救出，心中喜不自胜，猜想是朱爷爷与三奶奶无恙，发现黑蝙蝠两个逃了，怕他们泄露朱家寨机关，追入州城，夜探州官府，得便救出了那两个。果真如此，少时必然还要来寻这两个狗贼。……再想一想，忽又有些担忧：“他们在自己庄中，人多势众、环境熟悉，犹未斗过这两个家伙，如今到了人家府里，又有姜文成的邪术做怪，岂不要吃亏？”

也真是孩子，刚刚心花怒放，盼他们前来，此时又忧心忡忡，暗暗念诵道：“你们可千万别来！”

其实劫走萧菱和芷儿的并非朱太公和齐三姐，倒是那位秃子大爷。

秃子和谢珠分手，自己回店，一路上背诵口诀、演练新技，心中说不出的快活。看看小店就要到了，秃子犹豫：“店里演练有那王小二碍手碍脚事小，那般狭窄，有两招新技须不便施展。不如就大街之上，或寻个偏僻宽敞所在。”忽然又想：“要说僻静宽敞，哪里及得上姜府的后花园？我何不就去那里演练演练！演得好了，得便救出萧姐姐和那个‘指儿’，也好教小姐姐欢喜！”

肚子里转了几转，事情早变了味道。秃子是有恃无恐，觉得自己新练的几招儿厉害，“别的不说，单是隐身，我进进出出你看都看不见，你还有什么辙！”

他到了姜府，早把“演练”的事忘到脑后，看见大门上的小门还开着，蹑手蹑脚直走进去。记得谢珠跟他讲囚禁萧姐姐

的是后宅一带粉墙里头，便沿长廊往里边走。碰上迎面走来的人初时还有些害怕，看出谁都对他视而不见，他心中十分畅快。终于见到长长一条粉墙，后悔谢珠讲话听得不仔细，没弄清楚是在哪一处庭院里。反正谁都看不见他，就一个一个地寻进去看。

他走进一处庭院，听屋子里嘻嘻哈哈说得热闹，便凑近窗户窥探，却是三个丫头凑在灯下做女红，一边张家长、李家短地胡聊。秃子听着无趣，正待转身走开，却听其中一个说：

“好哇，我正要上太夫人那儿去呢，看我不告诉来寿姐姐！”

那一个显见是恼了：“告诉去！我怕她是怎么着？你也不用讨好她，我看她这小夫人也当不成。老太太还硬朗着呢，等老太太归天，没人阻拦的时候，休说咱们老爷，我看就是街口卖麻饼的王驼子也不会要她了！哼，什么正经来路，不定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买来的呢！”

先前这一个也沉不住气了，扬声说：“好好的，你这是跟谁过不去呢？要是跟我，我不过说句笑话儿；要是跟来寿，人家老老实实一个姑娘，连猫也不得罪的。想必你费老大力气到底没挤到老太太房里去，看着人家眼热，才憋着一肚子气，找个茬儿放出来……”

秃子听着这个来寿，想起听过的‘瘦儿’，必然都是三奶奶那个“指儿”了。听屋里两人对吵，一个劝解，接着走出一个，把门一摔气哼哼说：“这是何苦来的！”一直朝院外走去了。

秃子跟上，弯弯曲曲走了一段路，又进了一个更大的院子，眼见那丫环踏上高台阶，进入上房。秃子听得上房里响起个苍老的声音，猜想这便是“太夫人”了，极想看看那“指儿”的

模样，忍不住念动口诀，穿壁进去。

屋里，一个体态窈窕的丫环正笑眯眯牵着刚进来那丫环的手，两人站在地上。灯下有个老婆婆仔细看着一块绢子上绣的花朵，口里赞扬手工的精巧。秃子绕过去近看那丫环眉眼，虽清清秀秀可爱，却并不像他萧姐姐，心中疑惑：“莫非不是？”又见房内除了这两个外再没旁人了，“我分明听见她进去之后叫声‘太夫人’后又叫声‘瘦儿姐姐’。听得人说‘女大十八变’。或者三奶奶去年见时她还不是这模样……他许是三奶奶想自己外孙女儿想得发疯，见了谁家姑娘都觉得像……”猛想起三奶奶的话，悄悄挨近了看，见那姐姐眉间正有一颗红痣，无疑就是她了！

“三奶奶提起自己指儿时老泪纵横的样子何等可怜……”

秃子一时改了主意：到手的现成买卖，也不妨先做嘛！

秃子转身，看见一只毛茸茸大黄猫舒舒服服伏在椅垫上睡觉，走上去一把捞住。他于这偷鸡摸狗的勾当训练有素，也没费什么力气，掐住脖子提到院子里，到近墙暗处才松开手。那大猫“喵”地叫出声来，屋子里老太太说道：

“寿儿你去看看，虎儿怎么跑到外头去了？”

芷儿推门出来，在院子里四面张望。秃子低声唤道：“指儿姐姐，猫在这儿哪！”

芷儿听见唤她乳名，有些纳闷，听得是孩子声音，又叫得亲切，并不害怕，走过去看。

秃子问她：“姐姐可就是指儿么？”

芷儿点头。秃子说：“我叫秃子，是三奶奶那里来的。你外婆想你，叫我来救你出去。”

只这“外婆”两字一听进耳朵里，芷儿顿时眼泪涌出。

那恶鬼也似的老爷看中她，要讨她做小，让她每日心惊肉跳。前几日太夫人有些松口，自己几乎落入魔掌，是她苦苦哀求，把那老太太也哭得流出眼泪，这才幸免。但那老太太喜怒无常，况且到底心疼自己儿子，谁又知道哪一天就把她交出去？那几日她枕下藏着把剪子，几次想要自戕，只因念及外婆已知她在这里受苦，或者危急时会突然赶来救她，这才强自支撑下来。

眼前来救自己的虽是个孩童，却是外婆亲自派来的。看他手持光闪闪宝剑，沉定自若，必是外婆就在近旁。芷儿颤声问：

“我外婆呢？”

秃子说：“这里不便讲话，你说追猫，跟着我来！”说着，边向外走，边捏猫尾巴，把猫疼得一声声叫。芷儿朝房内喊：

“猫儿又跑了，我去抓！”

屋里似是应了一声，两人早跑出院子。

秃子领着芷儿奔向东面高墙。芷儿着急说：

“这里没有门！南面后花园里，有个角门，或者可以砸开锁……”

秃子说：“后花园藏着人，去不得！”直跑到高墙下，用剑在石墙上比划，似是要划开个豁口，芷儿细看，他比划处竟真有一扇木门，那孩子用手一拉，门“呀”地一声开了。

芷儿惊喜，“怎么这地方还有个门？”随那孩子跑出去。

跌跌撞撞跑了一段，到了墙外一条路上，芷儿如在梦中，呆了半晌说：“有个来救我的姐姐，被他们捉了，关在独秀园里……可有人去救她？”

秃子心想：这个芷儿姐姐心地甚好，急难中还惦记我萧姐姐……说道：

“正要和姐姐商量这事。今晚只来了我一个，如若我去救那个姐姐，姐姐就要自己回家了！”

芷儿听到一个“家”字，心里一热，眼泪又流下来：“不知道家……家在哪里……”

秃子道：“北关街上，靠着城门，路东有个叫‘石碾巷’的。进了那条巷子，南侧的第五个门就是了。那里住着个李大伯，是你外公外婆的好友，极是和气，还有一个叫谢珠的小姐姐，日夜想着救你出来。你去了，她不知有多么高兴呢！”

秃子怕这个姐姐走黑路害怕，将她送上大路，这才匆匆折回姜府。

秃子全然不知，此刻谢珠已收拾停当，出了家门，正不慌不忙朝这里走来。

秃子穿墙回到府内，也忘了指儿说的叫什么园，只记得谢珠讲过粉墙里还有高墙，便择僻静处一处处穿墙，终于找到了一道高墙外边。他毫不犹豫，在大门旁墙上直闯进去。

不料刚刚到了里边，就听暗处一声断喝：“什么人！”

秃子吃一惊，急忙隐住身形，看见远处人影一闪，一个精壮的黑衣汉子即刻到了眼前。

那汉子先向四处张望，接着轻轻一纵上了墙头。须臾又跃下来，对着墙角问：

“你见什么了？”

秃子这时才见墙角暗影里走出个人。躬身回答：

“刚才像是有个人影，从墙里冒出来……”

那汉子突然飞起一脚把这人踢个仰面朝天，嘴里骂道：“见你娘的鬼！我怎么见不着？就是有人，这样大呼小叫，也吃他逃了！再敢如此，我踢出你黄子来！”骂着，自回上房屋里去

了。

秃子听他声音看他身形，识出便是昨夜那个装作萧姐姐骗他的家伙，心说：“好小子，是你呀！你有本事今天再照我下巴打一拳试试！是人家错了还是你错了？就是有人嘛，凭什么踢人家一脚？嗯，看这样儿，这一脚踢得还不轻……”

这时暗处又闪出个人来，把地上的人扶起。被扶起的人一下子没站住，又坐在地上，呻吟一声，低声骂道：

“这龟孙子，见着娘们儿喜笑颜开，见着爷们儿就横眉立目……”

扶他的人悄声警告：“你还嫌打得轻是怎么着？”

秃子心想：“这院子里藏的人还真不少，倒要小心……”

他料想萧姐姐必囚禁在这院中，蹑手蹑脚到三面房子前都察看一番，终于在西厢房前停步，听着寂然无声，穿壁进去。

室内更暗，他潜到一处，看看是床铺，上面设着衾枕，床却是空的。秃子心一沉，想必是谢珠白天闯到这里，姜文成这家伙知己暴露，将萧姐姐转移到别处去了。正疑惑间，听得“哐啷”一声轻响，向声响处望，影影绰绰，似是坐着个人。秃子暗想：

“别又是弄什么鬼骗我上当！”

他轻移脚步近前去看，果然是个人端坐椅上，不是萧姐姐是谁！秃子忍不住低唤一声：

“姐姐！”

那坐着的人正是萧菱。她察觉到走向她的轻微脚步声，便开始屏息静听。门加着两重锁，有钥匙的只有那个姓候的。姓候的看着她时，眼神儿不正，他和丫头们说话不干不净，又动手动脚，萧菱也都听到耳中，看在眼里，因此听到动静，

担心是刚才自己打盹儿的时候，姓候的潜入室内，欲行非礼。此时忽然听到一声“姐姐”，以为全是自己幻觉，不由出神：我是思虑秃子兄弟太过，有些精神恍惚了！

秃子见萧姐姐木然面对他，认定她是受折磨太多，有些痴呆了，一时心中难过，竟呜咽起来。萧菱一怔，睁大眼睛，面前仍旧黑黢黢，连个影子也不见。萧菱幽幽一声长叹，自语说：

“这是鬼哭……我已到这步田地了么！”

秃子至此时才猛省：“咳，我好糊涂！我隐着身形，姐姐怎会明白！”即刻现出身形，丢下手中剑伏到萧菱膝上，哭着说：

“姐姐别怕，我是你秃子兄弟……”

只听“哗啦”一声铁链响，秃子觉自己的嘴被一只手用力掩住。他伸手去摸那只手，果然摸到腕上厚厚一道铁箍，上头连着铁链。秃子难过，眼泪流得更紧。萧姐姐却似怒不可遏，低声喝道：

“你快给我出去！”

话音未落，木栅门吱呀一声敞开，火光闪处，一支燃着的松明丢进屋内，正落在地中心。萧菱霍地站起，面朝门外，用身体遮住他秃子兄弟，摆出一副拚命的架势。

谢珠白日里闯入又溜掉，萧菱囚禁所在显然已暴露。姜文成虽未将她转移别处，却命侯霁、黄子善严加戒备并给萧菱手、脚都加上镣铐。

入夜后侯霁和黄子善两个不敢大意，灯烛也未点燃，摸着黑在上房里吃酒。听得家丁吆喝，侯霁出去察看，院内及屋顶上都未见有人，便十分恼怒，踢他一脚。

黄子善却不相信家丁是无故喊叫。他深知谢珠那小妮子一旦纠缠上，不达目的绝不会罢手，何况昨夜就有人入府骚扰，对方显见人手不少。侯霁回房后他格外凝神静听。听到西厢房内有动静，他向侯霁耳语一句，自己推门出去潜到西厢房外轻轻打开房门。过了片刻侯霁也披个斗篷赶来，朝他一点头。黄子善猛地打开木栅门，侯霁将藏在斗篷内燃着的松明投了进去，两个准备暗器齐发。

也没料到，除了戴着镣铐向他们怒睁二目的萧菱，房内并无别人！

侯霁窃笑：“你这个老小子吓唬自己呢！”却也不便说什么，向冲上来的家丁说：“灯！”黄子善并未释疑，看见家丁提着灯笼上来，伸手接过，闪身进入屋内。

萧菱待要扑灭松明，可怜脚上多出一副重镣，猛一跨步，几乎跌倒。她猜想秃子一见自己暴露，多半要夺门出去，必吃大亏，又急忙去拦他，不想扭头看时，秃子踪影全无！

萧菱一时糊涂：他变成老鼠钻洞了么？

黄子善左手提灯右手仗剑，先闪身到柱后观看头顶房梁，又一步蹿到床边看了床下。看萧菱举止神色，他断定屋内有人，遍寻之后，却连只老鼠也不见！

侯霁也提个灯笼进来，上上下下将萧菱打量一番，嘻皮笑脸地说道：

“戴着大金镯子不舒服，是不是？谁叫你整天价绷着小脸儿不说话呢！要是你早对你家侯爷……”

这话还没说完，也不知是谁，照他腮帮子上狠狠一拳。这一拳力道甚大，侯霁“哇”一声怪叫，“登登登”倒退数步，后脑勺子重重地撞到墙上，一时头昏眼花，坐在地上发呆。

黄子善“刷”一声掉个剑花，四面观望，不见任何可疑处，眼光最后扫到萧菱身上：会是这个戴镣铐的？没见过她动呀！上去扯起侯霁，低声问了句：

“怎么回事？”

侯霁摇了摇头，满脸恐怖神色。他不怕人，却怕鬼。这私牢里屈死的冤魂不知多少，深夜里出来走走，也是不足为奇的。

秃子趁这机会念动解绳的口诀，用剑尖一指。他想试试那解绳的法儿解不解得铁索，也没想到这法儿如此厉害，只见萧姐姐身上“哗啦啦”一阵响，铁索尽皆脱落！

黄子善这一惊可非同小可：“这女子竟有这样的硬功在身，实在令人胆寒！”硬了硬头皮，向侯霁喊了声：“上啊！”仗剑直取萧菱。

也不晓怎么回事，他刚跨上一步，就觉有人在他屁股上狠狠踹了一脚，收足不住，一头扎在地上，宝剑也不知飞到哪里去了。侯霁一愣的功夫，又有人在他裆下要紧之处踢了重重一脚，他倒吸一口凉气，蹲下去再站不起。

萧菱先是觉手上一轻，低头看时，铁链断作无数段坠落地上，一时茫然。分明听得秃子声音在耳边响：“姐姐快走！”接着又有什么东西塞到自己手里，竟是一柄长剑。

萧菱一时精神大振，转身去对付两条看门狗，想让秃子先出去，没料到那两个刚摇摇晃晃站起又直挺挺躺下，一动也不动了。

萧菱借地上燃烧着的纸灯笼环视，不见她秃子兄弟，犹豫之间听得院子里喊：“姐姐快出来呀！”接着是兵刃撞击的叮叮当当声，显见是秃子兄弟同院里埋伏的敌人交了手。

她一个箭步蹿到院子里却一个人不见，也没任何声音，萧菱惊奇，仰头房上寻觅，只见秃子站在墙头向她招手。

萧菱纵身上墙。

第三十八回

两句笑谈事半功倍

一番私语石破天惊

萧菱出笼的鸟儿一般，跟着秃子的身影在墙头、屋脊上奔跑，也不知身上哪里来的力气。

她也如芷儿，觉得今晚如同置身梦境。此时她依然恍恍惚惚：前头这人是谁？明明是秃子兄弟，又明明不是。他轻功全无，怎么会一跃就是几丈，等我快追上了，又是一跃而到了数丈之外？看看前头已是姜府东墙，脚下是出府的路无疑。秃子轻松地踩上了墙顶，她纵身猛跃才双手勉强攀住墙头。秃子弯身扯了她一把，她这才翻上，两人双双跳到高墙之外。

又跑了一段路，直进了一片小林，两人方才停步。秃子转身，叫了一声：

“姐姐！”

萧菱凑近仔细看看，忽然一把拉住他，把长剑地上一扔，双手将他抱住。秃子心中无限欢喜，叫声：

“萧姐姐，这回就好啦！”

萧菱并不答话，只将他紧紧抱在怀里，用力在他脸上亲吻起来。萧菱虽与他朝夕相处，情同手足，到底一个女孩儿一个男孩儿，从无过于亲昵的表现。突如其来，秃子心中不免慌乱，待要挣脱，却觉脸上湿乎乎一片，分明是萧姐姐哭了。秃子心中也不由一酸，不再推拒，任凭他师父姐姐抚爱。这孩子自幼

失去父母，独自一个沿街乞讨，除遭受白眼乃至打骂，从来没人对他如此，一时之间迷惘，似乎自己生活里也有过这样时刻，虽则全然变得模模糊糊。哦，是了，那该是在母亲的怀抱里！也不知那是何年何月，也不记得任何具体情景，但确实确实有过。谁夺去了我应该得到的温存？谁狠心地把它变得瞬间即逝？又是谁把我送至二爷手里受煎熬？小秃子忆起自己身世的凄凉，一时百感交集，不觉呜咽起来。那呜咽之声渐高，终于酿成一场哭号。

萧菱被他惊得醒悟，擦了一把泪，笑道：

“好好的，哭什么呢！”

秃子哭声愈高。萧菱一边给他试泪一边说：

“快别哭了。让追来的人听见可不得了！”

秃子这才止住悲声，抓起地上两把剑，贼头贼脑地向四下里望。看看并无动静，这才抱怨道：

“都是姐姐先哭引起的，倒来怪我！”

萧菱抱着他肩，叹口气说：“想是你这两日受了许多委屈……都是姐姐不好！”

两人向前走，秃子说：“我不过心里着急，倒没受什么委屈。又遇见一个小姐姐，热心帮我救姐姐……”

萧菱猛然止步：“可是她在府里断后？”

秃子说：“你放心跟我走吧！今夜我瞒过她，自己来的。那个指儿也让我救出来了……”

秃子便把谢珠和芷儿的事讲了一遍。

两人上了路，犹自说个不停。秃子洋洋自得，把他探得宝剑的奥秘，自己如何练功都说出来，把萧菱说得一会儿哈哈大笑，一会儿目瞪口呆。

分手虽只两日，事情却纷繁复杂，一时哪里说得完？幸喜一路倒也没什么麻烦事。萧菱早扯下身上破衣褴衫，将黄子善宝剑包了，夹在腋下。

到了石碾巷，秃子兴冲冲抢先奔进小院内，要告诉谢珠，萧姐姐已然来到门前，他还急着要看看芷儿是否平安到家。

上房里灯火亮着，李大伯和大娘正同芷儿悄悄地说话儿，屋里却不见有谢珠。秃子未及开口，李毅先问他：

“你可看见了珠儿？”

秃子吃一惊：“怎么，她出去了？我们说好了明天早上这里见面的！”

李毅搓着一双大手房里踱起步来：“她又会到哪里去呢？昨夜这孩子出去，我只道她是缺零用钱。今晨我告诉她有钱，不必去弄险，她笑而不答，给她银子也不要。听你们在房里热热闹闹说话，我当是你们切磋武功，哪里知道是要干这样大事！也怪我只顾忙自己的，无暇顾及。今晚我回来迟了一步，给她走脱，怕是她也去了姜府！”

秃子说：“姜府里没有她。她若去了，定是救两位姐姐。她知道两位姐姐都在后宅，不会去别处，我在后宅跑遍了，却不曾见她。”

李毅听他说得笃定，略放心些。李老太太去烧水，打发萧菱洗澡更衣。

又候了一刻，仍不见谢珠回来。秃子先有些沉不住气了。他到门前张望，眼盯着路口，心想小姐姐这两日一心扑在救人事上，哪里有闲情逸致出去游逛？别是真去了姜府。姜府那样大，怎么一定就撞得上她？前一夜我去姜府她也去了，不是就没见着？既然我今夜想得出独自去救人，人同此心，焉保这个

争强好胜的小姑娘会老老实实呆在家里？又想起在府里一直没见姜文成那老贼，心中越发嘀咕起来：倘若她一进宅就撞上那个丧门星，这事可就大大地不妙！

秃子越想越是不安，门前等不到又去巷口张望。路口站了一刻不见，他心急如焚，自语道：“我也真傻，有这里着急的功夫，还不如姜府里探看呢！”想到这里，“唰”地拔出青龙宝剑来。

他正要上房抄近路走，有人一把扯住他胳膊：

“你哪里去？”

扭头看时，却是萧姐姐。秃子笑着说：“我街上转转，看有什么好吃的，给姐姐买一些。”

萧菱生气：“休跟我弄鬼！你要说给我抢一些来我倒相信——你拔剑干什么？”

秃子料瞒不住，实说了。萧菱说：“你想得并不错。只是把我放到一边，让我怎么对得起那位热心救我的小妹妹呢！”

两人正说着，见黑影里有个人走来，看时，却是李大伯。李毅也不说话，上来扯住秃子袖子，回头就走。秃子无奈，只好和萧菱随他回去。进了院子，李毅将大门关上，转过身来悄声说：

“你们不可冒失！珠儿不回来，我也着急，不过这事须从长计议。那姜府也是随便闯得的么？救出两人，已是万幸，怎么还能重新送回虎口？”

他虽未明说，似也认定了谢珠凶多吉少。

萧菱心中十分着急：人家孩子和我素昧平生，全凭侠义心肠，白日里就冒充丫环，只身涉险。何混进囚房，如何事败逃

走，我是亲见亲闻了的。倘若她陷入敌手、遭遇不测，我怎么了帐呢？

谢珠为了彭元，萧菱固然不知，要搭救她芷儿姐姐，萧菱却路上已听秃子讲了，此时把罪过都算在自己帐上，一时苦恼不堪。

秃子此刻倒有些宽心了。虽然已断定谢珠去州官私邸无疑，怎能断定她必然失手？那小姐姐聪明过人，武功极好，又见识过姜文成手段，总会避实就虚，设法周旋。纵然她落入敌手，姜文成那狗东西也不会立刻就把她怎么样。你想他丢了两个人，还不好好留着这一个当钓饵，好把那两个更重要的找回来？说到底，秃子放宽心是相信自己手段。新练成的这一套法术已然大奏奇效，一个手脚都用铁链子牢牢锁住，一个被藏在深宅大院，我都轻松地救出来了，你能管住你家秃爷不救出第三个来？见李毅拴上大门他只觉好笑：大脚丫子老头儿，我是瞧着你老人家岁数大，又对我不错，这才给您留面子。别说你揪住我袖子，就是你老人家掐住我脖子，你看我跑得了不！“姜府也是随便闯得的么？”对不起，早闯啦，还不是一回两回的！

几个人坐在屋里“从长计议”。萧菱除了进府打探，也想不出别的办法。芷儿更不必说，只在一旁偷偷抹眼泪，样子十分可怜。李毅说：

“倘今夜一宿未归，我五更时分便派个人回朱家寨，将此事禀告太公。一则太公可以决断，那里又广聚人力；二则也好把芷儿顺便带回，与她外婆相会。我这里虽然隐秘，到底是在他们眼皮子底下，并非久留之地，倘有什么疏失，白让你们舍命相救了……”

李毅说话时，秃子心不在焉，将小小宝剑抽出来，弄了

一块绢子细细地擦拭。萧菱捅他一下，悄声说：“你好好听着！”

秃子说：“听着呢！明天早晨五更时分回朱家寨，告诉朱爷爷，还要把指儿姐姐带回去，以免夜长梦多，对吧？我这几日忙得紧，也没功夫擦剑，正好这时候擦擦……”

李毅心说：“什么擦剑，分明是惦记着去姜府。此时走不脱，大约盘算着等我睡下好溜走呢！我今夜也不睡了，就守在这里，看你们谁走得成！”抬头再看那孩子，竟在刹时踪影全无。扭头急看萧菱姑娘，那姑娘也正盯着空凳子，瞪目结舌。

李毅惑然不解，一时如在梦中。萧菱却站起来，向李毅一施礼说：“李老伯休怪，这孩子娇纵得惯了，很不听话。我去截他回来！”说毕，抓起案上破衣裹着的剑，推门出去。

李毅追出去，萧姑娘已然上了房，身形一晃，也不见了。老头儿又是顿足又是拍腿，只有望空兴叹的份儿。

却说姜府里，姜文成烦劳黑蝙蝠兄弟代他暂且看管谢珠，慌慌张张赶到后院，独秀园里只给他剩下空牢房和一群丧魂失魄的看家狗，侯霁一瘸一拐走上禀报实情，话说了半截儿，又哼着蹲下去了。姜文成见他脸色焦黄，不住地流汗，知他伤得不轻，又兼失职的有黄子善在内，也不便深责，只狠狠瞪着侯霁，哼了一声说：

“我那里捉到一个，你这里倒给我放走一双！”

黄老者听说姜文成捉到的是“白日里那丫头”，比听姜文成一顿臭骂还要难受，“季大人现在这里，姓谢的丫头如若供出那一段事来……”

他知道那一伙人若非自己挑头儿闹内江，再不至于死了谢

林，折了铁网陈，坏了大事。季三省一到，他即刻悔恨自己白天失态，在侯霁面前显露自己认识那个丫头，这还不算，随后又向姜文成说了此人便是宣州知州季大人一心要捉的谢珠。他料定谢珠今夜要来，因此格外用心，已盘算好了：那丫头如来了，好歹将她送到阎王老子那里去。

他与谢珠周旋数月未能得手，绝非自己功夫不如她，只是由于季三省要的是活口。黄老者自信，凭自己一口剑，要刺死谢珠不过是五七十个回合之内的事。他全没料到等到的不是谢珠，倒是个鬼魅！说是没交手吧，剑也挥了，伤也负了；说是交过手，连对手什么模样都没瞧见。谢珠倒是来了，这丫头也是鬼迷心窍，放着想救的人她不救，也不知为什么跑到前宅去捣乱。季三省虽没见过谢珠，姜文成岂能不向他夸功？只要那丫头到了季大人手里，我就算玩儿完！姜文成虽然凶恶，对手下人还算宽容。季三省这人貌似平和，却心狠手辣，翻脸不认人！

姜文成又去母亲房里查问了芷儿失踪情况，然后回到前宅议事厅内。他向三人致歉之后指着摞作一团丢在地上的谢珠，笑问道：

“这个也是季大人的故人，大人可识得？”

季三省上前，把谢珠仔细上下打量一番，摇摇头说：

“下官眼拙，这孩子我从未见过！大人既说‘故人’，想必同敝乡什么事有些瓜葛。”

姜文成说：“季大人果然厉害！她正是季大人虽未曾晤面，却派了人四处去追寻过的乔大祥的外孙女儿谢珠！”

季三省惊喜：“原来是她！”

姜文成又笑道：“她很愿做敝府的小厮，可惜我用不了许

多人。就作为礼物赠与季大人，大人看是如何？”

季三省微微一笑：“如此多谢姜大人了！”

姜文成又向葛、霍二人一躬说：“只委屈了两位大人——秦丞相要的人，我得而复失。权请二位这里盘桓两日，我定然将姓萧的丫头连同她那个假书僮儿一并奉上。有这一个在，不怕他们不自行送上门来！”

葛森、霍天亮急忙还礼，道谢。

四人归席，又在那里吃茶闲谈。谢珠一心要听听黑蝙蝠两个是如何逃出朱家寨的，她三奶奶究竟怎么样了，偏这些家伙只说些不相干的。

她一边仍听着，一边盘算如何应付这几个家伙。她想时间耽搁很久了，太公和三奶奶必然寻到这里来。萧菱被救出后寻到秃子，秃子一定会带她到北关找我，听李大伯说我不在，他俩也会寻来。这样一来，我可真成了他们的钓饵，把大家都诱入绝地！这一边有姜文成、黑蝙蝠、玉面罗汉、黄子善和姓侯的五个强敌，就是不算上众多的家丁，我们的人也绝不是敌手……

谢珠越想越急，便悄悄挣动，想挣脱绳索。也不知身上丝绦是什么怪丝织的，涩而不滑，并且越挣越紧。刚停下无谓的挣扎，听得厅门外极轻微的脚步声，谢珠心中紧张：“糟糕，他们来了！”她所处位置距厅门很近，想趁厅上那几个尚未觉察时设法暗示自己人离开。结果还是黑蝙蝠艺高一招，距离虽远，早知外头有人窃听，身体在椅上猛一旋，轻飘飘飞到门前，足未着地，手已将门拉开。谢珠一惊，定睛看时，门外站着的竟是黄子善，心中一块石头落地。

姜文成本问道：“你来做什么？”听那话音，十分不悦。

黄子善迈步入厅，朝上打躬说：“启禀大人，侯爷经调治已能动转。不知我等该在后厢护院，还是来这里听候调遣？”

姜文成心里有气：我适才不是已然吩咐过，让你后宅里呆着吗？看见你们季大人在这儿，你瞎卖弄什么！有本事你干出点有用的事来！昨天这丫头来，你明明认识，硬把她放走了；今天你又放走了一个。不管怎么说，侯爷卖了力气，受了伤，谁知道你老小子怎么耍滑头来着！

其实他是不知道黄子善的那段隐情。黄老头是不放心，想前头来探探动静：姜文成到底把那丫头交给季三省没有？他们到底有没有审问那丫头的意思？如若审了，那丫头是不是还那么硬气，一言不发？果真这样，可就好了！

他不过想外头偷着观察动静，还预备了两句话，即使他们发现了自己，也有的说。

谢珠小脑袋瓜儿转得快：你老小子既是来请示，就该一直走进来，在外头鬼鬼祟祟干什么？在座的几位，季三省是你的顶头上司，你出来抓我，可是他派的。你没抓着我，这还不算，你把谢林也搭进去了。说实在的，没有你跟谢林那一斗，我要杀谢林还真不容易。我就不信你跟季三省那狗官禀报的时候，敢把这档子事儿也说出来！如今我落在他们手里，你多半是担心我把这事供出，这才前来刺探……

有季三省在场，姜文成虽然不悦也不便表示出来，打狗还得看主人呢！当下向黄子善说道：

“难为你操心。夫人胆小怕事，你们就留在后院儿吧，这里有我们呢！”

黄老者答应一声，转身往外走。谢珠脑里一转：

“机不可失！这老小子是把硬手，单是他就够我朱爷爷应

付一气的，能吓跑他岂不大妙？对，有枣儿没枣儿，打它一竿子！”谢珠看他走过身旁，忽然笑嘻嘻说：

“好好保护夫人吧，她可不是谢林，你千万别跟她动刀子玩儿！”

黄子善猝不及防，心中吃惊，脸却一沉：“你说此话是何意！”

谢珠说：“我是何意，你老人家自己心里明白。再说，这儿有好几位大人呢，我有什么话，也犯不上跟你说呀！”

黄子善色厉内荏，心里叫声不妙：“我也真蠢，装听不见就过去了，不是越说越露馅儿！”

他急匆匆走出去，到得院中，冷汗早下来了。他没料到以自己轻功，竟轻易被人察觉，更没料到谢珠身为阶下囚，居然公开挑战。他们几个像是屋中闲谈，显然还没审问谢珠，看季三省脸上神情，也不像已知道那桩事。如今谢珠怀恨，没头没脑来这么几句，在场人谁个听了不疑？更不用说季大人这样有心计的了！此刻他们必然已开始追问谢珠，问她我怎么跟谢林“动刀子”，看来我这段事无论如何瞒不过季大人了！所幸季三省、姜文成并未将我当场留住。我不乘此刻逃命，还等什么？

黄老者想到这里，牙一咬，脚一跺，长叹了一口气，径直走出大门，朝黑影里大步去了。

姜文成已尽知谢林的事，见黄子善出厅，问谢珠说：“你说他和谢林‘动刀子’，这究竟是何意？”

谢珠看也不看他一眼，一拧小脖子说：“我自和他讲，干你什么事？你管得着吗！”

季三省何尝不想知道这事？不过是因为早知这小贼十分

倔犟，不愿自讨无趣，当众损害自己尊严。他见姜文成代他受过，向姜文成微笑点头，表示歉意。

姜文成见这小丫头如此神气，料施迷心之术也无法奏效，便以苦笑回报季三省，聊以解嘲地对谢珠说：

“是你自己要向我们言明，此刻又卖关子！”

谢珠全不睬他。

季三省向姜文成一拱手说：

“多谢大人关照！这些事日后自然清楚，我谅她也不能不讲！”

谢珠仍然不睬。两人刚转了话题，一个家人进来禀报：

“黄爷让禀告老爷和季大人，他有些急事要办，请老爷和季大人勿怪。”

姜文成愕然：“他此刻在哪里？”

家人回道：“出大门去了。”

姜文成和季三省四目相对。季三省捻须微笑道：“这事我已料到了！”

谢珠忽然开口：“先说是‘料到’，后说却是‘马后炮’！”

说完，小姑娘纵声大笑。

黑蝙蝠看局面甚是尴尬，用话岔开。四个人又坐了一会儿，听得打了三更。姜文成站起，一揖说：

“三位大人今日鞍马劳顿，就请后面歇息！我料他们今夜也不敢再来了。”

黑蝙蝠料定今夜这一伙人必来劫人。他从和季三省、姜文成交谈中已弄清这些人的关系，倘若来了，其中多半要有萧菱和那个飞石锁砸他的僮儿，这样既能抓住要犯，又可报一石之仇，因此极想留下守候。看着玉面罗汉，也是恋恋不舍。只是

客随主便，姜文成既然发了话，自己也不好再讲什么，便同季三省谦让着一起走出。

出了前厅步下台阶，他见姜文成回首，用木剑朝正房旋了个圈子，向大家笑笑，陪几人一起朝院外走。黑蝙蝠心下狐疑，问道：

“姜大人不派人守在这里么？”

姜文成一笑说：“守倒也不必的。要长久虽不行，三个时辰之内却可保无虞！”

看出葛森不解，他又说道：“也没有别的，只是这厅门他们休想进去——便是他们来了千军万马，怕也不能进房内一步。”说毕，望望那三位大人。

季三省脸上挂着笑，可是看不出这笑是相信还是不信；黑蝙蝠葛森和玉面罗汉霍天亮脸上却是明显的怀疑。姜文成站住，哈哈笑道：

“葛大人如有这雅兴，不妨试试，倒也有趣的。”

黑蝙蝠向正房打量一番，并看不出什么异样，心想：“我倒正想试试，只不便开口，他说出了正好。我听得传言，有的术士拘得五丁神将替他看守门户，他使的或正是此法。”含笑答道：“大人说进不去，自然是进不去的。我只想守护这厅堂的门神现出金身，好一睹风采。”

姜文成正好卖弄，从提着纱灯伴送他们的一个家丁手中拿过一把腰刀，双手捧给葛森。

葛森躬身接了，益发断定自己所料不差，也没有畏惧神色，拔出刀来，走过甬道步上台阶直朝门走去。走到近门处，锋刃朝前横持在手中的钢刀渐渐放下，因门前并未出现什么神兵神将。

他伸左手去开前厅的大门，才觉出怪异——自己的手分明伸到那个小小的铜环上，却捞了一个空。黑蝙蝠“咦”了一声，换了另一只去抓门环，看看已触及闪亮的铜环，依旧抓空，似乎无物一般。

黑蝙蝠吃惊：“原来他在这门环上弄鬼！”放开门环不管，用手去抓门板，不料门板也空若无物。黑蝙蝠踌躇：“怎么这门只是个门影子，全是虚的？果真如此，岂不是任谁都能长驱直入，还讲什么‘不能进这房门一步’？哦，是了，必是他在那里作法，我摸时变作空的，我向里边走又变作硬梆梆的，好撞我脑袋！”扭头看时，姜文成手中木剑已不见，似正同季三省闲谈，两个提着纱灯的家了笑嘻嘻向他这里望着，他天亮贤弟却关注之外还有副跃跃欲试的神情。

黑蝙蝠运足内力，直朝门上走。身体触及门时微微一侧，那意思是要运内力用肩将门撞碎。也不想门板仍是空的，只是肩头撞进一半时触及软软的东西上，将他反弹出来。黑蝙蝠被弹回数步，几乎收脚不住。他心中纳闷，二次又试，仍旧如此。

黑蝙蝠哈哈一笑：“果然有趣得很！”走到窗边去试，窗棂也空无一物一般。他也不敢跃身向里闯——倘也反弹回来，可就不止倒退数步而已。正自犹豫，听得姜文成哈哈笑道：

“给葛大人刀是做什么用的？”

葛森心说：这可是你讲的！一时性起，抡刀向窗棂砍下。一刀下去，劈了个空，明明看见刀已进了窗户，却连适才撞入时碰到的软物也没有。黑蝙蝠暗叫：好险！也就是我，换了别人，这一刀说不定劈到自己腿上！

黑蝙蝠走下台阶，向姜文成一拱手：“在下失礼了！”转体纵身一跃，飞向高大的屋顶。姜文成说了声：“葛大人看仔

细！”

黑蝙蝠葛森想的是：你屋顶的瓦如果也是虚的，我可就直接进你大厅里去了；如果是实的，对不起，今天我要掀瓦进去！听得姜文成嘱他小心，葛森暗道：“这须不用你说，我走的房顶比你走的路怕还多呢！”落在瓦上时轻如鸟雀。眼见脚已陷入瓦片中，却踩到又软又滑的东西上。黑蝙蝠走的房顶确也不少。屋顶是个斜坡，朝阳的一面还好，阳光照不到的一面雨季常有青苔，极是滑溜，他常在上面奔走，从不失足。此时脚下踩到的却似一条巨大的鲩鱼脊背一般，滑腻异常，全是另一番滋味。他定足之法毫不顶用，只管飞速斜溜下来。已坠到檐下，他猛一打挺，借滑势空中一翻，这才勉强让双足着地。

地上几人齐喝了一声彩，也不知是赞他身手矫捷轻逸，还是赞赏姜文成仙术惊世骇俗。黑蝙蝠双腿已觉发软，向姜文成一拱手说：

“大人仙法令在下大开眼界！”说着将刀插入鞘内，双手捧还。

姜文成接刀交给家丁，哈哈笑道：“葛大人谬奖了！”

葛森见他满是大小疙瘩的丑脸上一副得意之态，忍不住道：“敌手到了，难免还有凶狠的招数……”说着，眼睛往家丁手中纱灯上一瞟。

姜文成又哈哈大笑：“葛大人是说火攻了。大人不妨一试！”

黑蝙蝠被他点明，料想必是不怕纵火，况且劈窗、上房已然有些过分，若再纵火，也就太说不过去了，随即向姜文成一笑：“改日再试吧！”众人齐声笑。

却说姜文成安顿好客人又陪着闲谈了几句，回到后宅自己房中。丫环小翠和玉儿进来，服侍他脱去外面袍子换上便服，

自出去了。他夫人王氏灯下展开一卷书正看着，并不理睬他。姜文成搭讪着笑道：

“怎么这般时候不睡？”

王夫人道：“这个就要问你自己了。凭空里弄了个什么‘来寿’，招惹得贼人不断寻上门来闹。人家出一千两银子都不准赎回，可见早就安着那心思！你受搅扰不怕，我还怕呢！”

姜文成笑道：“那次可不是我的缘故。老太太说那丫头来得吉利，指望着靠她长命百岁呢。这两日贼人骚扰，却不是为她，而是为一个姓萧的女贼……”

王氏没好气说：“这一个又怎么样？稍微头脸整齐一点儿，你就生邪念！你为她专吩咐厨下准备可口的饭食，她不吃东西你还叱骂丫环，当是我不知道？你一翘尾巴，我就晓得你拉什么屎！”

姜文成道：“这个夫人却错了！她是姐夫府里杀了吴骥的要犯，姐夫早着人来拿。我适才陪伴的正是姐夫派来的人，其中一个叫葛森的，还是圣上御前侍卫。那个姓萧的女贼不吃东西，倘若饿死了，却不好交代！”

又把适才萧菱和芷儿已被人劫走的事说了一遍，意在平息夫人怒气。

果然那王氏听得去了心病，怒气渐息，冷笑说：“你只知贪色，并不管我死活。不管我死活就罢，怎么也不管自己死活？你道那姓萧的丫头进府，果真是来救来寿的么？”

姜文成见她神色诡秘，话也奇怪，问道：“她不为救来寿，却为的什么？”

王氏说：“怕就是为了诱你上钩，好伺机杀我们全家！”

姜文成忍不住笑：“如此奇谈怪论！她手持宝剑，气势汹汹，怎么是‘诱我上钩’？况且我同她并无怨仇，她何以要蓄谋杀我全家？”

王氏压低声音说：“姐姐多年叮嘱我，万不能将此事说与你。如今话逼到这里，我不得不说了。——我姐丈家姓萧的厨子满门被杀，你可知为了什么？”

姜文成道：“这个我焉能不知。自然是姓萧的厨子得罪了吴骥那个狠小子。”

王夫人摇头，又问他：“你可知姐丈的原管家秦诚是如何死的？”

姜文成道：“这事我还记得。他与吴骥虽面和心违、互相猜忌，吴骥打死他却是误伤——此事越发不相干了！”

王夫人悄声说：“你都错了！吴骥打死秦诚，杀那萧厨子满门，都是姐丈安排的……”说到这里，声音低不可闻，如此这般，耳语了一番。

姜文成听了这段往事，不由骇然。王夫人道：“那萧厨子一家夤夜被杀，虽过十余年，并无人知是吴骥所为，姓萧的丫头却终于寻上门去将他杀了。她既侦得底细，未必就只知吴骥，不知姐丈，或者杀了吴骥后姐丈追查得紧，那里不便下手，便寻到我们头上……”

王氏的话刚说到这里，忽听到外边“哗啦啦”一片声响。姜文成霍地站起，木剑一挥，屋内灯火齐齐灭了。黑暗中姜文成施仙术遁至房外。

第三十九回

无名火升萧菱闯祸 及时雨降彭元迎敌

秃子坐在李毅家假装擦剑，念起隐身口诀，穿壁出去，直奔姜府。他想既然后宅里没碰见谢珠，她必定在前院，就隐身进了第一层院子。进院正见姜文成等四人从厅门内走出。秃子见了黑蝙蝠和玉面罗汉不由吃惊：“哎哟，这两个家伙怎么跑到这儿来啦！”

听他们说话，秃子猜想小姐姐就关在这大房子里。看见黑蝙蝠试着进房，他又吃惊：“这小子一条腿让我砸得稀烂，几天不见，凑合着拄着根棍儿走路也许可能，怎么还能上房！”

因为对姜文成还有三分惧怕，秃子直等他们走远这才步上高台阶。姜文成昨夜看出秃子用剑朝墙比划，猜想他要施法入壁，抢先念动坚壁口诀。秃子撞头殃及屁股，姜文成以为自己招数奏效，十分得意，岂不知秃子是仓促间念错了口诀。他以为秃子道行有限，他施的护宅神法又胜过坚壁之术，这大厅那孩子绝对进不去，谁知秃子登阶走到厅前念动口诀，轻而易举地就到了前厅之内。

秃子穿过前厅进入正堂，用剑一挥，堂内熄了的灯烛尽皆亮了，看清谢珠就在近门处地下捆作一团。秃子急近前，俯身低唤了一声“小姐姐”！

听听没有回答，秃子发慌。用手去鼻上探，丝毫气息也无。秃子急了，丢下青龙剑双手去摇晃，却听谢珠咯咯地笑出

声来：

“什么地方呀，你瞎抓挠？痒死啦！”

秃子长出一口气，也笑了，说道：“把我吓一跳——还当是你死了呢！你怎么知道是我？”

谢珠说：“我怎么不知道是你？一进来就嘴里念念叨叨，跟个疯子似的——你倒是给我割断绳子呀！”

秃子抓起宝剑，因怕伤着谢珠，并不去割，只念动解索口诀。

谢珠跳起，活动着手臂说：

“果然我秃子兄弟厉害！那个黑汉子进不来。我秃子兄弟一下子就进来了！”

秃子说：“那是‘黑蝙蝠’。”

谢珠说：“我知道，叫葛森！”

秃子说：“我把萧姐姐和芷儿姐姐也救出去了！”

谢珠说：“我知道，你还把姓候的和姓黄的都打翻了！”

秃子惊讶：“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啊！”

谢珠听出他声音里有几分失望，上去亲热地抱住他肩膀，笑眯眯地说：“这是听一个人跑来向姜文成禀报的。姜文成那家伙一听见，吓得鬼脸都变绿了！我秃子兄弟真了不起，一个人救出两个！那个芷儿姐姐一点武艺都不会，你是怎么把她弄出去的呀？”

几句话说得秃子兴高采烈，欢喜之极。两个人朝厅外走，谢珠抢上去推门，扑了个空，她向门走去，却又被抵住，谢珠自语：

“怪不得黑蝙蝠进不来……”

她后退了几步，直朝门上撞去，这一次被反弹回来，“噤

瞪瞪”倒退六七步，还是坐在了地上。

谢珠觉得开心，又去撞。撞得轻了被挡在门内，撞得重了就反弹回来，每次俱是如此。她终于恼了，向秃子喊：“拿剑来！”向门上猛挥了一气，却剑剑落空。

秃子笑着说：“你玩够了没有？玩够了就随我出去！”

他牵住谢珠的手，念动口诀。穿过的刹那觉得手一滑，自己到了门外，谢珠还留在前厅里。秃子穿壁进去又试，依然不行。

秃子将自己已掌握的诸般手段一一试过，只是无法带谢珠一道出去。秃子泄气，谢珠恼火。两人回到正厅，谢珠抱起一个几乎与她一般高矮的彩釉瓷瓶，转身向墙壁走了几步，大叫一声：“嘿！”奋力将巨瓶掷向墙壁。那巨瓶撞到墙上毫无声息，“呼”地反弹回来，谢珠急闪身，巨瓶坠地，砰然碎裂成数十片。

她掷这一下原要试试墙壁上能否砸个洞钻出去。虽然看来没有指望，她却发觉留在厅内亦是大有可为！扭头看见厅门内另一例还有个同样的巨瓶，奔上前去，将巨瓶用脚一蹬。巨瓶连同底下的紫檀木架一起倾倒，撞在地上却未碎裂。谢珠弯身，一手抓住瓶口，一手托着瓶肚，将巨瓶高举过头，猛地一摔。巨瓶砸在地上粉碎，连铺的青瓷砖也纷纷溅起。

谢珠开心得嘻嘻哈哈笑，择大的抬起一个碎瓶片，四面张望，见远处墙角小几上摆着一个盆景，向那里一扬臂，娇喝一声：“着！”巨瓶碎片果然击中盆景，刹时稀里哗啦，里边山石、小树横飞。

谢珠咯咯笑着招呼秃子：“傻看着干什么！来，咱们比比，看谁扔得准！”

秃子见那么好的东西平白无故砸毁了，觉得有些心疼，因是姜文成的，也不便阻止，只说：“这样大的声音，须被他们听见了！”

谢珠不睬，蹿到堂上，扯起适才姜文成的椅子，抡圆了向他的几案砸下，只听“喀嚓”、“哗啦啦”！裂木飞起，墙上一幅字画被打中，颓然坠地。

谢珠边砸边叫：“就是叫他听见！就是叫他听见！他要是心疼，就进来拦我，正好杀出去，和他比个高低！用妖术算什么本事！我不信他凭真本事捉得住我！……”叫喊这几句，又砸了四、五件东西。

谢珠直砸得倦了，这才停下来喘气，问秃子说：

“萧姐姐呢？”

秃子说：“我们被李大伯拦住，我先溜出来，她不会隐身，还被大伯缠着。”

谢珠说：“傻孩子，李大伯如何拦得住她？必是随后也来了。她怕是对付不了那两个，何况还有姜老贼的妖术。你赶紧出去找找她！”

秃子这才着急，却又不放心谢珠。谢珠说：

“你快走，别出什么事！我自有办法！”

其实她的办法不过是歇息得有了力气再接着砸。

萧菱果真出了事。

她追秃子没追上，进了姜府的高墙，直奔后宅，料想关自己的地方除了上房，都是关人的囚室，谢珠倘若遭擒，必然也关进那里。

她到独秀园里暗暗探看，竟不见有一个人看守在那里，下去逐室察看，囚室也都是空的，便在后宅四处搜寻。

后宅黑沉沉一片，独一处高大房屋中灯光明亮，屋内似有

人低声说话，于是她伏到屋檐上去听。秃子看见后宅屋顶上黑暗处人影一晃，追了上去，见是萧菱，登时放下心来。

他一直隐着身形，萧菱自然没发现他。秃子暗想，萧姐姐在这儿听什么呢？也把耳朵贴到窗上去，听姜文成说“姓萧的丫头”，更加凝神细听，全没料到会是跟他萧姐姐有关的一桩震人寰、惊鬼神的往事！

秃子正听得毛骨悚然，又闻头上有响动，举目看时，见萧姐姐陡地拔出剑来。他这才着急：“不好，姐姐要下来！”急忙上房，一把将房檐上的萧菱按住。

萧菱意外获知杀自己全家的真正元凶，不啻头顶炸开了个焦雷，一时脑袋嗡嗡作响，怒火似要把自己燃着，听到王氏说她进宅就为杀他们夫妇，暗叫一声“不错，我就先杀你们开张！”长剑倏然一横，攀住檐边向窗上一跃，要撞进屋内。也没料到暗中有人一按，“哗啦啦”带下一大片屋瓦。她坠下时听得一声“萧姐姐快走”！才知是秃子拦她。她不独不走，反抢上一步，把秃子向后一拨。

姜文成一见是这两个，心中暗暗欢喜：“我正愁你们不来呢！我原还打算把你们两个交给姓葛的了事，有本事呢，你们再从他手里脱逃，逃不成至少也能多活几天。这回你们可完蛋了，我已经知道了你们是我仇人，你们还听去了我姐夫的奥秘，对不起，你们别想活到明天了！”

看着萧菱宝剑已经向自己当胸刺来，他用木剑拨开，就要施法擒拿。

正在此刻，头顶上有人喊：“看刀！”一个矮小弯曲的身影轻轻飘下，同时有两道寒光袭来。姜文成木剑一挥，两道寒光折回，直奔那身影。在这一刹时，横向里又跃出个身影，手臂舒展，将那两件暗器接了。秃子一旁早叫出：“三奶奶！”

来人恰是齐三姐和朱太公。两位老人三更时分赶到石碾巷，见李毅正热锅上蚂蚁一般院子里转。二老问明情况，也顾不上同芷儿亲热，即刻赶到这里。

秃子怕姜文成伤着萧菱，偏她自己抢着往人家手里送，正心急火燎，一见二老来了，精神大振。四人将姜文成团团围住。姜文成嘎声大笑：

“来的可是程谦老儿？你该知道你家大人的手段！你们千军万马也被我杀得落花流水，还想再看看牛刀杀鸡么？”

话音未落，院门外有人接口了：“几只鸡交给我了，我就爱杀鸡！”

随着喊声，门外飞身进来两个人，是黑蝙蝠葛森和玉面罗汉霍天亮。

黑蝙蝠喊声未绝人已到了秃子身边，嘴里说：“姜大人恕罪，我跟这野小子还有笔帐没算清！”左手已然扼住那假书僮右腕，运上内力。他是想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夺下他宝剑，顺势削下他右腿来，也让他尝尝断腿的滋味，“看你还有没有力气再飞石头！”

前次他们捉秃子是先点了他穴再捆，也没领教过秃爷的力气，不知深浅。黑蝙蝠全没料到，他握住的不像一个孩子的手腕，倒像是一根铁棒。扭了一下，那孩子不仅没撒开剑，反而手腕倒转，一剑横削过来。这一招儿原是萧菱根据他力气教他的对付空手夺刃的解数。黑蝙蝠二十年来对付敌手，但凡扼住对方腕子，再没不得手的，哪里想到自己反而手腕针刺般疼，疾忙松手后闪，到底迟了半步，剑尖在自己胸前“嚓”地轻响，前襟已被划了一道半尺长的口子。

黑蝙蝠打个冷战，头上登时冒出汗来：不是闪得快，这一下子可就让人家挥作如两截了！“如此神力，这瘦孩子究竟是人是鬼？”

朱太公和齐三姐见黑蝙蝠抓住秃子手腕，已想到他下面招数，同时惊呼出来，待要发暗器相助，已来不及了，也没料到秃儿反倒给了他一剑。齐兰姐忍不住喝彩：

“好手段！”

秃子却只觉害怕：“这黑家伙怎么这么快？他在院子外头说话，一眨巴眼功夫，就抓住了我手！”他怕黑蝙蝠还来这一手儿，急向他喊：

“你再抢我宝剑，我可就飞石头啦！”

黑暗之中，秃子根本看不见哪儿有石头，他这一嗓子不过是给自己壮胆儿。葛森夺剑不成，怕他飞石头，心里头原还打鼓，秃子一叫，他反而没脸面后退了，咬牙拔出刀来，二次逼近秃子，却被姓萧的丫头仗剑拦住。

此时朱太公已挥剑同姜文成打到一处，齐三姐和霍天亮也正在厮杀得难解难分。侯霁提刀跑来助战，姜文成说了句：“这里不用你。”侯霁会意，自去前宅察看。

姜文成见葛森两个跑来帮忙，心中反觉别扭。夫人一席私房话，使他得知姐夫隐秘。姓萧的丫头和那瘦孩子原先或者知道，或者就不知，如今被他们听去是无疑的了。倘若姐夫知道是从我这里泄露出去的，他岂能饶我？如今是人越多，事情越容易泄露。况且自己原盘算好了即刻将他们杀死灭口，偏这两个跑来。

“我原允过要将这两个擒住交他们，怎好当着他们面立毙这几个？”姜文成暗骂葛森：“你枉为朝廷官员，也忒不懂规矩了！我这内宅，也是你擅闯的么？”想想如不是他为葛森医好伤，这小子只好一条腿蹦着走，哪里还能来我内室前耀武扬威，讲什么“爱杀鸡”的屁话！又想起席间闲谈，葛森提到秦桧竟带出几分轻蔑之意，口气甚是不恭，“你又不是不晓我与

宰相关系，当着我面，不是对我轻慢又是什么？又不信我护宅大法，居然上房去试，你也太不知天高地厚！”

其实黑蝙蝠对他毫无轻慢之意。此人虽也在官场里混混，却远不如江湖上混得久，因此江湖气更大过官气，更兼自幼狂放不羁，到哪里也不拘小节。至于不把旁门左道放在眼内，那是许多武艺高超人物的共同特点，谢珠尚且如此，何况是他？皆因对姜文成医好他腿伤心存感激，这才不曾睡下，与霍天亮坐在那里闲谈，准备随时援手。姜文成是计划受阻心里发烦，把什么都算到黑蝙蝠头上了。

闲言少叙，却说姜文成越想越恼，暗忖：“你也别神气活现，把你治得爬不起来的对头就在这儿呢，你也没把人家怎么样！我倒要看看你小子有多大的本事！”想到这里，也不再留意那老头子，只用木剑护住自己，静观战局的发展。

萧菱前次孤身入府救芷儿遭姜文成擒拿，适才又惊悉她最大仇人是秦桧而眼前这姜文成又是秦桧的连襟，所以虽同黑蝙蝠接手也仍然心在他身上，巴不得一剑刺中黑蝙蝠好寻他算帐，便剑剑刺向黑蝙蝠要害。

黑蝙蝠要胜萧菱原也不难，只是他见那假书僮儿手持宝剑闲在一旁，心中怦怦地打鼓。唯恐他又飞石头。萧菱拼命，他却分心，两人一时竟打了个平手。

萧菱不许秃子上前，秃子不敢违拗，站在一旁，忽然想到：“姐姐的秋水宝剑还藏在这宅里，多半就在这老妖怪房中，看姐姐杀得不坏，一时绝不至于落败，我何不趁此机会潜进他屋里找出宝剑？”

想到这里，秃子移步向上房。姜文成见他奔过去，怕他是去伤害夫人，一边同朱太公周旋，一边用木剑朝秃子一点。

秃子刚迈了两步，便觉脚下什么东西绊住他，一头栽下去。他爬起看看，地上并没什么，抬步一走，又摔个嘴啃泥。秃子趴在地上骂道：“他娘的这个狗官，只把屋子里弄得漂漂亮亮，却满院子丢石头！”扶住地要爬起，手按下去的地方有个东西，抓起来看，竟是他萧姐姐的秋水宝剑！

哈哈，这才叫“踏破铁靴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呢！必是这个丑八怪州官带在身上备不时之需，混战中失落在这里了！

秃子一跃而起，奔向黑蝙蝠，右手青龙剑横扫过去，左手秋水剑就扔向萧菱。黑蝙蝠向后一闪，萧菱手中长剑已用力掷出，直飞向姜文成，与此同时抓住秃子扔来的秋水宝剑，“唰”地一声出鞘，寒光闪闪，二次奔向黑蝙蝠。

姜文成魔法绊倒秃子，没想到他从地上捞起件东西，倒颇似姓萧的丫头那柄秋水宝剑，心中一时十分奇怪：“那宝剑我藏到书房暗壁里了，怎么会跑到这院子地上来？看那小子吃惊的模样，分明是偶然拾得！”正自发怔，见一道白光向自己飞来，恰是萧菱掷来那把黄子善的长剑。秃子见他萧菱姐姐抓住自己宝剑喜上眉梢，忽然把原来的剑掷向姜文成，不由暗叫声：“不好！”

果然姜文成木剑一挥，这剑掉头飞回去。秃子大叫：“姐姐当心！”却见黑蝙蝠猛地向旁边一闪，同时“咦”了一声，原来飞回的剑找错了人！

那剑扑空，似乎很不甘心，在空中略一停顿，又猛然转身，再次刺向黑蝙蝠。

黑蝙蝠大小战阵经历无数，却从未遇见过这种怪异事，惊呼一声，二次躲过。姜文成是想借萧菱躲剑的机会将萧菱一剑

结果，全然不知剑何以会偏向葛森。他二次以木剑指点，剑折回来依旧刺向葛森，姜文成惊讶的程度可就不下于葛森！

他三次用木剑去指挥，那柄长剑矫若游龙，又飞向葛森。黑蝙蝠急闪，早看清那一边姜文成向空中飞剑指指划划，忍不住叫出：

“娘的，你要干什么！”

那飞剑似是察出他怒意，扑空之后在他头顶抖了一下，猛折向别处。

玉面罗汉和驼背婆婆斗得正酣。院里原是一片吆喝，又有兵刃撞击之声，这两个谁也没注意那边这一幕。齐三姐哪里是霍天亮的对手？她两手各握一把柳叶短刀，既是兵刃又是暗器，向来厮杀时欺到对手近身，以险取胜。玉面罗汉门户封得严谨，根本不容她近身，她可就只能被动挨打，遇有险情便脱手掷出一柄刀解危。战了一刻，十二把刀只剩得手上的两柄，再不敢掷出。霍天亮看出老太婆已成强弩之末，单刀连进三招。齐三姐连退三步，已觉背上触到树枝。她知道背后是株高大的石榴树，再无退路，左臂一扬，短刀飞出。霍天亮头略一偏，并不退缩，反逼上一步，忽地扼住驼背婆婆右腕一扭。齐三姐最后一柄短刀脱手，想保留这条臂膀，只能掉转过身去。

霍天亮将老太婆扭转，正要用膝盖撞她背下穴位，一举生擒，却觉有件极大的暗器带着风声从背后袭来。霍天亮心想：“是你们自己人不让她活，不是我霍天亮不讲江湖义气！”

他将驼背老太婆迎着暗器一抢，正挡在自己前边。全没想到那暗器长着眼睛一般，突然兜了半个圈子从侧面向自己袭来。霍天亮大骇，放开老太婆，转身用刀去搪，那暗器形同活物，竟自闪开了，看出是一柄长剑。

齐三姐一时也愕然，猜想是秃子作怪，眼光寻到秃儿，发现他也朝这边呆望，显见并非他所为。看见对手惊魂未定，她拾把地上一把短刀，又杀了上去。

秃子正不知什么道理，听得背后有人轻笑：

“秃子兄弟你说好玩儿么？”

秃子惊得回过头去，身后笑嘻嘻站着个比他略高些的孩子，竟是他朝思暮想的小元哥哥！

秃子惊得倒退了几步，嘴巴张得好大，又往前迈了两步，揉了揉眼睛，依然呆看着。

彭元笑嘻嘻说：“怎么回事，才分手几天功夫就不认识你哥哥啦！”

秃子怪叫一声，直扑上去，直到抱住一个活生生、实实在在的彭元在怀里，这才相信是真的，嘴里喃喃叫着“小元哥哥！”也不知叫了多少声，终于说出：

“你果真是我小元哥哥！”

彭元说：“不是我是谁呢，你当是谁？”

秃子欢喜得直蹦：“我还当是做梦呢！可想死我啦！你怎么来的？”

他全不顾眼前这一场鏖战了，把彭元扯到墙边，跟他呱呱地说起来。肚子里的话实在太多，也不知道该先说哪一句。

彭元笑着说：“你别着急，慢慢地讲，这么讲我听不明白。你先告诉我，这几个都是谁？”

秃子指点着：“跟萧姐姐打着的那个叫黑蝙蝠葛森，我用石锁把他一条腿砸烂了……”

彭元望望黑蝙蝠：“我怎么看不出来呀？”

秃子说：“不是现在，是那天！也不知他怎么从那儿跑到

这儿来了……”

彭元又问：“他从哪儿跑到这儿来了？”

秃子自己也乐了，说：“这么说你确是没法儿明白！就先说这几个吧：那个披头散发的丑八怪是知州姜文成，是个坏蛋，跟那个坏蛋打的是朱爷爷……”

秃子把在场的人都数了一遍，说完才想起来：“其实我不说，你也知道谁是咱们一伙儿的！要不，你那个到处飞的宝剑怎么没帮错人？你准是早来了，都把萧姐姐宝剑偷回来了。这回都成了自家人，你也就不好意思再拿剑去讹人家十两银子，就往我脚前一丢……”

彭元哈哈笑：“这回你真明白过来了，要不怎么又跟我油嘴滑舌起来！”

秃子问彭元何以得知他们在这里，彭元简略地说了。

原来彭元和方赤龙分手之后，按方赤龙说的方向寻到那个村子。一个娃娃子打倒两个金刚也似的大汉抢走他们金银，已从村里传到村外，彭元寻访到这消息也并没费许多力气。由这村里出去，便一路打听一个背着白色大褡裢的穷孩子，竟然寻到朱家寨附近。他听谢珠讲的往事虽不算少，却不知这里跟谢珠有什么瓜葛，看看庄园近处并没什么村落，就在庄外转悠，恰好看见一个高大的汉子送一翁一媪出庄。看见那翁媪两个步履都是有武功在身的人，彭元隐起身形，近处看他们身上似都藏有兵刃，便更留意。

那老翁说：“我远处分明见这树下有个人张望，怎么一下子没了？”

老媪说：“我怎么没见？怕是你这两口愁苦得紧。眼睛花了。”

老翁发怒：“我愁苦也都是你胡闹闹出来的！就是那两个孩子，你就真相信他们绕过歙县县城？萧姑娘是个极重义气的，秃儿又年幼不知深浅，你哭哭啼啼，他们岂能无动于衷？少不得也去那姜府里闯一闯。果真去了，凶多吉少，我看你怎么了帐！”

彭元吃惊。“萧姑娘”又加上“秃儿”，不是他俩是谁？况且西行，这里又大致是必经之途。

彭元哪里还有心思去寻谢珠？暗中跟定了这两人，直至徽州州城。一路上早弄清了他们也是为追谢珠。两位老人并不知他们已把萧菱、秃子都讲过的那个彭元引到了李毅家，又引至姜府。

彭元遇到两位老人之后，换上了他那套丐儿衣服，趁他们交手时弄来萧姐姐的秋水剑，侦得谢珠被魔法关在前宅大厅，又悄悄在那里做些手脚。

彭元和秃子说话的时候，并不忘环视战场。黑蝙蝠见那假书僮去墙角坐下同一个衣衫槛褛的孩子闲说，并不再盯住自己，便想乘这机会将萧菱收拾了，手中钢刀陡然加紧。不想刚刚逼得对手只有招架之功时，适才那支空中游动的剑又当胸飞来，不是躲闪得快，早穿个透明的窟窿。两剑夹攻，黑蝙蝠狼狽，后退几步，那剑又不见了。黑蝙蝠暗叫：

“这剑成精了！”

他已看出些端倪：但凡自己占了上风，这剑就突然袭来，自己一落败，也就平安无事，于是采取了守势，保住自己不被对方的秋水宝剑扫中就是。

霍天亮可没有葛森这一份乖觉。他以为生擒老太婆不过唾手之劳，“凭你谁捣乱，不过扰我一时，等我一刀砍翻她，我

再专心对付你！”

这么一想就吃了大苦头。霍天亮奋力去攻老太婆，那空中的游剑便围着他转来转去，就如牛虻缠住一头笨牛，任你怎么摇头摆尾，但有空隙，它便上去叮一口。不一刻功夫，他身上已几处剑伤，虽只划破皮肉，却疼痛难忍，似有谁在伤口上撒了盐。看看就要落败，那剑也只在头顶上绕来绕去，不再袭来。

玉面罗汉到底明白过来，手底放慢，只守不攻。那剑果然察知他心意一般，“嗖”地一声，不知飞向哪里了。

那边的姜文成几次施法要控制这剑，竟毫无效果，便急躁起来。他想寻出弄这剑搅扰不休的人来，一个个看去，谁也不像！坐在墙角那两个孩子谈兴正浓，讲得眉飞色舞，哪里像在施法？另外两老一少，拼杀得性起，谁又顾得上？必是暗中还潜伏着能人。看葛森和霍天亮两个，游刃有余，却没一个真卖力气的。姜文成肚里生气：“你们这是跟贼人拼杀，还是闹着玩儿呢？我看你们早商量好了，到我内宅里寻开心！这样拖延下去，吃亏的可就只有我自己了……”又怕暗藏的敌人去屋里伤他家眷，又担心飞剑不见了是那个能人去前宅去解救关着的谢珠，暗道：

“我此时不动手，更待何时！”

主意打定，姜文成掙过朱太公一剑，用木剑在他头顶上划了个圆圈儿。他这一划，朱太公顿时怔住，只觉甬道两旁立柱上的灯盏与家丁们手上的火把齐齐地熄灭了，一时变得坠入黑漆桶里一般。太公怕遭暗算，待要乱舞宝剑护住自己，却觉手臂已被紧紧缚住，急忙后退，不想脚也捆着，登时仰面跌倒。

萧菱早和黑蝙蝠周旋得不耐烦，见他并没什么威胁，边战边步步靠近姜文成，正要顺手给他一剑，却听朱爷爷“哎呀”

一声，直挺挺倒下。萧菱向黑蝙蝠劈头一剑，霍地躲闪，宝剑倏然朝姜文成胸前刺去。姜文成用木剑“当”地一挡，哈哈大笑道：

“还要送上门来吗？”

说话间木剑早在她头上一绕。那一边彭元大喊一声：“哎呀不得了！”萧菱只顾厮杀，全不晓彭元到了这里，一边昏沉沉躺下去，一边心中想道：

“这声音好熟！”

秃子和彭元一齐抢过来。秃子仗剑去救他师父姐姐，彭元直扑姜文成。姜文成嘿嘿冷笑，用木剑在彭元头顶划了一圈儿，又跨上一步，对秃子也照此办理。这两个都很听话，一齐直挺挺倒下去。

第四十回

志趣互投小侠图大业

旗鼓相当假卒斗真兵

姜文成施法捉拿朱太公、萧菱、彭元和秃子的功夫，玉面罗汉霍天亮卖个破绽，一步抢上，也将齐三姐活捉了。待到他将齐三姐缚好提来，姜文成已从地上拾起青龙和秋水两把宝剑，双双插入鞘中，递与一个家人。黑蝙蝠觑得真切，心说你忙什么，难道我们还会上去跟你争抢？心中想着，嘴里不由说道：

“还有一把，哪里去了？那剑满天飞，想必也是宝物无疑！”

姜文成心说：“你少跟我废话！要是宝物，姓萧的丫头会把它扔了？好剑坏剑，你小子整天舞刀弄枪，会看不出？你是见我收起两件无价之宝心里头有气，诚心拿话挤兑我呢！想要宝剑，你把姓萧的丫头和这个野小子亲手抓获呀，你有那本事么？我姐夫派你出来抓人，你除了挨一石头，还干了些什么！”

他心里这么想，脸上却挂着笑，一拱手说：

“承蒙葛大人关照！那剑不知落到哪里去了，谅也出不了这院子，天明之后自然找到。今日多亏有葛、霍两位大人鼎力相助，下官这里谢过！”

姜文成吩咐下人前宅摆酒，给两位大人庆功，把几个贼

人也押到那里。

季三省早已惊醒，听声音是在后宅；也不便擅入，由侯霁陪着在书房里闲叙。此时管家来了，请他去前厅参加庆功宴。

谢珠自秃子去后并不死心，又千方百计试着寻路出去，依旧徒然，便在议事厅内大闹起来。那里原已被她砸得破烂，此时又加一番驰骋，里边光景可想而知。直闹得又乏又困，地上捡起几个锦缎椅垫，拚到一处，躺在上边，竟自酣然入梦。及至觉察出响动，要跳起自卫，却觉手脚又都紧紧缚住。

此时大厅内灯火齐明，姜文成正恭恭敬敬请客人入座。谢珠扭动脑袋环视周围，这一惊可非同小可：原来，大厅内富丽堂皇，整整齐齐，一切摆设同先前一样：就连厅门内两旁一对她最先砸碎的彩釉巨瓶，也依然好好摆在那里！

谢珠一时精神恍惚：难道适才秃子来救我的事，竟是我做的一场梦不成？抑或适才的事是真的，我此刻才是在梦境中？倘若都不是梦，那便是我睡熟之后，姓姜的老狗又来这，将破破烂烂的东西一齐收拾走，又搬来一套新的，重新布置过。果真如此，他们将我身下的椅垫都抽走了，又将我重新捆绑起来，我会毫无察觉？或者是姜文成这狗东西向我施了什么妖法，让我睡得如同死人一般……纵然如此，他哪里去寻同原先一模一样的家具摆设和字画？

姜文成等人刚刚坐定，家人便川流不息地走进走出，将美酒佳肴摆上。姜文成一挥手说：

“把贼人押上堂来！”

持刀的家丁两人提着一个，将捆着的五个人横七竖八丢在谢珠身边，有一个还在谢珠腿上砸了一下。谢珠用力抬头，看出是白发苍苍的三奶奶，不由大吃一惊。再看，依稀是萧菱、

秃子和朱太公，都捆得直挺挺，有的不见面目，见到的都面如死灰，双目紧闭。

谢珠觉得全身一凉，料来都被姜文成施妖法捉了，也不知是死是活。看了一遍，只和自己并排躺的一个因被俯卧着的萧菱压住了头脸，反看不清是什么人。谢珠脑里一闪：“还会有谁？必是三奶奶带来的助手……”却见那人把头一缩，抽出头、露出脸来，睁开眼朝她一乐说：“我们都没事儿，你别害怕！”竟是彭元！

彭元说完，又紧闭双目。就在这时，听得一个家人禀告：

“启大人，有三个贼人抬起时还挣扎不休，路上却都断了气。”

姜文成似是吃了一惊：“怎么，有这等事？你们再验看一下，是哪三个？”

那个家丁走回来，依次把捆着的五个都验着遍。谢珠闪眸看彭元，脸色死灰，缠身的丝绦有两道紧勒过颈子，陷入皮肉三分，显见已断气多时。看看被翻转过来的萧菱，也是如此。

谢珠好笑：“这坏小子又弄这把戏！”心中却暗暗感激，“倘不是他事先提醒，我一定又吓坏了！”

听得家丁禀告：“启大人，死的还是那个丫头和两个小贼！”

姜文成慌忙走厂来亲自验看，果然两个面色惨白，一个焦黄，确乎都已了帐。他转过身去，向黑蝙蝠和玉面罗汉各一揖，说道：

“下官家人不慎，许是因为抬时误提了颈上绳索，竟将姓萧的丫头和那两个贼娃子提前送到阎王老子那里去了！下官这里谢罪！”

黑蝙蝠和玉面罗汉也站起来，拱手说：“已感大人盛情！来时宰相有言，但有他们首级带回去就够了！”

其实姜文成纯属做戏。他捉那几个时心中已有盘算，姓萧的丫头和瘦孩子不必说，后来的那穷孩子坐在墙角谈论良久，或者已从瘦孩子那里得知他们房中私语。活口到了葛、霍两人手里，倘或泄露此事，姐丈怪罪事小，如传扬出去，却不坏了姐丈？因此早决定施法将这三个杀死。在由后宅押解来此途中，他默念咒语，用木剑暗指萧菱三个。他这一指不打紧，那三个颈上的丝绕顿时勒紧。

黑蝙蝠虽知萧菱和那个假书僮儿都身怀武功，不至于如此不济，提提绳索就将他们送命，但他不知前叙的一段情由，也就没再往深处想。

姜文成踌躇满志，落座之后满面春风，举起酒杯说道：

“今日季大人光临敝宅，给我这里带来吉祥，才得有这样成就；葛、霍两位大人亲自动手，卓有战功。就饮了此杯，与三位大人致贺！”

三人也笑着各自谦逊了一番，高举手中酒杯。

这几个正要把酒往唇上送，说时迟，那时快，只听得窗棂“噗”地一声轻响，四人酒杯“叭、叭、叭、叭！”齐齐粉碎——也不知后宅中搅闹一时的那柄长剑何以竟自己寻到这里来，由前厅穿窗而入，迅若惊鸿，在四人酒杯上旋过。

它扫掉了酒杯似是余兴未尽，在厅中兜了一个圈子，二次降下，贴近这四位的几案扫过，扫过时宛如矫龙，摇头摆尾。这么一来可就热闹了——各人几案上的杯、盘、碗、碟被撞得碎片横飞，“哗啦啦”一片声响，煎的、炸的、炒的、溜的全都飞溅起来，泼了四位大人满脸满身。

姜文成用手在脸上抹了一把，袖子一拂取出木剑，举在手中。定睛看时，那剑空中顿了一顿，又从来路飞出去了。

他猜想外边必有也精于此道的人藏着，仗木剑遁出大厅。黑蝙蝠和玉面罗汉也双双纵到庭院中，上房去看。

三人搜寻一番，并不见有人。伺候在门外的家人也都说没有见什么人。姜文成猜想此人已被惊走，振振衣服说道：

“那弄剑的人已被下官施法驱走，二位大人请放心回厅！”

是真是假他自己心里明白。回至厅内，家人已将几案收拾干净，捧上水来请几位大人净面。姜文成貌虽若无其事，心下犯难：“这酒席摆下去怕是还要出乱子，可是自己名声在外，就这样一杯酒也没喝成就散了摊子，今后脸面往哪里搁？”硬了硬头皮，吩咐摆酒上菜。

少时酒菜又一道道送进来。姜文成强作欢颜，季三省镇静自若，两位好汉却是真的不信邪，黑蝙蝠摸摸怀中，还有几枚围棋子在，拈出了悄悄放在几案之上，准备再有剑飞来就打。

姜文成二次举杯，未及开口，有个家丁迈上几步：

“启禀大人：有个小贼活过来了！”

姜文成心中吃惊，闪眼向下边望，问道：“是哪个小贼？”

那家丁禀报：“回大人话：就是那个叫化子小贼……”

他看了地上一眼，忽然又说：“回大人话，不是小贼，是个大贼！哎哟，不是大贼，是侯爷！——怎么回事呀侯爷，你老人家怎么让人捆起来了？”

姜文成看清，果然地上那个俯伏在那里、不停挣扎的是侯霁。姜文成全身一震，不好，今天这事情不对！我是后宅里捉的人，他在前院巡逻，就算我忙乱之中出错儿。也错不到他头上来呀！可要说没错，地上的人原先是五个，此刻仍旧五个，那个衣衫褴褛的半大孩子哪里去了？

他心里嘀咕，表面上却镇静，不慌不忙地问道：

“我说侯霁，你是在何处遭我擒获的？”

侯霁本来稀里糊涂就到这儿来了，自己也弄不清楚怎么回事，听姜文成一说，心想：“原来是你把我擒获的呀，我就说别人也不会这一招儿么！你捆错就捆错吧，赶紧把我放开呀，怎么还拉出个审贼的架势？我今天的苦吃得还少是怎么着？”

侯霁也无可奈何，回道：“启禀大人，我遵命在前院巡看，脑袋一阵发昏，就被大人误擒到这里了。”

姜文成此刻最怕听这个“误”字，一拍几案说：

“你这狗才！我命你在前院巡看，你却偷懒，躲到廊下睡觉，我从那里走过，一怒之下，这才将你捆绑，你还想抵赖么？”

黑蝙蝠和玉面罗汉心里奇怪：我们从后宅来，确是经过一道长廊，可是并没人在那里睡觉，也没见你捆人哪！再者说，你捉的明明是五个人，如果不是黑暗里误捉了，这里可就应该有六个了！

正自疑惑万解，又听姜文成一拍几案：“你们这几个混帐东西！我让你们把三个已死的贼人都拖将下去，怎么只拖走一个，还剩下两个？真真地该打！”

黑蝙蝠两个暗暗点头：“这就是了！”

下边站着两个家丁听了却不服：你几时让我们把死的拖下去啦？什么“拖走一个剩下两个”？干脆说吧，一个也没拖！

心里不服，嘴里却不敢顶撞，这两个上去拖人。刚要动手，却听得“噗嗤”一声笑，把两人吓了一跳。

姜文成还当是家人嗤笑他，发怒说：“放肆！你们哪个笑的？”

一个胆子大些的家人说道：“回大人，我们谁也没笑，是那个死了的黑瘦小贼笑的！”

姜文成恼怒：“一派胡言！死人怎么……”

姜文成没往下说，因为他也看出来了，不但那个黑瘦的小贼没死，那个姓萧的丫头也活着——不是活着，她怎么直眨巴眼睛？

看见那几位大人要喝庆功酒，彭元心说：你们也没建什么功啊。大厅还让人砸了个稀里哗啦，喝的哪门子庆功酒？他施了一点小术，依旧暗暗飞起黄子善那把剑，把酒宴搅了。彭元自语：“我可得取剑去了！”隐起身形，把站在门口东张西望的侯霁弄进去给自己当了替身，自己溜了。

取剑回来，他隐身大厅，将剑分别塞到萧菱和秃子身下，自己又躺在地上装死。秃子因有彭元哥哥在，虽被擒拿，并不在意，此刻有青龙剑在，更觉心中踏实，只管放心大胆地看热闹，看到姜文成要将自己当死人拖出去，实在忍俊不禁，笑出声来。

姜文成心慌意乱：原来这两个勒得轻了，此时又苏醒过来。他们笑笑事小，如若讲话，可就糟糕之极，焉知那姓萧的丫头不叫出来：“你姐夫怕揭发他充金人好细的隐私，让吴骥将我全家杀了，你也想杀我灭口么？”这样一来，岂不在大庭广众之下，将事情传扬出去了？

这样想着，他也顾不上别的，把袖中木剑悄悄取出，几案下对准萧菱两个，默念咒语，这回要彻底勒死他们。

咒语刚刚念过，那边黑蝙蝠惊叫了一声，接着向姜文成一拱手说：

“大人休要取笑！大人仙术，在下口服心服，就请松绑！”

另一侧几案上的玉面罗汉也苦笑说：“在下也服了！”

这两个并非无端求饶。他们虽不知是彭元捉弄姜文成，但姜文成被飞剑入席搅得狼狈，他误捉自己人还要竭力掩

饰，却都看得清楚，两人心中好笑。弟兄俩又几案相对，不免频频以目示意，颇露形迹。

黑蝙蝠眼尖，看出姜文成的木剑在几案之下动转，正不知他这是何意，忽觉自己靴上有物蠕动，低头看时，竟是一条细长的白斑小青蛇爬上脚面。他心中纳闷：“怎么这季节会有蛇出来？”黑蝙蝠将两脚一并，要挤碎蛇头。不想小青蛇身体一卷，竟将他双脚缠在一起，而且刹时勒紧，力道极大。黑蝙蝠这才惊叫一声。再看踝上缠的，并不是蛇，不过青色丝绦，他猜想是姜文成看出他轻蔑之意，施术惩他，这才开口求饶。此时玉面罗汉也被一条青丝绦勒得疼入骨髓，听他哥哥的话才省悟是姜文成有意捉弄，便也随着讨饶。

姜文成肚里叫声“苦也”，怎么弄到他们身上去了！幸亏脖子变成了脚脖子，不然今天这事就没法儿收场了！

姜文成肚里叫苦，脸上却挂笑，站起身来一打躬说：“为了添酒席上情趣，开个小小玩笑，二位大人休怪！”

这话说完，果然两人脚踝上立即轻松了，低头再看，丝绦无影无踪。

姜文成哪里肯罢手？再次默念咒语，用木剑指点着萧菱两个说：

“这两个都死定了，怎么会笑？分明你们素日被我爱纵得惯了，在客人面前放肆，还要推到死人身上！再若如此，定责不饶！”

两个家丁不服，去看那姑娘和瘦小子。果然他们垂首伏地，用脚踢踢，纹丝不动，近前一试，气息全无，确是死了。

姜文成长舒了一口气，心想我还是见好就收吧！漏网那穷孩子既没被我擒住，想必有些来头儿，飞剑也显见是有谁在暗

地里捣鬼，这酒宴倘再不散，难免还要出事。他心中默念：

“三清教主在上，弟子姜文成这里叩拜了！倘若我就此散了宴席，须吃这两个鸟人耻笑，传扬出去，教主脸上也无光彩。我只请他们三个吃了这一杯，即刻回去睡觉，再不生事。只求教主保佑那柄剑再不飞来席上搅扰……”

祝祷已毕，姜文成站起身来，双手捧起酒杯，向季三省等三人笑道：

“就请列位大人饮了此杯。相聚不易，下次再见，也不知要到何年何月了，干！”

他一喊“干”，另外那三位也连忙举起酒杯，心里想的都一样：“赶紧喝，可别等窗户外头再飞进那把宝剑来！”

酒杯还没沾唇，地上躺的那个小叫化子突然蹦起来，笑嘻嘻朝四周指指说：“你们还有心思喝酒哇？快瞧瞧，怎么啦？”

彭元话音刚落，就听得大厅中响起霹雳一般轰鸣，震耳欲聋，在场的人一时全都呆住。原来雕梁画柱、陈设华丽的一间大厅顷刻间土崩瓦解，破烂不堪，众人都站在一片破碎瓷片、烂木纸屑之中。姜文成深知这一堆废物皆是珍贵古玩、名人字画，价值何止千金！老贼的心绪一时也乱得如同这间大厅，咬牙一指彭元说：

“看来今日之事俱是你这小儿所为，老夫今日不取你性命，誓不为人！”

姜文成转身去取案上木剑，却见几案早成一堆碎木，幸喜木剑还横丢在上头。彭元笑嘻嘻说：

“今夜有几桩事，确是学生所为。只眼前这一件，倒不敢掠他人之美！”

说着，看了谢珠一眼。谢珠报他一笑，十分得意地对姜文成道：

“你将我捆在这里头，大言不惭地说谁也休想进来，偏我秃子兄弟远比你那什么黑蝙蝠白老鼠客人厉害，进来放开我。我呆在这里头也没什么事好做，就帮你收拾一下这间大厅，甚是好玩儿！”

话犹未尽，阶下有人喊道：“没错儿，这里就是这丫头砸的，我在外头听见了！”众人回头看，却是捆在地上的侯霁。

姜文成听得是谢珠帮他“收拾”的，只气得七窍生烟，用木剑向谢珠头上一划。谢珠害怕，情本自禁抓住彭元。

彭元说：“别怕，他弄错了！”

果然那边黑蝙蝠“哎哟”了一声，直挺挺倒下，身上已被丝绦牢牢捆住。姜文成更怒，又朝彭元头上一划。这一划不打紧，把玉面罗汉也捆上了。

彭元笑嘻嘻说：“你这一招儿有趣得很，我也试试！”

他从地上抬起一条桌腿，也学姜文成的样子，往他头上划个圈子。姜文成“哇呀”一声叫，一根木桩般倒下，木剑也扔了。

他被捆扎得粽子一般，只好眼睁睁看着。齐三姐从地上捞起半个碎瓶，蹿到姜文成身边，咬牙说道：“也不知你这狗官杀了我多少义军兄弟，今天我要替他们讨还血债！”说着把碎瓶高举过头，直砸下去。

姜文成登时被砸得脑浆迸裂。齐三姐转身对谢珠说：

“你外公和父母的仇，却要你自己报！”

谢珠从秃子手里接过青龙剑，怒叱季三省道：“你到我亲人那里去谢罪去吧！”一剑将他挥做两段。

齐三姐又奔向黑蝙蝠。朱太公扯住她说：“我们要杀，岂

不早杀了他？”

齐三姐怒道：“这小子不讲义气，他打翻我的仇须报！我只打断他一条腿，看他可还跑！”地上拾起一条硬木椅腿。

彭元一旁笑向齐三姐说：“老奶奶不必多劳，我看他一条腿早断了。”

秃子心下疑惑，走上前去细看，大呼小叫说：“正是石锁砸断的地方！”

彭元问葛森：“可是么？”

黑蝙蝠说：“正是这里。姜大人替我医好了，适才一跌，又剧痛起来。”

彭元弯腰看看说：“若是医好的，不是这光景。他施了什么法儿哄你，如今他……嗯，就算他已经死了吧，他的法术自然也就失灵。我不是郎中，也无可奈何。让你伴当陪你城中寻个疡科的郎中，好生医治。”说着，解了他和玉面罗汉的绳索。

玉面罗汉扶他哥哥起来。两人满面羞愧，拱手谢过朱太公和齐三姐，一瘸一拐地出厅去了。

那黑蝙蝠葛森虽近无赖，到底还有些江湖的豪气，后来萧菱去临安府行刺秦桧，他与萧菱狭路相逢，萧菱失手，他并未与她为难，这都是后话，暂且不表。

彭元等一行六人离开姜府，都到了北关石碾巷李毅家中。李毅喜从天降，即刻忙碌起来。

齐三姐抱住芷儿，一会儿哭一会儿笑，说个不休。彭元、萧菱、秃子和谢珠四个凑到一处，争抢着述说别后遭遇。秃子讲到王小二给他当保镖的事，把个萧菱笑得前仰后合。彭元说起黑店里吃酒，巧遇方赤龙，探得谢珠行踪。谢珠笑道：

“便宜了那两个混帐男人！我哪里用得着那许多金银，想让他们受困而已。”

彭元说：“可惜那方赤龙是个绿林出身，他可不是‘不吃嗟来之食’的。”

这话只谢珠听得懂，她狠狠瞪了彭元一眼。萧菱赞赏妹妹热心，讲自己在囚室里还向她发怒，说到这里，自己先嘻嘻地笑起来。彭元就向谢珠道谢。谢珠偏不提彭元救自己，小嘴儿一撇说：

“用不着你谢，我那是为了秃子兄弟！”

秃子向着他小元哥哥，帮腔说：“你还不认识我的时候就帮我，那是为谁呢？”

谢珠说：“是为我芷儿姐姐。你入府不是去救我芷儿姐姐吗？”

萧菱心想：这个小妹妹伶牙俐齿，又生得这样好看，小小年纪就这样一身好武艺……我长在深山，也真不知世上还有这样人物！

众人都在那里纵情欢笑言说，独朱太公一旁沉吟不语。见李毅从厨房走出，太公推门出去，迎上他说：

“今日这事闹得大了。两个州官都尸横姜府，少不得一时半刻城内就要闹起来。你这里今夜许多人出出入入，左邻右舍焉能不察？我看你们夫妇城里也再逗留不得，就随三姐他们一道往宣州，到得郑阳那里，自有安排。芷儿自然随她外婆。我要赶回庄上与谢五安顿一下那里的事。只那三位小义士着实令人为难。他们于咱们有大恩，自然应该奋力保他们到个最安全的去处，也到郑贤弟那里。只是我们在世人眼中是反叛朝廷的‘魔贼’，这一去无异于拉他们下水。那彭公子是位官宦人家子弟，萧姑娘也是好人家出身。她原想带着弟子去投奔一位世外高人的。我本要以义相报，这样一来，岂不反陷于不义了？是以十分为难。”

李毅一时也没个主意，说道：“饭菜已准备好了，且吃饱肚子再作理会。”

折腾了一夜，众人早饿了，一时间热热闹闹吃起来。秃子见饭菜丰盛，十分快活，一边筷子频频伸向各处，一边笑向李毅连连点头：“又讨扰了！又讨扰了！”

彭元好笑，说道：“几日不见，秃子兄弟大有长进！”

秃子将一条鸡腿从嘴里抽出，说道：“长进倒不见得，我看这桌上好肥的母鸡也有十几只，心里有些过意不去。”

齐三姐笑着说：“你放开肚皮吃就是！这些鸡不吃光了，留给官兵不成？”

朱太公不失时机说：“这话不错，恐怕少时官兵就到。大家都吃得饱饱的，好赶路。我们也没别的去处，宣州义军那里倒有我们一块天地，到得那里有吃有住，虽不免简陋些，官军却再奈何不得。只是去那里还须奔波几天。彭公子、萧姑娘和秃三兄弟倘愿去我们那里盘桓数日。避避官军锋芒，自然最妥。如各位近处还有避风所在，或者有什么急事要办，就请自便，不知三位意下如何？”

齐三姐听了惊异，两眼一瞪说：“你这老东西说的什么谈话！他们卷入这场是非中来，全是为着我们。你不让他们同我们一起去郑贤弟那里，却让他们到哪里去？”

彭元忍不住笑：“朱爷爷原是一片好心。老人家正是要保我们到个最安全的去处，只是想到我是‘官宦人家子弟’，我萧姐姐要带秃子兄弟去投奔世外高人，怕我们不愿意。”又笑嘻嘻对太公说：

“我干的那些勾当，尽是和官府作对的，要说到‘下水’，这水早下了。自觉干得有趣，日后怕也难改。我倒想就去郑

爷爷那里住下！”

齐三姐一拍手喊道：“好！”得意地对太公说：“你看是不是你瞎操心！”

朱太公欢喜异常，却又不知他同李毅院里悄声说话，彭元是怎么听去的。

萧菱此时一心想回临安去亲手杀了秦桧。她知大仇未报，也无法回师父那里复命。可是眼前风紧，临安自不便去，正好先去宣州那里杀官军出气，因此应声说：

“我也和小元兄弟一起！”

秃子大叫：“还有我呢！”

谢珠听彭元说一同去，喜不自胜，正不知如何表露，听得萧菱说出这话，便搂住萧菱脖子说：“好姐姐！”偷看彭元，见彭元正望着她笑，不由得脸红了。

李毅早去大门外观风，此时进来告诉朱太公，北门附近寂无人声，官府似还没有行动。众人商议出城的办法。朱太公以为三三两两离宅，待城门开了，由四门分别出城为妥，出城后再聚会到一起。李毅说道：

“城门已然开了。”

齐三姐说：“既如此，趁敌人尚未行动，由北门一哄出去，岂不更好！”

大家齐声应和。

朱太公道：“都走北门也未尝不可。不过天色未明，这许多人聚在一处出城门去，总不免惹人生疑。”

李毅点头道：“也说得是。不妨就分做三批，让三姐带着女孩们先出去。”于是朱太公分派：齐三姐带了萧姑娘和芷儿先走，估计她们出城后，李毅夫妇再带上谢珠走，剩

下他和彭元、秃子在最后。

李毅乘他们收拾行装准备武器又去巷外探看，回来后说：

“城门果然开了，把门的是平日里一个老卒，我识得的。事不宜迟，三姐就先走。”

却说齐三姐带了两个姑娘穿过城门洞时，果见一个老卒坐在地上，倚着门洞内墙壁打盹儿，走近时仔细打量一眼。齐三姐肚里好笑：

“李毅这老东西也是老得花了眼，这分明是个年长的道士，哪里是什么‘老卒’！”

突然她又觉蹊跷：门卒哪里去了？怎么一个老道会来城门洞子里睡？这其中恐有些不对……于是拉住芷儿和萧菱的手，要快步走过。

恰在此时，那老道士睁开眼睛，念了一声“无量寿佛”，自言自语说道：

“世人忙忙碌碌，为的统是那名、利二字。天尚这般早，就赶出城去，也不知又想捞什么好处！”

那齐三姐原是个好事的，老道士虽低头自语，显见是向她寻衅，她哪里肯容？停下脚步，斜睨着他问道：

“这城门开着，原为让人走的。我们自出城去，干你屁事？有道是‘好狗不挡路’，你堵在这里不算，还唠叨什么？”

老道上打量了齐三姐一眼说：“别人进进出出也还罢了。我看女施主满脸凶戾之气，倒有些个象杀了人要溜出城去的。”

齐三姐心中已明白，冷笑一声说：“那狗官正是你奶奶亲手宰的，你待要怎么样？”

萧菱见不对头，早拔出秋水宝剑四顾。那老道士呵呵大笑，用袖子朝她们一拂。萧菱、齐三姐和芷儿顿时被捆住，也不知身上的绳子哪里来的。黑影里早闪出几个士卒，七手八脚将她们抬走了。

却说李毅夫妇携谢珠来到城门，见城门内外静悄悄，以为三姐已带着两个姑娘出去，放心地进入城门洞内。李毅还向那老卒打招呼说：

“老哥辛苦了！”

那老卒回说：“也不辛苦，坐在这里不动就把事办了！”

李毅听着声音不对，靠近了细看。谢珠早拈出一枚小钢叉，在他背后说：“大伯小心，是个老道！”

谢珠话音未落，手脚已被缚住，翻倒在地。

彭元早知姜文成使个障眼法逃了，地上去寻，他丢的木剑也没了。因已试出他法力有限，并未放在心上。他料想那家伙不是对手，也未必还敢寻来，并不知他搬来强将。朱太公带着他与秃子来到这里，他一眼看出靠门洞内墙壁坐的是个鹤发童颜的年长道士，“原来搬了救兵来！”

朱太公早盯住那道士看着，虽觉意外，也紧随李毅夫妇之后，并没发现可疑之处，以为他们多半已顺利出城，便不理睬，直走过去。彭元却停住脚步，向那老道一乐说：

“你休在这里弄鬼，让我们走路要紧！”

朱太公心中暗道：“这孩子多事！招惹一个牛鼻子老道作甚，他又没拦你。”见秃子悄悄拔出小宝剑，更觉着急，扯扯彭元袖子说道：“天不平了，我们赶路吧！”

彭元笑道：“爷爷不要急，让他还了我们人再走不迟。”

朱太公心中疑惑，见那老道睁开双眼，笑对彭元说：

“怪不得我徒儿斗不过你，倒确是个精明的娃娃！不错，你们六个人都让我留下了。你要人也不难，先还我徒儿来！”

朱太公说：“你徒儿是谁？怎么问我们要！”

老道说：“老施主休要装痴作傻。我徒儿自然是你们知州姜文成。”

朱太公心说：姜文成那厮脑袋也给砸碎，这事倒真难了！却见秃子迈上一步，用手里青龙剑一点他说：

“老道你休要耍无赖！你徒儿使个障眼法儿跑了，我哥哥宽宏大量并没追赶，你不磕头谢谢小施主，反来讹人！”

这话说出，朱太公只道是秃儿跟人家耍赖，斗嘴皮子，彭元却吃了一惊：我秃子兄弟跟我讲了他得青龙剑奥秘，已会了不少招数，我还没来得及让他演给我看，怎么竟到了这样火候了么？我可真要刮目相看了！

这样一想，彭元就要试试他秃子兄弟招数。

其实秃子并不知姜文成逃遁。齐三姐高举半个瓷瓶要砸碎姜文成脑袋，秃子不敢看，紧闭眼睛不算，还用双手将脸捂住，他能知道什么？不见他逃遁，他哪里还注意到那一堆破烂东西上有没有他木剑？

但他也并非太公想的那样，是耍无赖。他的青龙剑原是件灵物，知它奥秘后使用把玩，便灵性相通，握在手中会生出许多怪异来。他拔出青龙剑后，除了看清这个牛鼻子老道面目，还看出老道对面的青砖城壁之内站着个人，被发仗剑，正是姜文成。秃子知是自己宝剑显威，心中欢喜，猜想姜文成先时必是使用了小元哥哥常弄的障眼法儿逃走，又搬来他师父，因此说出来诈那老道。

那个老道果然显出几分不自在，说道：

“娃娃不要胡缠！你们将我徒儿杀死，还想赖帐么？交不出我一个活徒儿来，你们谁也休想走！”

秃子虽看出姜文成藏在墙里头，却不知怎么把他弄出来交还老道，心里不免有几分慌张，翻着白眼珠儿望彭元。彭元见他往墙上看，知道他兄弟已看出姜文成藏处，心中称奇，索性不管。

秃子无奈，硬着头皮对老道说：“我们交他出来，你果真放我们走？”

老道士说：“那个自然！”

秃子心想：我豁出去了！弄不出他来，我顶多吃你们嘲笑一番，还能怎么着？于是默念自己穿壁的口诀，念完才用剑尖朝墙上一指，同时喝了一声：

“你给我出来！”

这个口诀却不是这样用的。他见姜文成依旧一动不动站在那里，心中十分着急，偷眼看他小元哥哥，却见小元哥哥用手悄悄一指。只这一指，也不知哪里跑出一条凶巴巴的大黑狗，齜着白牙，直扑向姜文成，一口叼住他小腿，硬生生把他扯了出来！

别人眼里却只见一个大活人从墙里跃出，踉踉跄跄直扑到地上，又神色狼狈地从地上爬起，正是姜文成。

朱太公目瞪口呆。那老道士有些愕然，站起身来，向秃子笑笑说：

“算你有些本事。你既然能让我徒儿死而复活，想必也能找出你们自己的人。你自带他们走吧！”

秃子恼了，说道：“你都老白了毛儿，还这样不正经！刚才怎么讲的？怎么如同放屁一般！”

老道挨骂并不生气，大大方方一拂袖子说：“我不难为你们，三位施主就请便吧！”

朱太公急于看看城门洞外是否拘着自己的六个人，也不跟那老道士理论，迈步便向外走，不想刚刚迈两步就被一张网似的的东西拦住，反弹了回来。仔细看看，面前也没有网或别的什么东西，全不知何以竟走不过去，他又往前走，二次被挡回来。

秃子用剑一指老道说：“你再弄鬼，我就不客气了！”就想一剑刺出，用萧姐姐教的剑制服老道。老道上哈哈笑道：

“我看你这青龙古剑很有几分可爱！”

彭元见秃子要以力取胜，心说“这你可错了”！见老道袖子一拂，知他要夺剑，“我秃子兄弟没了宝剑可就完了！”

彭元施术阻止老道夺剑，不想老道士厉害，那剑依然倏地到了他手中。

秃子见剑丢了不由大急，仓促中喊一声：“你回来！”

那剑已被老道笼人抽中，竟然听见一呼就回到秃子手里。老道士不甘心，袖子左拂右拂，那剑却不肯去了。

彭元一旁看得开心，哈哈笑着说：“这出家人贪财得紧，怎么见了人家宝贝，这样猴急！”

老道士在徒弟面前丢脸，恼羞成怒，长袖向空中一甩，喝一声：“疾！”忽然间阴风四起，刹时周围黑得伸手不见五指。

秃子慌张，伸手去抓他小元哥哥手臂，抓到手中的却是冰凉的蠕动着活物，似是一条粗蛇。秃子惊叫一声，觉得那东西已爬上他肩，缠住了他脖子，勒得他气也喘不出。待要挥剑去斩，胳膊、腰间都缠满大蛇。

此刻彭元与朱太公冥冥昏暗中也尽被蠕动着活物缠紧。彭元念动脱缚的口令，却不知这“万龙迷魂阵”乃是这位老道

士的看家本领，念了三五遍也不见效果，听得秃子兄弟叫唤，知他也着了道儿，猜想太公只凭真实功夫硬抗，必是比秃子还要难捱。

正在一筹莫展之际，彭元听得“豁啦啦”一声响亮，只见黑暗中秃子兄弟手中宝剑闪出耀眼光芒，照亮四周一团滚滚的黑色烟雾和烟雾中无数条缭绕腾飞的巨蛇，随着闪出的亮光，那宝剑端跃出一只小青龙，又刹时变大，摇头摆尾，将巨蛇统统打落在地。只片刻功夫，周围黑雾尽皆消散，空中青龙和被打落在地的巨蛇也都不见，唯余秃子持剑呆立。

朱太公茫然出神，施法的老道士和姜文成不知所措。彭元高兴，喝一声彩，见老道拂袖又要作法，背后抢上去一脚，正端在老道腰上，老道一跤跌倒。姜文成转身逃走，彭元又用手一指，那条大黑狗又蹿了出来，一口叼住姜文成腿肚子。姜文成也趴下了。

朱太公抡刀要砍，这两个已无影无踪，他愕然四顾，却见城门已然紧紧关上。

秃子见朱太公发怔，跑上去说：“我来开！”用宝剑在城门上虚拟几下，城门上顿时现出个小门。秃子拉开小门，三人鱼贯跨出。

三人出去，都是一怔。原来已有三五千兵马聚集城外，将城门团团围住。阵前并列着一排九辆囚车，六辆里边分别囚着齐三姐、萧菱、芷儿、李毅夫妇和谢珠。姜文成和老道上都骑在马上站立阵前。姜文成披发仗剑，用手指着彭元三个说：

“大胆反贼……哎哟，你们杀了知州季大人，还想逃么？可看见了这里的囚车？哎哟，这里还空着三辆，正为你们三个反贼预备的……”

姜文成两次挨咬，腿肚子被撕下一片肉去，疼得正紧，因此话里带出几个“哎哟”。另一匹战马上那位老道士，一只拳头伸到自己身后，不住地捶腰——彭元那一脚实在是瑞得稍重了些。彭元哈哈笑着说：

“我兄弟说你们无赖，果然无赖得紧！斗法斗我们不过，此时又兴兵动众，要以多取胜。你只道我们弟兄会些小把戏，却不知我们朱爷爷是率兵打仗的将才，胸中韬略远胜过你这个丑八怪知州！少时他只消一声号令，他那一支黑盔黑甲的大军便从你们背后掩杀上来，杀得你们片甲不留！”彭元扭头说：

“就请朱爷爷下令！”

朱太公心说：这个娃娃胡闹！我率的这一支“大军”总共不过九人，又已然三折其二。虽说两军对阵不能长敌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你说大话多少也得有个分寸呀！你让我“下令”是什么意思？你的仙术都不灵了，莫非还指望我真一下子把宣州那支义军调来？

老头儿正自为难，又听得彭元说：“朱爷爷不必留情，就请用兵！”朱老头几万般无奈，只好把单刀拔出，高高举过头顶，向敌军阵后一声大叫：

“还不与我冲杀，等待什么！”

朱太公原意不过趁着敌人分神，挥刀急速冲上前去，将姜文成砍下马来，豁出老命，杀死一个够本儿，杀死两个就算赚一个。

他万万也没想到，话音刚落，便听得杀声震天，马蹄声连做一片，分明有千军万马掩杀上来。官兵仓皇四顾，并不见有敌军踪影，愕然相视时，却不由齐声惊叫起来——也不晓敌军何以这般神速，无数黑盔黑甲的敌兵已混杂在自己队

伍当中，举刀抖枪向自己身上又砍又刺。看着面孔似都相识，却凶神恶煞一般杀上来，只好拚命抵挡。一时之间刀枪相交，叮叮当当，打得十分热闹。

那老道马上看得清楚，却无计可施。倘若施“七煞大法”驱鬼神猛兽杀去，争斗的双方又都是自己兵士！

他正要命姜文成喝止斗殴，却见姜文成一拨马，手举木剑，恶狠狠朝自己刺来。老道躲过这一剑，怒叱道：

“你这小子疯了不成！”

姜文成并不答言，又一剑横扫过来。此时他眼中只有个黑盔黑甲的敌将，哪里还有什么师父？老道头一晕，也糊涂了，一拂长袖取出把木剑来，冷笑一声说：“想试试贫道马上的功夫么？怕也不让你！”两人顿时杀到一处。

朱太公呆若木鸡，全然弄不清发生了什么事。彭元几次扯他袖子，他才“唔”了一声，听彭元笑道：

“两军旗鼓相当，也不知谁胜谁负。谁家胜负都与我们不相干，倒冷落了朱爷爷。我们还是去看看三奶奶他们吧！”

秃子东张西望，鼓掌大笑说：

“我小元哥哥这把戏我虽看过不少，却从来没见过这么热闹、这么好看的！”

三人避开厮杀得忘情的官兵，走到囚车那里，将齐三姐等六人释放出来。秃子抢先将他小元哥哥的手段向众人说了。谢珠听得高兴，夺过朱人公手中钢刀，要上去打太平拳。太公说道：

“别胡闹了，不趁此刻上路，还等什么！”

一行九人，匆匆上路。清晨静谧，直走出数里之遥，还听得杀声隐隐传来。

本卷作品有关情况

仙篮奇剑

上半部完稿于1985年6月30日。1988年1月以《灵童仙篮传》为题发表于《今古传奇》第一期。下半部完稿于1987年4月5日。1988年4月，全书41回由中外文化出版公司出版，书名《仙篮奇剑传》，收入《孙幼军童话全集》时删改，去掉去不适于儿童少年的文字万余字，压缩为40回。